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昀著

下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古典名著

阅微草堂笔记

下

(清) 纪昀 著

目 录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	姑妄听之三 (110—162 则)		(441)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	姑妄听之四 (163—213 则)		(471)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	滦阳续录一 (1—29 则)		(502)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	滦阳续录二 (30—54 则)		(517)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	滦阳续录三 (55—77 则)		(533)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	滦阳续录四 (78—99 则)		(552)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	滦阳续录五 (100—125 则)		(567)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	滦阳续录六 (126—144 则)		(585)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

姑妄听之三

110. 族侄竹汀，言文安有佣工古北口外者，久无音问。其父母值岁荒，亦就食口外，且觅子。亦久无音问。后乃有人见之泰山下。言昔至密云东北，日已暮，风云并作。遥见山谷有灯光，漫往投止。至则土屋数楹，围以秫篱。有老妪应门，问其里贯，入以告。又遣问姓名年岁，并问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几何岁。具以实对。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坐，拜而侍立，促老姬督婢治酒肴，意甚亲昵。莫测其由，起而固诘，则失声伏地曰：儿不敢欺翁姑，儿狐女也。尝与翁姑之子为夫妇。本出相悦，无相媚意，不虞其爱恋过度，竟以瘵亡。心恒愧悔，故誓不别适，依其墓以居。今无意与翁姑遇，幸勿他往，儿尚能养翁姑。初甚骇怖，既而见其意真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无不至，转胜于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姬市一棺，且具槨。怪问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贺儿。儿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尽寸心耳。不期感动土神，闻于岳帝。岳帝悯之，许不待丹成，解形证果。今以遗蜕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侧室，果一黑狐卧榻上。毛光如漆，举之轻如叶，扣之乃作金石声。信其真仙矣。葬事毕，又启曰：今隶碧霞元君^①为女官，当往泰山。请共往。故相偕至此，僦屋与土人杂居。狐女惟不使人见形，其供养仍如初也。后不知其所终。此与前所记狐女略相近。然彼有所为而为，

故仅得逭诛，此无所为而为，故竟能成道。天上无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谅哉。

〔注〕 ①碧霞元君：神名，相传为岳帝之女。

111. 竹汀又言有夜宿城隍庙廊者，闻殿中鬼语曰：奉牒拘某妇，某妇恋其病姑，不肯死，念念固诘，神不离舍。不能摄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计成败，与命数争，徒自苦者，固不少。精诚之至，鬼神所不能夺者，挽回一二，间亦有之。与强魂捍拒，其事迥殊。此宜申岳帝，取进止，毋遽以厉鬼往也。语讫，遂寂。后不知究竟能摄否。然足知人定胜天，确有是理矣。

112. 顾郎中德懋，世所称判冥者也。尝自言平反一狱，颇自喜。其姓名不敢泄，其事则有始出其妇者。以小姑之谗，非其罪也。姑性愎，仓卒度无挽回理，而母家亲党无一人，遂披缁尼庵，待姑意转。其夫怜之，时往视妇，亦不能无情。庵旁有废园，每约以夜伏破屋，而自踰墙缺私就之。来往岁余，为其师所觉。师持戒严，以为污佛地，斥其夫勿来，来且逐妇。夫遂绝迹，妇竟郁郁死。冥官谓既入空门，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当从僧律科断，议付泥犁。顾驳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违誓愿，科以僧律，百喙无词。此妇则无罪忮离，冀收覆水。恩非断绝，志且坚贞。徒以孤苦无归，托身荒刹。其为尼也，但可谓之毁容，未可谓之奉法。其在庵也，但可谓之借榻，不可谓之安禅。若据其浮踪，执为恶业，则瑶光夺媚^①，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踰墙幽会，迹似赠以芍药，事均采彼靡芜^②。人本同衾，理殊失节。阳律于未婚私媾，仅拟杖刑，犹容纳赎。兹之违礼，恐视彼为轻。况已抑郁捐生，纵有微愆，足以蔽罪。自应宽其薄罚，径付转轮。准理酌情，似乎两协。事上，冥王竟

从其议。此语真妄，无可证验。然据其所议，固持平之论矣。又顾临歿，自云以多泄阴事，谪为社公。姑存其说，亦足为轻谈温室者箴也。

〔注〕 ①《洛阳伽蓝记》载，永安三年尔朱兆在洛阳纵兵大掠，并掠淫瑶光寺尼姑，尼姑们不得已争找男人为婿。

②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113. 库尔喀喇乌苏（库尔喀喇，译言黑。乌苏，译言水也。）台军李印，尝随都司刘德行山中。见悬崖老松贯一矢，莫测其由。晚宿邮舍，印乃言昔过是地，遥见一骑飞驰来。疑为玛哈沁，^①伏深草伺之。渐近，则一物似人非人，据马上。马乃野马也。知为怪，发一矢，中之。噉然如钟声，化黑烟去。野马亦惊逸。今此矢在树，知为木妖也。问顷见之何不言。曰：射时彼原未见我，彼既有灵，恐闻之或报复，故宁默也。其机警多类此。一日，塔尔巴哈台押逋寇满答尔至，命印接解。以铁杻贯手，以铁链从马腹横锁其足。时已病，奄奄仅一息。与之食，亦不甚咽。在马上每欲倒掷下，赖系足得不堕。但虑其死，不虑其逃也。至戈壁，两马相并，又作欲堕状。印举手引之，突挺然而起，经杻击印仆马下，即旋辔驰入戈壁去。戈壁东北连科布多，绵亘数百里，古无人迹，竟莫能追。始知其病者伪也。参将岳济，坐是获重谴，即亦长枷。既而伊犁复捕得满答尔。盖额鲁特来降者，赏赉最厚。满答尔贪饵而出，因就擒。讯其何以敢再至。则曰我罪至重，谅必不料我来。我随众而来，亦必不疑其中有我。其所计良是，而不虞识其顶上箭瘢也。以印之巧密，而卒为术愚。以满答尔之深险，而卒以诈败。日以心斗，诚不知其所穷。然任智终遇其敌，未有千虑不一失者，则定理也。

〔注〕 ①玛哈沁：额鲁特语，即劫盗。

114. 李义山诗，空闻子夜鬼悲歌^①，用晋时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诗，秋坟鬼唱鲍家诗，则以鲍参军^②有蒿里行，幻宵其词耳。然世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沁言尝读书别业。一夕，风静月明，闻有度昆曲者。亮折清圆，凄心动魄。谛审之，乃牡丹亭叫画一出也。忘其所以，静听至终。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来。开户视之，惟芦荻瑟瑟而已。

〔注〕 ①载于《宋书·乐志》；李商隐，字义山，唐诗人。

②鲍照：南朝宋人，曾任临海王参军。《蒿里行》是丧歌。

115. 香沁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冢，暮夜或见鬼形，或闻鬼语。老儒有胆，殊不怖。其僮仆习惯，亦不怖也。一夕，隔墙语曰：邻君已久，知先生不讶。尝闻吟咏，案上当有温庭筠诗，乞录其《达摩支曲》^①一首焚之。又小语曰：末句邺城风雨连天草析写连为粘，则感极矣。顷争比一字，与人赌小酒食也。老儒适有温集，遂举投墙外。约一食顷，忽木叶乱飞，旋飏怒卷，泥沙洒窗户如急雨。老儒笑，且叱曰：尔辈勿劣相。我筹之已熟：两相角赌，必有一负；负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则吾词曲；因其本书以招怨，则吾词直。听尔辈狡狴，吾不愧也。语讫而风止。褚鹤汀曰：究是读书鬼，故虽负气求胜，而能为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两全乎？王谷原曰：君论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注〕 ①温庭筠，唐代诗人、词人。《达摩支曲》是他的一首七言诗。

116. 司爨王媪言（即见醉钟馗者。）有樵者，伐木山冈，力倦小憩。遥见一人持衣数袭，沿路弃之。不省其何故。谛视之，履险阻如坦途，其行甚速，非人可及。貌亦惨淡，不似人，疑为妖魅。

登高树瞰之，人已不见。由其弃衣之路，宛转至山坳，则一虎伏焉。知人为伥鬼^①，衣所食者之遗也。急弃柴，自冈后遁。次日，闻某村某甲，于是地死于虎矣。路非人径所必经，知其以衣为饵，导之至是也。物莫灵于人，人恒以饵取物。今物乃以饵取人，岂人弗灵哉？利汨其灵，故智出物下耳。然是事一传，猎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合銃群击，殪其三焉。则虎又以智败矣。辗转倚伏，机械又安有穷欤？或又曰虎至悍而至愚，心计万万不到此。闻伥役于虎，必得代乃转生。是殆伥诱人自代，因引人捕虎报冤也。伥者人所化，揆诸人事，固亦有之。又惜虎知伥助己，不知即伥害己矣。

〔注〕 ①伥鬼：虎吃了人，鬼魂便隶事虎，叫伥鬼。

117. 梁谿堂言有粤东大商，喜学仙。招纳方士数十人，转相神圣，皆曰冲举可坐致。所费不貲，然亦时时有小验，故信之益笃。一日，有道士来访。虽敝衣破笠，而神采落落，如独鹤孤松。与之言，微妙元远，多出意表。试其法，则驱役鬼神，呼召风雨，如操券也。松鲈台菌、吴橙闽荔，如取携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犹仆隶也。握其符，十洲三岛，可以梦游。出黍颗之丹，点瓦石为黄金。百炼不耗。粤商大骇服。诸方士自顾不及，亦稽首称圣师，皆愿为弟子，求传道。道士曰：然则择日设坛，当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众拜讫。道士问尔辈何求。曰：求仙。问求仙何以求诸我。曰：如是灵异，非真仙而何？道士轩渠良久，曰：此术也，非道也。夫道者冲漠自然，与元气为一，乌有如是种种哉？盖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体达用而已。文章记诵，非也。谈天说性，亦非也。佛之本旨，无生无灭而已。布施供养，非也。机锋语录，亦非也。道之本旨，清净冲虚而已。

章咒符篆，非也。炉火服饵，亦非也。尔所见种种，是皆章咒符篆事，去炉火服饵，尚隔几尘^①，况长生乎？然无所征验，遽斥其非。尔必谓誉其所能，而毁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种种能为，而告以种种不可为，尔庶几知返乎？儒家释家，情伪日增。门径各别，可勿与辩也。吾疾夫道家之滋伪，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诸方士曰：尔之不食，辟谷丸也。尔之前知，桃偶人也。尔之烧丹，房中药也。尔之点金，缩银法也。尔之入冥，茉莉根也。尔之召仙，摄灵魂也。尔之返魂，役狐魅也。尔之般运，五鬼术也。尔之辟兵，铁布衫也。尔之飞跃，鹿卢跃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众牵衣叩额曰：下士沉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驾，是亦前缘。忍不一度脱乎？道士却坐，顾粤商曰：尔曾闻笙歌锦绣之中，有一人挥手飞升者乎？顾诸方士曰：尔曾闻炫术鬻财之辈，有一人脱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须谢绝万缘，坚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后可不死。使此气绵绵不停，而后可长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缘。骨非药物所能换，缘亦非情好所能结。必积功累德，而后列名于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真灵自尔感通，仙缘乃凑。此在尔辈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纸大书十六字，曰：内绝世缘，外积阴鹭。无怪无奇，是真秘密。投笔于案，声如霹雳，已失所在矣。

〔注〕 ①尘：佛教谓声、香、味、触、法为六尘。

118.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仓中，不甚为祟。然小儿女或近仓游戏，辄被瓦击。一日，厨下得一小狐，众欲捶杀以泄愤。洪生曰：是挑衅也。人与妖斗，宁有胜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饵，亲送至仓外。自是儿女辈往来其地，不复击矣。此不战而屈

人也。

119.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县东留福庄。其邻家二犬，一夕，吠甚急。邻妇出视无一人，惟闻屋上语曰：汝家犬太恶。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灶内，烦以烟熏之，当自出。妇大骇，入视灶内，果嚶嚶有泣声。问是何物，何以至此。灶内小语曰：我名绿云，狐家婢也。不胜鞭箠，逃匿于此。冀少缓须臾死，惟娘子哀之。妇故长斋礼佛，意颇怜悯。向屋仰语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实不忍火攻。苟无大罪，乞仙家舍之。里俗呼狐曰仙家。屋上应曰：我二千钱新买得，那能即舍？妇曰：二千钱赎之，可乎？良久，乃应曰：是或尚可。妇以钱掷于屋上，遂不闻声。妇扣灶呼曰：绿云可出，我已赎得汝，汝主去矣。灶内应曰：感活命恩，今便随娘子驱使。妇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惊骇小儿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黑物瞥然逝。后每逢元旦，辄闻窗外呼曰：绿云叩头。

120. 蒙古以羊骨卜，烧而观其坼兆，犹蛮峒鸡卜也。霍丈易书，在葵苏图军台时，有老妇解此术。使卜归期。妇侧睨良久，曰：马未鞍，人未冠，是不行也。然鞍与冠皆已具，行有兆矣。越数月，又使卜。妇一视即拜，曰：马已鞍，人已冠矣，公不久其归乎。既而果赐环^①。又大学士温公，言曩征乌什，俘回部十余人，禁地窖中。一日，指口诉饥。投以杏，众分食讫，一年老者握其核，喃喃密祝，掷于地上，观其纵横奇偶，忽失声哭。其党环视，亦皆哭。既而骈诛之牒至。疑其法如火珠林钱卜也。是与蓍龟虽不同，然以骨取象者龟之变，以物取数者蓍之变。其藉人精神以有灵，理则一耳。

〔注〕

①赐环：《胡安国春秋传》载，古时大夫有罪，待于其境三年，君赐

环则复，赐玦则去。

121. 康熙癸巳秋，宋村厂佃户周甲，不胜其妇之箠楚，夜伺妇寝，逃匿破庙。将待晓，介邻里乞怜。妇觉之，追迹至庙，对神像数其罪，叱使伏受鞭。庙故有狐。鞭甫十余，方哀呼，群狐合噪而出。曰：世乃有此不平事。齐夺甲置墙隅，执其妇，褫无寸缕，即以其鞭鞭之，至流血未释。突狐妇又合噪而出，曰：男子但解护男子，渠背妻私匿某家女，不应死耶？亦夺其妇置墙隅，而相率执甲。群狐格斗争救，喧哄良久。守田者疑为劫盗，大呼鸣铙为声援，狐乃各散。妇已委顿，甲竭蹶负以归。王得庵先生，时设账于是，见妇在途中，犹喃喃骂也。先生尝曰：快哉诸狐，可谓礼失而求野。狐妇乃恶伤其类，又别执一理，操同室之戈。盖门户分而朋党起，朋党盛而公论淆。轆轳纷纭，是非蜂起，其机轧也久矣。

122. 张铉耳先生家，一夕，觅一婢不见，意其遁逃。次日，乃醉卧宅后积薪下。空房锁闭，不知其何从入也。沃发渍面，至午乃苏。言昨晚闻后院嬉笑声，稔知狐魅，习惯不惧，窃从门隙窥之。见酒炙罗列，数少年方聚饮。俄为所觉，遽跃起拥我逾墙入。恍惚间如睡如梦，噤不能言，遂被逼入坐。陈酿醇醪，加以苛罚，遂至沉酣。不记几时眠，亦不知其几时去也。铉耳先生素刚正，自往数之曰：相处多年，除日日取柴外，两无干犯。何突然越礼，以良家婢子，作娼女侑觞？子弟猖狂，父兄安在。为家长者，宁不愧乎？至夜半，窗外语曰：儿辈冶荡，业已笞之，然其间有一线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门，作谗词乞肉，非出强牵。且其月下花前，采兰赠芍，阅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儿辈敢通款曲。不然，则某婢某婢，色岂不佳？何终不敢犯乎？防范之疏，

仆与先生，似当两分其过。惟俯察之。先生曰：君既答儿，此婢吾亦当痛答。狐哂曰：过標梅^①之年，而不为之择配偶，郁而横决，罪岂独在此婢乎？先生默然。次日呼媒媼至，凡年长数婢尽嫁之。

〔注〕 ①《標梅》，《诗·召南》篇名。意为男女婚姻当及时。

123. 邱县丞天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乡贯，其语似泽潞人也。刚劲有胆，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恒襁被独宿，亦无所见闻。偶行经六盘山麓，日已曛黑，遂投止。废堡破屋，荒烟蔓草，四无人踪，度万万无寇盗。解装绊马，拾枯枝熬火御寒，竟展衾安卧。方欲睡间，闻有哭声。谛听之，似在屋后，似出地下。时櫜櫜方然，室明如昼。因侧眠，握刀以待之。俄声渐近，已在窗外黑处，呜呜不已，然终不露形。杜叱问曰：平生未曾见尔辈，是何鬼物，可出面言。暗中有应者，曰：身是女子，裸无寸缕，愧难相见。如不见弃，许入被中。则有物蔽形，可以对语。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惧之。微哂曰：欲入即入。阴风飒然，已一好女共枕矣。羞容腴腆，掩面泣曰：一语才通，遽相偎倚。人虽冶荡，何至于斯。缘有苦情，迫于陈诉。虽嫌造次，勿讶淫奔。此堡故群盗所居。妾偶独行，为其所劫。尽褫衣裳簪珥，缚弃涧中。夏浸寒泉，冬埋积雪。沉阴亘冻，万苦难名。后恶党伏诛，废为墟莽。无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见君子。机缘难再，千载一时。故忍耻相投，不辞自献。拟以一宵之爱，乞市簿槽，移骨平原。庶地气少温，得安营魄。倘更作佛事，超拔转轮，则再造之恩，誓世世长执巾栉。语讫拭泪，纵体入怀。杜慨然曰：本谓尔为妖，乃沉冤如是。吾虽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挟制求欢，则落落丈夫，义不出此。汝既畏冷，无妨就我取温。

如讲幽期，则不如径去。女伏枕叩额，亦不再言。杜拥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晓，已失所在。乃留数日，为营葬营斋。越数载归里，有邻家小女，见杜辄恋恋相随。后老而无子，求为侧室。父母不肯，女自请相从，竟行一男，知其事者，皆疑为此鬼后身也。

124. 宋书符瑞志曰，珊瑚钩，王者恭信则见，然不言其形状。盖自然之宝也。杜工部诗曰：飘飘青琐郎^①，文采珊瑚钩。似即指此。萧铨诗曰：珠帘半上珊瑚钩。则以珊瑚为钩耳。余见故大学士杨公一带钩，长约四寸余，围约一寸六七分。其钩就倒垂桎杈，截去附枝，作一螭头。其系缎环柱，亦就一横出之瘿瘤，作一芝草。其干天然弯曲，脉理分明，无一毫斧凿迹。色迹纯作樱桃红，殆为奇绝。其挂钩之环，则以交柯连理之枝，去其外歧，而存其周围相属者，亦似天成。然珊瑚连理者多，佩环似此者亦多，不为异也。云以千四百余，得诸洋舶。此在壬午癸未间，其时珊瑚易致，价尚未昂云。

〔注〕 ①青琐：指门。

125. 又余在乌鲁木齐时，见故大学士温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阁。质理莹白，面有红斑四点，皆大如指顶，鲜活如花片，非血浸，非油炼，非琥珀烫，深入腠理。而晕脚四散，渐远渐淡，以至于无。盖天成也。公恒以自随。木果木之战^①，公理轮絮马，慷慨捐身。此物想流落蛮烟瘴雨间矣。

〔注〕 ①木果木之战：发生于乾隆三十六年。

126. 又尝见贾人持一玉簪，长五寸余，圆如画笔之管。上半纯白，下半莹澈如琥珀。为目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坚不肯售。余终疑为药炼也。

127. 五十年前，见董文恪公一玉蟹。质不甚巨，而纯白无

点瑕。独视之亦常玉，以他白玉相比，则非隐青即隐黄隐赭，无一正白者，乃知其可贵。顷与柘林司农话及。司农曰：公在日，偶值匮乏，以六百金转售之矣。

128. 益都有书生，才气飚发，颇为雋上。一日，晚凉散步，与村女目成，密遣仆妇通词约，某夕虚掩后门待。生潜踪匿影，方暗中扪壁窃行，突火光一掣，朗若月明。见一厉鬼当户立，狼狽奔回，几失魂魄。次日至塾，塾师忽端坐大言曰：吾辛苦积得小阴鹭，当有一孙登第。何逾墙钻穴，自败成功，幸我变形阻之，未至削籍。然亦殿两举矣。尔受人脩脯，教人子弟，何无约束至此耶？自批其颊十余，昏然仆地。方灌治间，宅内仆妇，亦自批其颊曰：尔我家三世奴，岂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当劝戒，不从则当告主人。乃献媚希赏，几误其终身。岂非负心耶？后不再悛，且褫尔魄。语讫，亦昏仆。并久之，乃苏，门人李南涧曾亲见之。盖祖父之积累如是其难，子孙之败坏如是其易也。祖父之于子孙如是，其死尚不忘也，人可不深长思乎？然南涧言此生终身不第，顛颐以终。殆流荡不返，其祖亦无如何欤？抑或附形于塾师，附形于仆妇，而不附形于其孙，亦不附形于其子，犹有溺爱者存，故终不知惩欤？

129. 狐魅人之所畏也。里有罗生者，读小说杂记，稔闻狐女之姣丽，恨不一遇。近郊古冢，人云有狐，又云时或有人与狎昵。乃指其窟穴，具贽币牲醴，投书求婚姻。且云或香闺娇女，并已乘龙，或鄙弃樗材，不堪倚玉，则乞赐一艳婢，用充贵媵，衔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数日寂然。一夕，独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灯下，嫣然笑曰：主人感君盛意，卜今吉日，遣小婢三秀来充下陈，幸见收录。因叩谒如礼，凝眸侧立，妖媚横生。生大欣

慰，即于是夜定情。自以为彩鸾^①甲帐，不是过也。婢善隐形，人不能见。虽远行别宿，亦复相随，益惬生所愿。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窃食，物不足则盗衣裳器具，鬻钱以买。亦不知认为料理，意有徒党同来也。以是稍譴责之，然媚态柔情，摇魂动魄。低眉一盼，亦复回嗔。又冶荡殊常，蛊惑万状。卜夜卜昼，靡有已时，尚嗟嗟不足。以是家为之凋，体亦为之敝，久而疲于奔命。怨詈时间，渐起衅端，遂成仇隙。呼朋引类，妖祟大兴，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劾治。婢现形抗辩曰：始缘祈请，本异私奔。继奉主命，不为苟合。手扎具存，非无故为魅也。至于盗窃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岂不知。既以耽色之故，舍人而求狐。乃又责狐以人理，毋乃悖欤？即以人理而论，图声色之娱者，不能惜畜养之费。既充妾媵，即当仰食于主人。所给不敷，即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内，似此者多。较攘窃他人，终为有间。若夫闺房燕昵，何所不有。圣人制礼，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设以科条。在嫡配尚属常情，在姬侍又其本分。录以为罪，窃有未甘。真人曰：鸠众肆扰，又何理乎？曰：嫁女与人，意图求取。不满所欲，聚党喧哄者，不知凡几，未闻有人科其罪，乃科罪于狐欤？真人俛思良久，顾罗生笑曰：君所谓求仁得仁，亦复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驱役鬼神，预人家儿女事。后罗生家贫如洗，竟以瘵终。

〔注〕 ①彩鸾是唐传奇中的仙女名，与书生文箫辗转结为夫妻。

130. 从侄秀山，言奴子吴士俊，尝与人斗，不胜，恚而求自尽，欲于村外觅僻地。甫出栅，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缢更佳。左右牵制，莫知所适。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挥拳击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归。士俊惘惘如梦醒，自尽之

心顿息。文奎亦先以缢死者。盖二人同役于叔父粟甫公家。文奎歿后，其母婴疾困卧。士俊尝助以钱五百，故以是报之。此余家近岁事，与新齐谐^①所记针工遇鬼略相似，信凿然有之。而文奎之求代而来，报恩而去，尤足以激薄俗矣。

〔注〕 ①《新齐谐》：即《子不语》，清袁枚撰。

131. 周景垣前辈，言有巨室眷属，连舫之任，晚泊大江中。俄一大舰来同泊，门灯樯帜，亦官舫也。日欲没时，舱中二十余人，露刃跃过，尽驱妇女出舱外。有靓妆女子隔窗指一小妇曰：此即是矣。群盗应声曳之去。一盗大呼曰：我即尔家某婢父。尔女酷虐我女，鞭箠炮烙无人理。幸逃出遇我，尔追捕未获。衔冤次骨，今来复仇也。言讫，扬帆顺流去。斯须灭影。缉寻无迹，女竟不知其所终，然情状可想矣。夫贫至鬻女，岂复有所能为？而不虑其能为盗也。婢受惨毒，岂复能报？而不虑其父能为盗也。此所谓蜂虿有毒欤？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残忍者，偶以小过闭空房，冻饿死。然无伤痕，其父讼不得直，反受笞。冤愤莫释，夜逾垣入，并其母女手刃之。缉捕多年，竟终漏网。是不为盗，亦能报矣。又言京师某家火，夫妇子女并焚。亦群婢怨毒之所为。事无显证，遂无可追求。是不必有父，亦自能报矣。余有亲串，鞭笞婢妾，嬉笑如儿戏，间有死者。一夕，有黑气如车轮，自檐堕下，旋转如风，啾啾然有声，直入内室而隐。次日，疽发于项如粟颗，渐以四溃，首断如斩。是人所不能报，鬼亦报之矣。人之爱子，谁不如我。其强者衔冤茹痛，郁结莫申。一决横流，势所必至。其弱者横遭荼毒，赍恨黄泉，哀感三灵，岂无神理？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132. 世谓古玉皆昆吾^①刀刻，不尽然也。魏文帝《典论》已

不信世有昆吾刀，是汉时已无此器。李义山诗：玉集胡沙割。是唐已沙碾矣。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为第一，其地即佛经之印度，《汉书》之身毒。精是技者，相传犹汉武时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颇有中国花草，非西域所有者，沿旧谱也。又云别有奇药能软玉，故细入毫芒，曲折如意。余尝见玛少宰兴阿自西域买来梅花一枝，虬干夭矫，殆可以插瓶，而开之则上盖下底成一盒，虽细条碎瓣，亦皆空中。又尝了一钵，内外两重，可以转而不可出，中间隙缝，仅如一发。摇之无声，断无容刀之理；刀亦断无屈曲三折，透至钵底之理。疑其又有粘合无迹之药，不但能软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见，谓之鬼工。今则纳赉输琛^②，有如域内，亦寻常视之矣。

〔注〕 ①昆吾：切玉刀名，长一尺，周穆王进西胡所献，切玉如泥。见《十洲记》

②纳赉输琛：指外国进贡的珍宝。

133. 闽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阅岁余，有亲串见之别县。初疑貌相似，然声音体态，无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从后试呼其小名，女忽回顾。知不谬，又疑为鬼。归告其父母。开冢验视，果空棺。共往踪迹，初阳不相识。父母举其胸肋癰疮，呼邻妇密视，乃具伏。觅其夫则已遁矣。盖闽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饮之，一寸可尸噉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苏，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婿，而私与邻子狎，故磨此根使诈死，待其葬而发墓共逃也。婿家鸣官，捕得邻子，供词与女同。时吴林塘官闽县，亲鞠是狱。欲引开棺见尸律^①，则人实未死，事异图财。欲引药迷子女例，则女本同谋，情殊掠卖。无正条可以拟罪，乃仍以奸拐本律断。人情变幻，亦何所不有乎。

〔注〕 ①清律，凡发掘坟墓，已开棺见尸者，处绞刑。

134. 唐宋人最重通犀^①。所云种种人物，形至奇巧者。唐武后之简，作双龙对立状。宋孝宗之带，作南极老人扶杖像。见于诸书者不一，当非妄语。今惟有黑白二色，未闻有肖人物形者。此何以故欤？惟大理石往往似画，至今尚然。尝见梁少司马铁幢家，一插屏作一鹰立老树斜柯上。觜距翼尾，一一酷似。侧身旁睨，似欲下搏，神气亦极生动。朱运使子颖，尝以大理石镇纸赠亡儿汝侒。长约二寸，广约一寸，厚约五六分。一面悬崖对峙，中有二人，乘一舟顺流下。一面作双松欹立，针鬣分明，下有水纹，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宛然两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题曰轻舟出峡。一题曰松溪印月。在侧题十岳山人。字皆八分书。盖明王寅故物也。汝侒以献余。余于器玩不甚留意，后为人取去。烟云过眼矣，偶然忆及，因并记之。

〔注〕 ①通犀：指犀牛角中央色白通两头者。

135. 旧蓄北宋苑画八幅。不题名氏，绢丝如布，笔墨沉著，工密中有浑浑穆穆之气。疑为真迹。所画皆故事。而中有三幅不可考。一幅下作甲仗隐现状，上作一月衔树杪。一女子衣带飘舞，翩如飞鸟，似御风而行。一幅作旷野之中，一中使背诏立。一人衣巾褴褛自右来，二小儿迎拜于左。其人作引手援之状。中使若不见三人，三人亦若不见中使。一幅作一堂甚华敞，阶下列酒罍五。左侧作艳女数人，靓装彩服，若贵家姬。右侧作媼婢携抱小儿女，皆侍立甚肃。中一人常服据榻坐，自抱一酒罍，持钻钻之。后前一幅辨为红线^①，后二幅则终不知为谁。姑记于此，俟傅雅者考之。

〔注〕 ①红线：《甘泽谣》中潞州节度使薛嵩家的青衣。

136. 张石邻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过。然慷慨尚义，视朋友之事如己事，劳与怨皆不避也。尝梦其亡友某公，盛气相诘曰：君两为县令，凡故人子孙零替者，无不收恤，独我子数千里相投，视如陌路。何也？先生梦中怒且笑曰：君忘之欤？夫所谓朋友，岂势利相攀援，酒食相征逐哉。为缓急可恃，而休戚相关也。我视君如弟兄，吾家奴结党以蠹我，其势蟠固，我无可如何。我尝密托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奸状，而恐招嫌怨，讳不肯言。及某某贯盈自败，君又博忠厚之名，百端为之解脱。我事之债不债，我财之给不给，君皆弗问。第求若辈感激，称长者而已。是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君先陌路视我，而怪我视君如陌路。君忘之欤？其人瑟缩而去。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习气，类以不谈人过为君子，而不计其人之亲疏，事之利害。余常见胡牧亭为群仆剥削，至衣食不给。同年朱学士竹君，奋然代为驱逐，牧亭生计乃稍苏。又尝见陈裕斋歿后，孀妾孤儿，为其婿所凌逼。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奋然鸠率旧好，代为驱逐，其子乃得以自存。一时清议，称古道者百不一二，称多事者十恒八九也。又尝见崔总宪应阶娶孙妇，赁彩轿亲迎。其家奴互相钩贯，非三百金不能得。众喙一音，至前期一两日，价更倍昂。崔公悲愤，自求朋友代赁。朋友皆避怨不肯应。甚有谓彩轿无定价，贫富贵贱，各随其人为消长，非他人所可代赁，以巧为调停者。不得已以己所乘轿，结綵繒用之。一时清议，谓坐视非理者，亦百不一二，谓善体下情者，亦十恒八九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将乌乎质之哉。

137. 朱青雷言尝谒椒山祠^①，见数人结伴入。众皆叩拜，中一人独长揖。或诘其故，曰：杨公员外郎，我亦员外郎。品秩相

等，无庭参礼也。或又曰扬公忠臣。喟然曰我奸臣乎？于大羽因言聂松岩尝骑驴，遇一治磨者，嗔不让路。治磨者曰：石工遇石工，（松岩，安邱张卯君之弟子，以篆刻名一时。）何让之有？余亦言交河一塾师，与张晴岚论文，相诋。塾师怒曰：我与汝同岁入泮，同至今日皆不第。汝何处胜我耶？三事相类，虽善辩者无如何也。田白岩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遇此种人，惟当以不治治之，亦于事无害。必欲其解悟，弥出葛藤。尝见两生同寓佛寺，一詈紫阳，一詈象山，喧诟至夜半。僧从旁解纷，又谓异端害正，共与僧斗。次日，三人破额，诣讼庭。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乎。

〔注〕 ①明代杨继盛，号椒山，官兵部员外郎，因劾严嵩，被严嵩陷害，弃市。穆宗时谥忠愍。

138. 昌平有老妪，蓄鸡至多，惟卖其卵。有买鸡充饌者，虽十倍其价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衍，殆以谷量。将曙时，唱声竞作，如传呼之相应也。会刈麦暴于门外，群鸡忽千百齐至，围绕啄食。媼持杖驱之不开，遍呼男女，交手扑击。东散西聚，莫可如何。方喧呶间，住屋五楹，忽然摧圯，鸡乃俱惊飞入山去。此与宣室志^①所载李甲家鼠报恩事相类。夫鹤知夜半，鸡知将旦，气之相感而精神动焉。非其能自知时也。故邵子曰禽鸟得气之先。至万物成毁之数，断非禽鸟所先知。何以聚族而来，脱主人于厄乎？此必有凭之者矣。

〔注〕 ①《宣室志》：笔记，十卷，补遗一卷。唐张读撰。

139. 从侄汝夔，言甲乙并以捕狐为业，所居相距十余里。一日，伺得一冢有狐迹，拟共往，约日落后，会于某所。乙至甲已先在，同至冢侧。相其穴，可容人。甲令乙伏穴内，而自匿冢畔丛薄中。待狐归穴，甲御其出路，而乙在内禽絜之。乙暗坐至夜

分，寂无音响。欲出与甲商进止，呼良久，不应。试出寻之，则二墓碑横压穴口，仅隙光一线，阔寸许，重不可举。乃知为甲所卖。次日，闻外有叱牛声，极力号叫，牧者始闻，报其家往视。鸠人移石，已幽闭一昼夜矣。疑甲谋杀，率子弟诣甲，将报讼官。至半途，乃见甲裸体反缚柳树上，众围而唾骂，或鞭朴之。盖甲赴约时，路遇媼妇相调谑，因私狎于秫丛。时盛暑，各解衣置地，甫脱手，妇跃起，掣其衣走，莫知所向。幸无人见，狼狈潜归。未至家，遇明火持械者。见之，呼曰：奴在此。则邻家少妇三四，睡于院中，忽见甲解衣就同卧。惊唤众起，已弃衣踰墙遁。方其里党追捕也。甲无以自白，惟呼天而已。乙述昨事，乃知皆为狐所卖。然伺其穴而掩袭，此戕杀之仇也。戕杀之仇，以游戏报之。一闭使不出而留隙使不死；一褫其衣使受缚无辩，而人觉即遁，使其罪亦不至死，犹可谓善留余地矣。

140. 天下有极细之事，而皋陶^①亦不能断者。门人折生遇兰，健令也。官安定日，有两家争一坟山，讼四五十年，阅两世矣。其地广阔不盈亩，中有二冢。两家各以为祖茔。问邻证，则万山之中，裹粮挈水乃能至，四无居人。问契券，则皆称前明兵燹已不存。问地粮串票，则两造具在。其词皆曰地万不足耕，无锱铢之利，而有地丁之额。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丘陇，不欲为他人占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体魄，谁肯涉讼数十年，认他人为祖宗者。或疑为谋占吉地。则又皆曰秦陇素不讲此事，实无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周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后，掘而别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间，谁敢为之。竟无以折服。又无均分理，无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每祭必斗，每斗必讼。官惟就斗论斗，更不问其所因矣。后蔡西斋为甘肃藩司，闻之，曰：

此争祭非争产也。盍以理喻之，曰：尔既自以为祖墓，应听尔祭。其来争祭者，既愿以尔祖为祖，于尔祖无损，于尔亦无损也。听其享荐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权词。然迄不知其遵否也。

〔注〕 ①臬陶：虞舜时的执法官。

141. 胡牧亭言其乡一富室，厚自奉养，闭门不与外事，人罕得识其面。不善治生，而财终不耗。不善调摄，而终无疾病。或有病患，亦意外得解。尝一婢自缢死，里胥大喜，张其事报官。官亦欣然即日来，比陈尸检验，忽手足蠕蠕动。方共骇怪，俄欠伸，俄转侧，俄起坐，已复苏矣。官尚欲以逼污投缯，锻炼罗织，微以语导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宁有情到我，设其到我，方欢喜不暇，宁肯自戕？实闻父不知何故，为官所杖杀。悲痛难释，愤悲求死耳，无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类此。乡人皆言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之。乩判曰：诸公误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过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闷闷，无计较心。悠悠忽忽，无得失心。落落漠漠，无爱憎心。坦坦平平，无偏私心。人或凌侮，无争竞心。人或欺诒，无机械心。人或谤詈，无嗔怒心。人或搆害，无报复心。故虽槁死牖下，无大功德，而独以是心为神所福，使之食报于今生。其蠢无知识，正其身异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诸君乃以为疑，不亦误耶？时在侧者，信不信参半。吾窃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传赞，托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142. 刘约斋舍人，言刘生名寅，（此在刘景南家，酒间话及，南北乡音各异，不知是此寅字否也）家酷贫。其父早年与一友订婚姻，一诺为定。无媒妁，无婚书庚帖，亦无聘币。然子女则并知之也。刘生父卒，友亦卒。刘生少不更事，娶益甚，至寄食僧寮。友妻谋

悔婚。刘生无如之何，女竟郁郁死。刘生知之，痛悼而已。是夕，灯下独坐，悒悒不宁。忽闻窗外啜泣声。问之不应，而泣不已。固问之，仿佛似答一我字。刘生顿悟曰：是子也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来生相聚可也。语讫，遂寂。后刘生亦夭死。惜无人好事，竟不能合葬华山^①。长恨歌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了期。此之谓乎。虽悔婚无迹，不能名以贞。又以病终，不能名以烈。然其志则贞烈兼矣。说是事时，满座太息，而忘问刘生里贯。约斋家在苏州，意其乡里欤？

〔注〕 ①华山，即《华山畿》故事。

143. 河间有游僧，卖药于市。以一铜佛置案上，而盘贮药丸，佛作引手取物状。有买者，先祷于佛，而捧盘进之。病可治者，则丸跃入佛手；其难治者，则丸不跃。举国信之。后有人于所寓寺内，见其闭户研铁屑。乃悟其盘中之丸，必半有铁屑，半无铁屑；其佛手必磁石为之，而装金于外。验之信然，其术乃败。会有讲学者，阴作讼牒，为人所讦。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争。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对，笔迹皆相符，乃叩额伏罪。太守徐公，讳景曾，通儒也。闻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圣贤不信道学。今日观之，灼然不谬。

144. 杨槐亭前辈，有族叔，夏日读书山寺中。至夜半，弟子皆睡，独秉烛咿唔，倦极假寐，闻叩窗语曰：敢敬问先生，此往某村，当从何路？怪问为谁？曰吾鬼也。谿谷重复，独行失路。空山中鬼本稀疏，偶一二无赖贱鬼，不欲与言。即问之，亦未必肯相告。与君幽明虽隔，气类原同。故闻书声而至也。具以告之，谢而去。后以语槐亭。槐亭恍然曰：吾乃知孤介寡合，即作鬼亦难。

145. 李秋崖与金谷村尝秋夜坐济南历下亭，时微雨新霁，片月初生。秋崖曰：韦苏州^①流云吐华月句，气象天然，觉张子野云破月来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暗中人语曰：岂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诗语，一是词语，格调亦迥殊也。即如《花间集》^②细雨湿流光句，在词家为妙语，在诗家则靡靡矣。愕然惊顾，寂无一人。

〔注〕 ①韦苏州：唐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

②《花间集》：为我国最早的词总集，五代后蜀赵承祚编，选录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

146. 胶州法南墅，尝偕一友登日观。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为礼。二人亦弗与言。俄丹曦欲吐，海天滢耀，千汇万状，不可端倪。南墅吟元人诗曰：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①。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梦天诗，故为奇语。用之泰山，不太假借乎？南墅回顾，道士即不再言。既而趺乌^②涌上。南墅谓其友曰：太阳真火，故入水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谓日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天形，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盖天椭圆如鸡卵，地浑圆如弹丸。水则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皴皱。椭圆者东西远而上下近，凡有九重。最上曰宗动，元气之表，无象可窥。次为恒星，高不可测。次七重，则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随大气流转，去地且二百余万里，无论海也。浑圆者地无正顶，身所立处皆为顶。地无正平，目所见处皆为平。至广漠之野，四望天地相接处，其圆中规，中高而四趺之证也。是为地平。圆规以外，目所不见者，则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处，亦圆中规。是又水随地形，中高四趺之证也。然江河之水狭且浅，夹以两岸，行于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广至深，

附于地面，无所障蔽。故中高四踰之处，如水晶球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则初见如一线。日将近地平，则斜影横穿，未明先睹。今所见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则影斜落海底，转不能见矣。儒家盖尝见此景，故以为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于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见此景，故以须弥山^③四面为四州。日环绕此山，南昼则北夜，东暮则西朝。是日常旋转平行，竟不入地。证以今日所见，其谬更无庸辩矣。南墅惊其博辩，欲与再言。道士笑曰：更竟其说，子不知九万里之围圆，以渐而迤，以渐而转，渐迤渐转，遂至周环。必以为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杨光先之说，苦相诘难。老夫慵惰，不能与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亚祿国，与中国上下反对，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径去，竟莫测其何许人。

〔注〕 ①见元代诗人张养浩《登泰山诗》。

②踰乌：《淮南子》：“日中有踰乌。”踰乌即三足乌。

③须弥山：即喜马拉雅山。

147. 大学士温公，言征乌什时，有骁骑校腹中数刃，医不能缝。适生俘数回妇。医曰：得之矣。择一年壮肥白者，生剖腹皮，幕于创上，以匹帛缠束。竟获无恙。创愈后，浑合为一，痛痒亦如一。公谓非战阵无此病，非战阵亦无此药。信然。然叛徒逆党，法本应诛。即不剥肤，亦即断脰。用救忠义之士，固异于杀人以活人尔。

148. 周化源言有二士游黄山，留连松石，日暮忘归。夜色苍茫，草深苔滑，乃共坐于悬崖之下。仰视峭壁，猿鸟路穷。中间片石斜欹，如云出岫。缺月微升，见有二人坐其上。知非仙即

鬼，屏息静听。右一人曰：顷游岳麓，闻此翁又作何语？左一人曰：去时方聚讲西铭^①，归时又讲大学衍义也。右一人曰：西铭论万物一体，理原如是。然岂徒心知此理，即道济天下乎？父母之于子，可云爱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疗？子有患难，何以不能救？无术焉而已。此犹非一身也。人之一身，虑无不深自爱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疗？己之患难，何以不能救？亦无术焉而已。今不讲体国经野之政，捍灾御变之方，而曰吾仁爱之心，同于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举，万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学条目，自格致^②以至治平，节节相因，而节节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谷，谷成米，米成饭，本节节相因。然土不耕则不生苗，苗不灌则不得禾，禾不刈则不得谷，谷不舂则不得米，米不炊则不得饭，亦节节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学衍义，列且至齐家而止。谓治国平天下，可举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时，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犹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汉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别有政典存乎？今一切弃置，而归本于齐家，母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为饭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琼山^③所补，治平之道其备乎？右一人曰：真氏过于泥其本，邱氏又过于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时势，不揆南北之情形，琐琐屑屑，缕陈多法，且一一疏请施行，是乱天下也。即其海运一议，牒列历年漂失之数，谓所省转运之费，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诎止数十。合数十舟即逾千百，又何为抵乎？亦妄谈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则然矣。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实验，究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断不可行。驳者众矣。然讲学家持是说者，意别有在，驳者未得其要领也。夫封建井田不可行，微驳者知之，

讲学者本自知之。知之而必持是说，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藏其身也。盖言理言气，言性言心，皆恍惚无可质。谁能考未分天地之前，作何形状，幽微暧昧之中，作何情态乎？至于实事，则有凭矣。试之而不效，则人人见其短长矣。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说，使人必不能试，必不肯试，必不敢试，而后可号于众曰：吾所传先王之法，吾之法可为万世致太平，而无如人不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诘，则亦相率而讷曰先生王佐之才，惜哉不竟其用云尔。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而要以三月斋戒乃能观^③，是即此术。第彼犹有棘刺，犹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削。此更托之空言，并无削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过于是。驳者乃以迂阔议之，乌识其用意哉？相与太息者久之，划然长啸而去。二士窃记其语，颇为入述之。有讲学者闻之，曰：学求闻道而已。所谓道者，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节义，犹为末务。礼乐刑政，更末之末矣。为是说者，其必永嘉^⑥之徒也夫。

〔注〕 ①西铭：书名，宋代张载撰。

②格致：即格物、致知，谓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

③《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

149. 刘香畹寓斋扶乱，邀余，未赴。或传其二诗曰：是处春山长药苗，闲随蝴蝶过溪桥。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斫槐根本瘦^①瓢。飞岩倒挂万年藤，猿狖攀缘到未能。记得随身棕拂子，前年遗在最高层。虽意境微狭，亦楚楚有致。

〔注〕 ①瘦：树上隆起如瘤者。

150. 春秋有原心之法，有诛心之法。青县有人陷大辟。县令好外宠。其子年十四五，颇秀丽，乘其赴省宿馆舍，邀之于途，托言牒诉而自献焉。狱竟解。实为变童，人不以变童贱之，原其

心也。里有少妇与其夫狎昵无度。夫病瘵死。姑察其性佚荡，恒自监之。眠食必共，出入必偕，五六年未尝离一步，竟郁郁以终。实为节妇，人不以节妇许之，诛其心也。余谓此童与郭六事相类。惟欠一死耳。（语详滦阳消夏录。）此妇心不可知，而身则无玷。大车之诗所谓畏子不奔，畏子不敢者。在上犹为有刑政，则在下犹为守礼法。君子与人为善，盖棺之后，固应仍以节许之。

151. 啄木能禹步^①劾禁，竟实有之。奴子李福，性顽劣。尝登高木之杪，以杙塞其穴口，而锯平其外，伏草间伺之。啄木返，果翩然下树，以喙画沙若符篆。画毕，以翼拂之，其穴口之杙，铮然拔出如激矢。此岂可以理解欤？余在书局，销毁妖书，见万法归宗中，载有是符。其画纵横交贯，略如小篆两无字相并之形。不知何以得之，亦不知其信否也。

〔注〕 ①禹步：道士作法时的一种步伐。

152. 李福又尝于月黑之夜，出村南丛冢间，呜呜作鬼声，以恐行人。俄磷火四起，皆呜呜来赴。福乃狼狈逃归。此以类相召也。故人家子弟，于交游当慎其所召。

153. 壬午顺天乡试，与安溪李延彬前辈同分校，偶然说虎。延彬曰：“里有入山樵采者，见一美妇隔涧行。衣饰华丽，不似村妆。心知为魅，伏丛薄中觐所往。适一鹿引麋下涧饮，妇见之，突扑地化为虎，衣饰委地如蝉蜕，径搏二鹿食之。斯须仍化美妇，整顿衣饰，款款循山去。临流照影，妖媚横生，几忘其曾为虎也。秦涧泉前辈曰：妖媚蛊惑，但不变虎形耳。捕噬之性则一也。偶露本质，遽相惊讶。此樵何少见多怪乎。”

154. 大学士伍公，镇乌鲁木齐日，颇喜吟咏，而未睹其稿。惟于驿壁见一诗曰：极目孤城上，苍茫见四郊。斜阳高树顶，残

雪乱山坳。牧马嘶归枥，啼鸟倦返巢。秦兵真耐冷，薄暮尚鸣骹。殊有中唐气韵。

155. 束州佃户邵仁我，言有李氏妇，自母家归。日薄暮，风雨大作，避入废庙中。入夜稍止，已暗不能行。适客作（俗谓之短工，为人锄田刈禾，计日受值，去来无定者也。）数人荷鋤入。惧遭强暴，又避入庙后破屋。客作暗中见影，相呼追迹。妇窘急无计，乃呜呜作鬼声。既而墙内外并呜呜有声，如相应答。数人怖而反。夜半雨晴，竟潜踪得脱。此与李福事相类，而一出偶相追逐，一似来相救援。虽谓秉心贞正，感动幽灵，亦未必不然也。

156. 仁我又言有盗劫一富室，攻楼门垂破。其党手炬露刃，追胁家众曰，曰敢号呼者死。且大风，号呼亦不闻，死何益？皆噤不出声。一灶婢年十五六，睡厨下，乃密持火种，黑暗中伏地蛇行，潜至后院。乘风纵火，禁其积柴。烟焰烛天，阖村惊起，数里内邻村亦救视。大众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昼。群盗格斗不能脱，竟骈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为子妇。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略，必能作家，虽灶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饰，即是夜成礼。曰：迟则讲尊卑，论良贱，是非不一，恐有变局矣。亦奇女子哉。

157. 边秋厓前辈，言一宦家夜至书斋，突见案上一人首，大骇，以为咎征。里有道士能符箓，时预人丧葬事。急召占之，亦骇曰大凶，然可禳解。斋醮之贄，不过百余金耳。正拟议间，窗外有人语曰：身不幸伏法就终，幽魂无首，则不可转生。故恒自提携，累如疣赘。顷见公几案滑净，偶置其上。适公猝至，仓皇忘取，以致相惊。此自仆之粗疏，无关公之祸福。术士妄语，慎不可听。道士乃丧气而去。又言一宦家患狐祟，延术士劾治。法

不验，反为狐所窘。走投其师，更乞符篆至。方登坛檄将，已闻楼上般移声，呼应声，汹汹然相率而去。术士顾盼有德色。宦家亦深感谢。忽举首见壁上一帖，曰：公衰运将临，故吾辈得相扰。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婴堂，德感明神，又增福泽。故吾辈举族而去。术士行法，适值其时。据以为功，深为忝窃。赐以觴豆，为稍障羞颜，庶几或可。若有所酬赠，则小人太侥幸矣。字径寸余，墨痕犹湿。术士渐沮，竟噤不敢言。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引谚曰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此二事者，可谓鬼魅能语矣。术士其知之。

158. 朱导江言有妻服已释，忽为礼忏者，意甚哀切，过于初丧，问之初不言，所亲或私叩之。乃泫然曰：亡妇相聚半生，初未觉其有显过。顷忽梦至冥司，见女子数百人，锁以银铛，驱以骨朵^①，入一大官署中。俄闻号呼凄惨，栗魄动魂。既而一一引出，并流血被馘，匍匐膝行，如牵羊豕。中一人见我招手。视即亡妇。惊问何罪至此。曰坐事事与君怀二意。初谓家庭常态，不意阴律至严。与欺父欺君，竟同一理，故堕落如斯。问二意者何事。曰不过骨肉之中，私庇子女。奴隶之中，私庇婢娼。亲串之中，私庇母党。均使君不知而已。今每至月朔，必受铁杖三十，未知何日得脱。此累累者皆是也。尚欲再言，已为鬼卒曳去。多年伉俪，未免有情。故为营斋造福耳。夫同牢之礼，于情最亲，亲则非疏者所能间。敌体^②之义，于分本尊，尊则非卑者所能违。故二人同心，则家庭之纤微曲折，男子所不能知，与知而不能自为者，皆足以弥缝其阙。苟徇其私爱，意有所偏，则机械百出，亦可于耳目所不及者，无所不为。种种衅端、种种败坏，皆从是起，所关者大，则其罪自不得轻。况信之者至深，托之者至重，

而欺其不觉，为所欲为。在朋友犹属负心，应干神谴，则人原一体，分属三纲者，其负心之罪，不更加倍蓰乎？寻常细故，断以严刑，因不得谓之深文矣。

〔注〕 ①骨朵：古时宫中宿卫手执的武器。

②敌体：地位相等，不分上下。

159. 人情狙诈，无过于京师。余尝买罗小华^①墨十六铤，漆匣黯敝，真旧物也。试之，乃抁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庵于湿地所生。又丁卯乡试，在小寓买烛，蒸之可燃。乃泥质而裹以羊脂。又灯下有唱卖炉鸭者，从兄万周买之。乃尽食其肉，而完其全骨，肉傅以泥，外糊以纸，染为炙爆之色，徐以油，惟两掌头颈为真。又奴子赵平以二千钱买得皮靴，甚自喜。一日骤雨，著以出，徒跣而归。盖鞞则乌油高丽纸揉作皱纹，底则糊粘败絮，缘之以布。其他作伪多类此，然犹小物也。有选人见对门少妇甚端丽，问之，乃其夫游幕，寄家于京师，与母同居。越数月，忽白纸糊门，全家号哭，则其夫讣音至矣。设位祭奠，诵经追荐，亦颇有吊者。既而渐鬻衣物，云乏食，且议嫁。选人因赒其家。又数月，突其夫生还。始知为误传凶问。夫怒甚，将讼官。母女哀吁，乃尽留其囊篋，驱选人出。越半载，选人在巡城御史处，见此妇对簿。则先归者乃妇所欢，合谋挟取选人财，后其夫真归而败也。黎丘之技，不愈出愈奇乎！又西城有一宅，约四五十楹，月租二十余金。有一人住半载余，恒先期纳租，因不过问。一日，忽闭门去，不告主人。主人往视，则纵横瓦砾，无复寸椽，惟前后临街屋仅在。盖是宅前后有门，居者于后门设木肆，贩鬻屋材，而阴拆宅内之梁柱门窗，间杂卖之。各居一巷，故人不能觉。累栋连甍，搬运无迹，尤神乎技矣。然是五六事，或以取贱值，或

以取便易，因贪受饵，其咎亦不尽在人。钱文敏公曰：“与京师人作缘，斤斤自守，不入陷阱已幸矣。稍见便宜，必藏机械，神奸巨蠹，百怪千奇，岂有便宜到我辈。”诚哉是言也。

〔注〕 ①罗小华：明代人。

160. 王青士言有弟谋夺兄产者，招讼师王密室，篝灯筹画。讼师为设机布阱，一周详。并反间内应之术，无不曲到。谋既定，讼师掀髯曰：令兄虽猛如虎豹，亦难出铁网矣。然何以酬我乎？弟感谢曰：与君至交，情同骨肉，岂敢忘大德？时两人对据一方几，忽几下一人突出，绕室翘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长毛毵毵如蓑衣。指讼师曰：先生斟酌，此君视先生如骨肉，先生其危乎？且笑且舞，跃上屋檐而去。二人与侍侧童子并惊仆。家人觉声息有异，相呼入视，已昏不如人。灌治至夜半，童子先苏，具述所闻见。二人至晓乃能动，事机已泄。人言藉藉，竟寝其谋，闭门不出者数月。相传有狎一妓者，相爱甚。然欲为脱籍，则拒不从。许以别宅自居，礼数如嫡，拒益力。怪诘其故。喟然曰：君弃其结发而匿我，此岂可托终身者乎？与此鬼之言，可云所见略同矣。

161. 张夫人，先祖母之妹，先叔之外姑也。病革时，顾侍者曰：不起矣。闻将死者见先亡，今日之矣。即而环顾病榻，若有所觅。喟然曰错矣。俄又拊枕曰大错矣。俄又瞑目啮齿，掐掌有痕曰真大错矣。疑为谵语，不敢问。良久，尽呼女媳至榻前，告之曰：吾向以为夫族疏而母族亲。今来导者皆夫族，无母族也。吾向以为媳疏而女亲。今亡媳在左右，而之女不见也。非一气者相关，异派者不属乎？回思平日之存心，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吾一误矣。尔曹勿再误也。此三叔母张太宜人所亲闻。妇女

偏私，至死不悟者多矣。此犹是大智慧人，能回头猛省也。

162. 孔子有言，谏有五，吾从其谏。圣人之究悉物情也。亲串中一妇，无子而阴伎其庶子，侄若婿又媒孽短长，私党胶固，殆不可以理喻。妇有老乳母，年八十余矣。闻之，匍匐入谒。一拜，辄痛哭曰：老奴三日不食矣。妇问曷不依尔侄？曰：老奴初有所蓄积，侄事我如事母。诱我财尽，今如不相识，求一孟饭不得矣。又问曷不依尔女若婿？曰：婿诱我财如我侄，我财尽后，弃我亦如我侄。虽我女无如何也。又问至亲相负，曷不讼之？曰：“讼之矣。官以为我已出嫁，于本宗为异姓。女已出嫁，又于我为异姓。其收养为格外情，其不收养，律无罪，弗能直也。又问尔将来奈何？曰：亡夫昔随某官在，娶妇生一子，今长成矣。于讼侄与婿时，官以为既有此子，当养嫡母，不养则律当重诛。已移牒拘唤，但不知何日至耳。妇爽然若失，自是所为遂渐改。此亲戚族党，唇焦舌敝不能争者，而此姬以数言回其意。现身说法，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耳。触龙之于赵太后，盖用此术矣。

〔注〕 ①见《战国策·赵四》。

阅微草堂卷十八

姑妄听之四

163. 马德重言沧州城南，盗劫一富室。已破扉入，主人夫妇并被执，众莫敢谁何。有妾居东厢，变服逃匿厨下，私语灶婢曰：主人在盗手，是不敢与斗。渠辈屋脊各有人，以防救应，然不能见檐下。汝挟后窗循檐出，密告诸仆，各乘马执械，四面伏三五里外。盗四更后必出。四更不出，则天晚不能归巢也。出必挟主人送。苟无人阻，则行一二里必释。不释恐见其去向也。俟其释主人，急负还，而相率随其后。相去务在半里内，彼如返斗即奔还。彼止亦止，彼行又随行。再返斗仍奔，再止仍止，再行仍随行。如此数四，彼不返斗则随之，得其巢；彼返斗则既不得战，又不得遁。逮至天明，无一人得脱矣。婢冒死出告，众以为中理，如其言，果并就擒，重赏灶婢。妾与嫡故不甚协，至是亦相睦。后问妾何以办此。泫然曰：吾故盗魁某甲女，父在时，尝言行劫所畏惟此法，然未见有用之者。今事急姑试，竟侥幸验也。故曰用兵者务得敌之情。又曰以贼攻贼。

164. 戴东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与主人通言语，致馈遗。或互假器物，相安若比邻。一日，狐告主人曰，君别院空屋，有缢鬼多年矣。君近拆是屋，鬼无所栖，乃来与我争屋。时时现恶状，恐怖小儿女，已自可憎，又作祟，使患寒热，尤不堪忍。某观道士能劾鬼，君盍求之除此害。主人果求得一符，焚于院中。

俄暴风骤起，声轰然如雷霆。方骇愕间，闻屋瓦格格乱鸣，如数十人奔走践踏者。屋上呼：吾计大左，悔不及。顷神将下击，鬼缚而吾亦被驱。今别君去矣。盖不忍其愤，急于一逞，未有不两败俱伤者。观于此狐，可为炯鉴。又吕氏表兄，言有人患狐崇，延术士禁咒。狐去而术士需索无厌，时遣木人纸虎之类，至其家扰人。赂之，暂止，越旬日复然，其崇更甚于狐。携家至京师避之，乃免。锐于求胜，借助小人，未有不遭反噬者。此亦一征矣。

165. 乌鲁木齐参将海起云，言昔征乌什时，战罢还营，见崖下树桠间，一人探首外窥。疑为间谍，奋矛刺之。（军中呼矛曰苗子，盖声之转也。）中石上，火光激进，矛折，臂几损。疑为目眩。然矛上地上，皆有血迹，不知何怪。余谓此必山精也。深山大泽，何所不育。白泽图^①所载，虽多附会，殆亦有之。又言有一游兵，见黑物蹲石上，疑为熊。引满射之，三发皆中，而此物夷然如不知，骇极，驰回呼伙伴。携銃往，则已去矣。余谓此亦山精耳。

〔注〕 ①《云笈七签》载：黄帝得白泽神，通万物之情。因问鬼神之事，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种。帝乃令写为图。

166. 常山峪道中加班轿夫刘福言，（九卿肩舆，以八人更番，出京则加四人，谓之加班。）长姐者，忘其姓，山东流民之女。年十五六，父母就食于赤峰，（即乌蓝哈达。乌蓝译言红，哈达译言峰也。今建为赤峰州。）租田以耕。一日，入山采樵，遇风雨，避岩下。雨止已昏黑，畏虎不敢行，匿草间。遥见双炬，疑为虎目。至前，则官役数人，衣冠不古不今，叱问何人。以实告。官坐石上，令曳出。众呼跪，长姐以为山神，匍匐听命。官曰：汝夙孽应充我食，今就擒，当啖尔。速解衣伏石上，无留寸缕，致挂碍齿牙。知为虎王，骹棘祈免。官曰：视尔貌尚可，肯侍我寝，当赦尔。后当来往于尔家，

且福尔。长姐愤怒跃起曰：岂有神灵肯作此语？必邪魅也。啖则啖耳，长姐良家长，不能蒙面作此事。拾石块奋击，一时奔散。此非其力足胜之，其气足胜之，其贞烈之心足以帅其气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167. 张太守墨谷言：德、景间有富室，恒积谷而不积金，防劫盗也。康熙、雍正间，岁频歉，米价昂。闭廩不肯赍升谷，冀价再增。乡人病之，而无如何。有角妓号玉面狐者曰：是易与，第备钱以待可耳。乃自诣其家曰：我为鸨母钱树，鸨母顾虐我。昨与勃溪，约我以千金自赎。我亦厌倦风尘，愿得一忠厚长者托终身，念无如公者。公能捐千金，则终身执巾栉。闻公不喜积金，即钱二千贯亦足抵。昨有木商闻此事，已回天津取资。计其到，当在半月外。我不愿随此庸奴。公能于十日内先定，则受德多矣。张故惑此妓，闻之惊喜，急出谷贱售。廩已开，买者至，不能复闭，遂空其所积，米价大平。谷尽之日，妓遣谢富室曰：鸨母养我久，一时负气相诟，致是有议。今悔过挽留，义不可负心。所言姑俟诸异日。富室原与私约，无媒无证，无一钱聘定，竟无如何也。此事李露园亦言之，当非虚谬。闻此妓年甫十六七，遽能办此，亦女侠哉。

168. 丁药园言有孝廉，四十无子，买一妾，甚明慧。嫡不能相安，旦夕诟谇。越岁，生一子，益不能容。竟转鬻于远处。孝廉惘惘如有失，独宿书斋。夜分未寝，妾忽褰帷入。惊问何来，曰：逃归耳。孝廉沉思曰：逃归虑来追捕，妒妇岂肯匿？且事已至此，归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实狐也。前以人来，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诟。今以狐来，变幻无端，出入无迹，彼乌得而知之。因嫵婉如初。久而渐为童婢泄，嫡大恚，多金募术士劾治。

一术士檄将拘妾至。妾不服罪，攘臂与术士争曰：无子纳妾，则纳为有理。生子遣妾，则夫为负心。无故见出，罪不在我。术士曰：既见出矣，岂可私归。妾曰：出母未嫁，与子未绝。出妇未嫁，于夫亦未绝。况鬻我者妒妇，非见出于夫。夫仍纳我，是未出也。何不可归？术士怒曰：尔本兽类，何敢据人理争？妾曰：人变兽心，阴律阳律皆有刑。兽变人心，反以为罪，法师据何宪典耶？术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诛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无罪，天地未尝不并育。上帝所不诛，法师乃欲尽诛乎？术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尔罪耶？妾曰：我以礼纳，不得为媚惑。倘其媚惑，则摄精吸气，此生久槁矣。今在家两年，复归又五六年，康强无恙。所谓媚惑者安在？法师受妒妇多金，锻炼周内，以酷济贪耳。吾岂服耶？问答之顷，术士顾所召神将，已失所在。无可如何，瞋目曰：今不与尔争，明日会当召雷部。明日，嫡再促设坛，则宵遁矣。盖所持之法虽正，而法以贿行，故魅亦不畏，神将亦不满也。相传刘念台^①先生官总宪时，题御史台一联曰：无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觉气如霜。可谓知本矣。

〔注〕 ①刘宗周，字起东，官至左都御史，明亡，绝食死，学者称念台先生。

169. 莫雪崖言有乡人忠疫，困卧草榻，魂忽已出门外。觉顿离热恼，意殊自适，然道路都非所曾经。信步所之，偶遇一故友。相见悲喜，忆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离魂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盍同游览，以广见闻。因随之行。所经城市墟落，都不异人世。往来扰扰，亦各有所营。见乡人皆目送之，然无人交一语也。乡人曰：闻有地狱，可一观乎？友曰：地狱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后，非冥吏不能导，吾不能

至也。有三数奇鬼，近乎地狱，君可以往观。因改循岐路，行半里许，至一地，空旷如墟墓。见一鬼，状貌如人，而鼻下则无口。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巧于应对。谀词颂语，媚世悦人，故受此报，使不能语。或遇焰口^①浆水，则饮以鼻。又见一鬼，尻耸向上，首折向下，面著于腹，以两手支拄而行。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妄自尊大，故受此报，使不能仰面傲人。又见一鬼，自胸至腹，裂罅数寸，五脏六腑，虚无一物。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城府深隐，人不能测，故受是报，使中无匿形。又见一鬼，足长二尺，指巨如椎，踵巨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问此何故。曰：此人生时，高材捷足，事事务居人先，故受是报，使不能行。又见一鬼，两耳拖地，如曳双翼，而混沌无窍。问此何故。曰：此人生时，怀忌多疑，喜闻蜚语，故受此报，使不能听。是皆接恶业浅深，待受报期满，始入转轮。其罪减地狱一等，如阳律之徒流也。俄见车骑杂遝，一冥官经过。见乡人惊曰：此是生魂，误游至此，恐迷不得归。谁识其家，可导使去。友跪后是旧交。官即令送返。将至门，大汗而醒。自是病愈。雪崖天性爽朗，胸中落落无宿物。与朋友谐戏，每俊辩横生。此当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庄生列子，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尔。

〔注〕 ①见卷二十一 62 则注。

170. 陈半江言有书生月夕遇一妇，色颇姣丽，挑以微词，欣然相就。自云家在邻近，而不肯言姓名。又云夫恒数日一外出，家有后窗可开，有墙缺可踰，遇隙即来，不能预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岁，书生将远行，妇夜来话别。书生言随人作计，后会无期，凄恋万状，哽咽至不成语。妇忽嬉笑曰：君如

此情痴，必相思致疾，非我初来相就意。实与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与鬼狎，无不病且死，阴剥阳也。惟我以爱君韶秀，不忍玉折兰摧。故必越七八日后，待君阳复，乃肯再来。有剥有复，故君能无恙。使遇他鬼，则纵情冶荡，不出半载，索君于枯鱼之肆^①矣。我辈至多，求如我者则至少。君其宜慎。感君义重，此所以报也。语讫，散发吐舌作鬼形，长啸而去。书生震栗几失魂。自是虽遇冶容，曾不侧视。

〔注〕 ①见《庄子》“涸辙之鱼”的故事。

171. 王梅序言，交河有为盗诬引者，乡民朴愿，无以自明，以赂求援于县吏。吏闻盗之诬引，由私调其妇，致为所殴，意其妇必美，却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秘密，须其妇潜身自来，乃可授方略。居间者以告乡民。乡民惮死失志，呼妇母至狱，私语以故。母告妇，怫然不应也。越两三日，吏家有人夜扣门。启视，则一丐妇，布帕裹首，衣百结破衫，闯然入。问之不答，且行且解衫与帕，则鲜妆华服艳妇也。惊问所自，红潮晕颊，俯首无言，惟袖出片纸。就所持灯视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过望，引入内室，故问其来意。妇掩泪曰：不喻君语，何以夜来？既已来此，不必问矣，惟祈毋失信耳。吏发洪誓，遂相嫵婉。潜留数日，大为妇所蛊惑，神志颠倒，惟恐不得当妇意。妇暂辞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难于久佳，如城中近君租数楹，便可托庇荫，免无赖凌藉，亦可朝夕相往来。吏益喜，竟百计白其冤。狱解之后，遇乡民，意甚索漠。以为狎昵其妇，愧相见也。后因事到乡，诣其家，亦拒不见。知其相绝，乃大恨。会有挟妓诱博者讼于官，官断妓押归原籍。吏视之，乡民妇也，就与语。妇言苦为夫禁制，愧相负，相忆殊深。今幸相逢，乞念旧时数日欢，免权免解。吏又惑

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实县民某妻。宜究其夫。盖覬怱怱官卖，自买之也。遣拘乡民，乡民携妻至，乃别一人。问乡里皆云不伪。问吏何以诬乡民？吏不能对，第曰风闻。问闻之何人？则噤无语。呼妓问之，妓乃言吏初欲挟污乡民妻，妻忿从则失身，不从则夫死，值妓新来，乃尽脱簪珥赂妓。冒名往，故与吏狎识。今当受杖，适与相逢，因仍诳托乡民妻，冀脱捶楚。不虞其又有他谋，致两败也。官覆勘乡民，果被诬。姑念其计出救死，又出于其妻，释不究，而严惩此吏焉。神奸巨蠹，莫吏若矣，而为村妇所笼络，如玩弄婴孩。盖愚者恒为智者败，而物极必反，亦往往于所备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胜之。无往不复，天之道也。使智者终不败，则天地间惟智者存，愚者断绝矣，有是理哉！

172. 鬼魔人至死，不知何意。倪余疆曰：吾闻诸施亮生矣，取啖其生魂耳。盖鬼为余气，渐消渐减，以至于无。得生魂之气以益之，则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与人狎，摄其精也。男鬼不能摄人精，则杀人而吸其生气，均犹狐之采补耳。因忆刘挺生言，康熙庚子，有五举子，晚遇雨，栖破寺中。四人已眠，惟一人眠未稳，觉阴风飒然，有数黑影自牖入，向四人嘘气。四人即梦魔。又向一人嘘气，心虽了了，而亦渐昏瞶，觉似有拖曳之者。及稍醒，已离故处，似被縶缚。欲呼则噤不能声。视四人亦纵横偃卧，众鬼共举一人啖之。斯须而尽。又以次食二人。至第四人，急有老翁自外入，厉声叱曰：野鬼无造次，此二人有禄相，不可犯也。众鬼骇散，二人倏然自醒，述所见相同。后一终于教谕，一终于训导。鲍敬亭先生闻之，笑曰：平生自薄此官，不料为鬼神所重也。观其所言，似亮生之说不虚矣。

173. 李庆子言朱生立园，辛酉，北应顺天试。晚过羊留之北，因绕避泥泞，遂迂回失道。无逆旅可栖，遥见林外有人家，试往投止。至则土垣瓦舍，凡六七楹。一童子出应门，朱具道乞宿意。一翁衣冠朴雅，延宾入，止旁舍中。呼灯至，黯黯无光。翁曰：岁歉油不佳，殊令人闷，然无如何也。又曰夜深不能具肴饌，村酒小饮，勿以为褻。意甚款洽。朱问家中有何人。曰：零丁孤苦，惟老妻与僮婢同居耳。问朱何适。朱告以北上。曰：“有一札及少物，欲致京中。僻路苦无书邮，今遇君甚幸。朱问四无邻里，独居不怖乎？曰：薄田数亩，课奴辈耕作，因就之卜居。贫无储蓄，不畏盗也。朱曰：谓旷野多鬼魅耳。翁曰：鬼魅即未见。君如怖是，陪坐至天曙，可乎？因借朱纸笔，入作书札。又以杂物封函内，以旧布裹束，密缝其外。付朱曰：居址已写于函上，君至京拆视自知。天曙作别，又切嘱信物勿遗失，始殷勤分手。朱至京，拆视布裹。则函题朱立园先生启字。其物乃金簪银钏各一双。其札称仆老无子息，误惑妇言，以婿为嗣。至外孙犹间一祭扫，后则视为异姓。纸钱麦饭，久已阙如。三尺孤坟，亦就倾圯。九泉茹痛，百悔难追。谨以殉棺薄物，祈君货鬻。归途以所得之直，修治荒茔，并稍浚豕南水道，庶淫潦不浸幽窀。如允所祈，定如杜回结草^①。知君畏鬼，当暗中稽首，不敢见形，勿滋疑虑。亡人杨宁顿首。朱骇汗浹背，方知遇鬼。以书中归途之语，知必不售。既而果然。还至羊留，以所卖簪钏钱，遣仆往治其墓，竟不敢再至焉。

〔注〕

①《左传·宣公十五年》载：魏颗在父亲死后，没有按父遗愿将妾殉葬，而是找个好人家嫁了她。后来魏与秦将杜回打仗，一老人用草编环拌杜回的腿，杜回被捉。晚上老人托梦魏说，他是妾的父亲，来报答嫁妾之恩。

174. 吴云岩言有秦生者，不畏鬼，恒以未一见为歉。一夕，散步别业，闻树外朗吟唐人诗曰：自去自来人不知，归时惟对空山月。其声哀厉而长。隔叶窥之，一古衣冠人，倚石坐。确知为鬼，遽前掩之。鬼亦不避。秦生长揖曰：与君路异幽明，人殊今古。邂逅相遇，无可寒温。所以来者，欲一问鬼神情状耳。敢问为鬼时何似？曰：一脱形骸，即已为鬼。如茧成蝶，亦不自知。问果魂升魄降，还入太虚乎？曰：自我为鬼，即在此间。今我全身现与君对，未尝随絪縕元气，升降飞扬。子孙祭时始一聚，子孙祭毕则散也。问果有神乎？曰：鬼既不虚，神自不妄。譬有百姓，必有官师。问先儒称雷神之类，皆旅生旋化。果不诬乎？曰：作措大时，饱闻是说。然窃疑霹雳击格，轰然交作。如一雷一神，则神之数多于蚊蚋。如雷止神灭，则神之寿促于蜉蝣。以质先生，率遭呵叱。为鬼之后，乃知百神奉职，如世建官，皆非顷刻之幻影。恨不能以所闻见，再质先生。然尔时拥皋比者，计为鬼已久，当自知之，无庸再诘矣。大抵无鬼之说，圣人未有。诸大儒恐人谄渎，故强造斯言。然禁沉湎可，并废酒醴则不可。禁淫荡可，并废夫妇则不可。禁贪惓可，并废财货则不可。禁斗争中，并废五兵则不可。故以一代盛名，挟百千万亿朋党之助，能使人噤不敢语，而终不能惬服其心，职是故耳。传其教者，虽心知不然，然不持是论，即不得称为精义之学，亦违心而和之曰：理必如是云尔。君不察先儒矫枉之意，生于相激，非其本心。后儒辟邪之说，压于所畏，亦非其本心。竟信儒者，真谓无鬼神，皇皇质问，则君之受绐久矣。泉下之人，不欲久与生人接，君亦不宜久与鬼狎。言尽于此，余可类推。曼声长啸而去。案此谓儒者明知有鬼。故言无鬼。与黄山二鬼，谓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故言可行，

皆洞见症结之论。仅目以迂阔，犹坠五里雾中矣。

175. 汪主事厚石，言有在西湖扶乩者。下坛诗曰：旧理香处草离离，只有西陵^①夜月知。词客情多来吊古，幽魂肠断看题诗。沧桑几劫湖仍绿，云雨千年梦尚疑。谁信灵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对琉璃。众知为苏小小也^②。客或请曰：仙姬生在南齐，何以亦能七律？乩判曰：阅历岁时，幽明一理。性灵不昧，即与世推移。宣圣惟识大篆，祝词何写以隶书？释迦不解华言，疏文何行以骈体？是知千载前人，其性识至今犹在，即能解今之语，通今之文。江文通谢元晖^③，能作爱妾换马八韵律赋。沈休文子青箱，能作金陵怀古五言律诗。古有其事，又何疑于今乎？又问尚能作永明体否？^④即书四诗曰：欢来不得来，依去不得去。懊恼石尤风，一夜断人渡。欢从何处来，今日大风雨。湿尽杏子衫，辛苦皆因汝。结束蛱蝶裙，为欢棹舴舺。寇转沿大堤，绿波双照影。莫泊荷花汀，且泊杨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见。盖子夜歌也。虽才鬼依托亦可云俊辩矣。

〔注〕 ①西陵：古驿名，在浙江萧山县西。

②苏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妓。

③谢元晖：应为谢庄，南朝宋文学家。

④永明：南齐武帝年号。永明体为这个时期形成的诗体，又称新诗体。

176. 表兄安伊在，言河城秋获时，有少妇抱子行塍上。忽失足仆地，卧不复起。获者遥见之，疑有故，趋视则已死，子亦触瓦角脑裂死。骇报田主，田主报里胥。辩验死者，数十里内无此妇。且衣饰华洁，子亦银钏红绫衫，不类贫家。大惑不解，且覆以苇箔，更番守视，而急闻于官。河城去县近，官次日晡时至。启箔检视，则中置稿秸一束，二尸已不见，压箔之砖，固未动，

守者亦未顷刻离也。官大怒，尽拘田主及守者去。多方鞠治，无丝毫谋杀弃尸状。纠结缴绕，至年余，乃以疑案上。上官以案情恍惚，往返驳诘，又岁余，乃姑俟访，而是家已荡然矣。此康熙癸巳甲午间事。相传村南墟墓间，有黑狐夜夜拜月，人多见之。是家一子好弋猎，潜往伏伺。穀弩中其服，噉然长号，化火光西去。搜其穴，得二小狐，絜以返，旋逸去。月余而有是事。疑狐变幻来报冤。然荒怪无据。人不敢以入供。官亦不敢入案牘，不能不以匿尸论，故纷扰至斯也。又言城西某村有丐妇，为姑所虐，缢于土神祠。亦箔覆待检，更番守视。官至则尸与守者俱不见。亦穷治如河城。后七八年，乃得之于安平。（深州属县。）盖妇颇白皙，一少年轮守时，褫下裳而淫其尸，尸得人气复生，竟相携以逃也。此康熙末事。或疑河城之事当类此。是未可知。或并为一事，则传闻误矣。

177. 同年^①龚肖夫，言有人四十余无子。妇悍妒，万无纳妾理，恒郁郁不适。偶至道观，有道士招之曰：君气色凝滞，似有重忧。道家以济物为念，盍言其实，或一效铅刀之用乎？异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闻之，姑问君耳。君为制鬼卒衣装十许具，当有以报命。如不能制，即假诸伶官，亦可也。必益怪之。然度其诳取无所用，当必有故，姑试其所为。是夕，妇梦魇，呼不醒，且呻吟号叫声甚惨。次日，两股皆青黯。问之，秘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后复然。自是每三日后皆复然。半月后，忽遣奴唤媒媼，云将买妾。人皆弗信。其夫亦虑后患，殊持疑。既而妇昏瞽累日，醒而促买妾愈急。布金于案，与僮仆约，三日不得必重扶。得而不佳亦重扶。观其状，似非诡语。觅二女以应。并留之。是夕，即整饰衾枕，促其夫入房。举家骇愕，莫喻其意，夫

亦惘惘如梦境。后复见道士，始知其有术能摄魂。夜使观中道众为鬼装，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摄妇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斩祀不孝，具牒诉冥府。用桃杖决一百，遣归，克期令纳妾。妇初以为噩梦，尚未肯。俄三日一摄，如征比然。其昏瞶累日，则倒悬其魂，灌鼻以醋。约三日不得好女子，即付泥犁也。摄魂小术，本非正法。然法无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杀掠则劫盗，用以征讨则王师耳。术无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龟手药^②。可以泝澌絛，亦可以大败越师耳。道士所谓善用其术欤？至器顽悍妇，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术制之。尧牵一羊，舜从而鞭，羊不行。一牧竖驱之则群行。物各有所制，药各有所畏。神道设教，以驯天下之强梗，圣人之意深矣。讲学家乌乎识之。

〔注〕 ①同年：明清时指同榜登科者。

②见《庄子·逍遥游》不龟手药的故事。

178. 褚鹤汀言有太学生，赀巨万。妻生一子死，再娶，丰于色。太学惑之。托言家政无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携二妹来。不一载，其一兄二弟，亦挈家来。久而僮仆婢媼皆妻党。太学父子，反茕茕若寄食。又久而篋钥簿籍，钱粟出入，皆不与闻。残杯冷炙，反遭厌簿矣。稍不能堪，欲还夺所侵权，则妻兄弟哄于外，妻母妹等诟于内。尝为众所聚殴，至落须败面，呼救无应者。其子狂奔至，一搥仆地，惟叩额乞缓死而已。恚不自胜，诣后圃将自经。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尔。君家之事，神人共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后圃狐驱逐，神必许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乱鸣，窗扉震撼，妻党皆为砖石所击，破额流血。俄而妻党妇女，并为狐媚，虽其母不免。昼

则发狂裸走，丑词褻状，无所不至。夜则每室垒集数十狐，更番鬬戏，不胜其创，哀乞声相闻。厨中肴馔，俱摄置太学父子前。妻党所食，皆杂以秽物。知不可住，皆窜归。太学乃稍稍召集旧仆，复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党觊觎未息，恒来探视，入门辄被击。或私有所携，归家则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馈亦然。由是遂绝迹。然核计贖产，损耗已甚。微狐力则太学父子饿殍矣。此至亲密友所不能代谋，此狐百计代谋之。岂狐之果胜人哉。人于世故深，故远嫌畏怨，趋易避难，坐视而不救。狐则未谙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长者名。义所当为，奋然而起也。虽狐也，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179. 瞽者刘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余，恒往来卫河旁，遇泊舟者，必问：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与之同宿者，其梦中呓语，亦惟此二字。问其姓名，则旬日必一变，亦无深诘之者。如是十余年，人多识之，或逢其欲问，辄呼曰：此无殷桐，别觅可也。一日，粮艘泊河干，瞽者问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尔耶，殷桐在此，尔何能为？瞽者狂吼如虓虎，扑抱其颈，口啮其鼻，血淋漓满地。众拆解，牢不可开，竟共堕河中，随流而没后得尸于天妃宫前，（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不得，至天妃宫前必浮出。）桐捶其左肋骨尽断，终不释手；十指抠桐肩背，深入寸余；两颧两颊，啮肉几尽。迄不知其何仇，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无目之人，侦有目之人，其不得决也；以孱弱之人，搏强横之人，其不敌亦决也。如较伍胥之楚仇，其报更难矣。乃十余年坚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岂非精诚之至，天地亦不能违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势弱解也。

180. 王昆霞作雁宕游记一卷。朱导江为余书挂幅，摘其中

一条，云四月十七日晚，出小石门，至北碕。耽玩忘返，坐树下，待月上。倦欲微眠，山风吹衣，栗然忽醒。微闻人语曰：夜气澄清，尤为幽绝。胜罨画图中，看金碧山水。以为同游者夜至也。俄又曰古琴铭云，山虚水深，万籁萧萧，古无人踪，惟石巉峣。真妙写难状之景。尝乞洪谷子^①画此意，竟不能下笔。窃讶斯是何人，乃见荆浩。起坐听之。又曰顷东坡为画竹半壁，分柯布叶，如春云出岫。疏疏密密，意态自然，无杈桠怒张之状。又一人曰：近见其西天目诗，如空江秋净，烟水渺然。老鹤长唳，清飏远引，亦消尽纵横之气。缘才子之笔，务殚心巧。飞仙之笔，妙出天然。境界故不同耳。知为仙人，立起仰视。忽扑簌一声，山花乱落，有二鸟冲云去。其诗有蹑屐颇笑谢康乐，化鹤亲见徐佐卿句^②，即记此事也。

〔注〕 ①洪谷子：荆浩，字浩然，自号洪谷子，五代人，善画。

②《广德神异录》载，唐明皇猎于沙苑，见云中有鹤，射之中，鹤将落地又翩然飞走。益州城西道观，有个叫徐佐卿的自称青城道士。有一天从外归，说偶被箭射中，但不一会儿便没事了。这支箭我当留着还主人。徐就是中箭之鹤。

181. 刘拟山家失金钏，掠问小女奴，具承卖与打鼓者。（京师无赖游民多，妇女在家倚门，其夫白昼避出，担二荆筐，操短柄小鼓击之，收买杂物，谓之打鼓。凡童婢幼孩窃出之物，多以贱价取之。盖虽不为盗，实盗之羽翼。然脏物细碎，所值不多，又踪迹诡秘，无可究诘，故王法亦不能禁也。）又掠问打鼓者衣服形状，求之不获，仍复掠问。忽承尘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年，不肯一露形声，故不知有我。今则实不能忍矣。此钏非夫人检点杂物，误置漆奁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谬，然小女奴已无完肤矣。拟山终身愧悔，恒自道之曰：时时不免有此事，安能处处有此狐！故仕宦二十余载，鞫狱未尝以刑求。

182. 多小山言尝于景州见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摇撼良久，书一诗，曰：簿命轻如叶，残魂转似蓬。练拖三尺白，花谢一枝红。云雨期虽久，烟波路不通。秋坟空鬼唱，遗恨宋家东^①。知为缢鬼，姑问姓名，又书曰：妾系本吴门，家侨楚泽。偶业缘之相凑，宛转通词。诂好梦之未成，仓皇就死。律以圣贤之礼，君子应讯。谅其儿女之情，才人或悯。聊抒哀怨，莫问姓名。此才不减李清照。圣贤儿女一联，自评亦确也。

〔注〕 ①宋家东：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说，他家东邻的姑娘老爬墙看他。

183. 新齐谐载冥司榜吕留良^①之罪曰：辟佛太过。此必非事实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后，即不能首阳一饿，追迹夷齐。又不能戢影逃名，鸿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乃青衿^②应试，身列胶庠。其子葆中，亦高掇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则久食周粟，断不能自比殷顽。何得肆作谤书，荧惑黔首，诡托于桀犬之吠尧。是首鼠两端，进退无据，实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实与钱谦益相等。歿罹阴谴，自心由斯。至其讲学辟佛，则以尊朱之故，不得不辟陆王^③为禅。既已辟禅，自不得不牵连辟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金人入梦以来，辟佛者多，辟佛太过者亦多。以是为罪，恐留良转有词矣。抑尝闻五台僧明玉之言曰：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缁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衔昌黎不衔宋儒也。益昌黎所辟，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妇多。僧徒之所取给，亦资于士大夫者少，资于愚夫妇者多。使昌黎之说胜，则香积无烟，祇园无地。虽有大善知识，能率恒河沙众，枵腹露宿而说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断粮

道，不攻而自溃也。故畏昌黎甚，衍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说胜，不过尔儒理如是，儒法如是，尔不必从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从尔。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两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衍宋儒。然则唐以前之儒，语语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讲学家之辟佛，于释氏毫无所加损，徒喧哄耳，录以为功，固为党论。录以为罪，亦未免重视留良耳。

- 〔注〕 ①吕留良：明清之际思想家。明亡，图谋复兴，后拒绝清廷征用，削发为僧。雍正时，因曾静案，被剖棺戮尸。
- ②夷齐：即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灭商后，逃到首阳山，不食击粟而死。
- ③陆王：指陆九渊、王守仁。陆为宋人，其学以尊德性为主；王为明人，其学以致良知为主，两家学说相近，也称陆王。

184. 奴子王发，夜猎归。月明之下，见一人为二人各捉一臂，东西牵曳，而寂不闻声。疑为昏夜之中，剥夺衣物，乃向空虚鸣一铙。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归，倏皆不见，方知为鬼。比及村口，则一家灯火出入，入语嘈囂，云：“新妇缢死复苏矣。妇云：姑命晚餐作饼，为犬衔去两三枚。姑疑窃食，痛批其颊。冤抑莫白，痴立树下。俄一妇来劝：如此负屈，不如死。犹豫未决，又一妇来怂恿之。恍惚迷瞀，若不自知，遂解带就缢，二妇助之。闷塞痛苦，殆难言状，渐似睡去，不觉身已出门外。一妇曰：我先劝，当代我。一妇曰：‘非我后至不能决，当代我。’方争夺间，忽霹雳一声，火光四照，二妇惊走，我乃得归也。后发夜归，辄遥闻哭誓，言破坏我事，誓必相杀。发亦不畏。一夕，又闻哭誓。发诃曰：尔杀人，我救人，即告于神，我亦理直。敢杀即杀，何必虚相恐怖！自是遂绝。然则救人于死，亦招欲杀者之怨，宜袖手者多欤！此奴亦可云小异矣。

185. 宋清远先生言，昔在王坦斋先生学幕时，一友言梦游至冥司，见衣冠数十人累累入。冥王诘责良久，又累累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见一吏，似相识，而不记姓名，试揖之，亦相答。因问：此并何人，作此形状？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岂无一故交耶？曰：仆但两次佐学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则真不知矣。此所谓四救先生者也。问：“四救何义？曰：佐幕者有相传口诀，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断无可救；生者尚生，又杀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宁委曲以出之。而死者衔冤与否，则非所计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则官之祸福不可测；使不得申，即反坐不过军流耳。而官之枉断与否，则非所计也。救大不救小者，罪归上官，则权位重者谴愈重，且牵累必多；罪归微官，则责任轻者罚可轻，且归结较易。而小官之当罪与否，则非所计也。救旧不救新者，旧官已去，有所未了，羁留之恐不能偿；新官方来，有所委卸，强抑之尚可以办。其新官之能堪与否，则非所计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长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为舞文，亦非有所恩仇私相报复。然人情百态，事变万端，原不能执一而论。苟坚持此例，则矫枉过直，顾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酿事，亦往往有之。天日所鞠，即以此贻祸者。问：其果报何如乎？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夙业牵缠，因缘终凑。未来生中，不过亦遇四救先生，列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间，霍然忽醒；莫明其入梦之故，岂神明或假告人欤？

186. 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①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臚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

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虽刘守真^②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考喜用石膏，莫过于明繆仲淳（名希雍，天崇间人。与张景岳同时，而所传各别。）本非中道，故王懋竑^③白田集有石膏论一篇，力辩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

〔注〕 ①张景岳：明代医学家。

②刘守真：金代医学家，著《素问元机原病式》。

③王懋竑：清代人，笃志经史，著《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

187. 从伯君章公，言中表某丈，月夕纳凉于村外。遇一人似是书生，长揖曰：仆不幸获谴于社公，自祷弗解也。一社之中，惟君祀社公最丰，而数十年一无所祈请。社公甚德君，亦甚重君。君为一祷，必见从。表丈曰：尔何人？曰：某故诸生，与君先人亦相识，今下世三十余年矣。昨偶向某家索食，为所诉世。表丈曰：己事不祈请，乃祈请人事乎？人事不祈请，乃祈请鬼事乎？仆无能为役，先生休矣。其人掉臂去曰：自了汉耳，不足谋也。夫肴酒必丰，敬鬼神也。无所祈请，远之也。敬鬼神而远之，即民之义也。视流俗之谄渎，迂儒之傲侮，为得其中矣。说此事时，余甫八九岁。此表丈偶忘姓名。其时乡风淳厚，大抵必端谨笃实之家，始相与为婚姻。行谊似此者多，不能揣度为谁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七十年间，能勿颙然远想哉。

188. 黄叶道人潘斑，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屡呼巨公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余矣。时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仅差十余月耳。唐诗

曰：与兄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耶。满座为之咋舌。论者谓潘生狂士，此语太伤忠厚，宜其坎壈终身。然不能谓其无理也。余作四库全书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①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②、胡广诸人前，并附案语曰：谨案练子宁以下八人，皆惠宗旧臣也。考其通籍之年，盖有在解缙等后者。然一则效死于故君，一则邀恩于新主。泉鸩异性，未可同居，故分别编之，使各从其类。至龚诩卒于成化辛丑，更远在缙等后，今亦升列于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论定。纁青拖紫之荣，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黄泉易逝，青史难诬。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佻簿废乎。

〔注〕 ①练子宁：明建文帝时官左副都御史，燕王军来，殉节死。

②解缙：明建文帝明官侍读学士。燕王篡位，与纪善等相约俱死，后纪等自刎死，解负约。

189. 曾映华言：有数书生赴乡试，长夏溽暑，趁月夜行。倦投一废祠之前，就阶小憩，或睡或醒。一生闻祠后有人声，疑为守瓜枣者，又疑为盗，屏息细听。一人曰：先生何来？一人曰：顷与邻冢争地界，讼于社公。先生老于幕府者，请揣其胜负。一人笑曰：先生真书痴耶！夫胜负乌有常也？此事可使后讼者胜，诘先讼者曰：彼不讼而尔讼，是尔兴戎侵彼也。可使先讼者胜，诘后讼者曰：彼讼而尔不讼，是尔先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后至者胜，诘先至者曰：尔乘其未来，早占之也。可使先至者胜，诘后至者曰：久定之界，尔忽翻旧局，是尔无故生衅也。可使富者胜，诘贫者曰：尔贫无赖，欲使畏讼赂尔也。可使贫者胜，诘富者曰：尔为富不仁，兼并不已，欲以财势压孤茆也。可使强者胜，诘弱者曰：人情抑强而扶弱，尔欲以肤受之诉耸听也。可使弱者

胜，诘强者曰：天下有强凌弱，无弱凌强。彼非真枉，不敢冒险撓尔锋也。可以使两胜，曰：无券无证，纠结安穷？中分以息讼，亦可以已也。’可以使两败，曰：人有阡陌，鬼宁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有，非尔辈所有，让为闲田可也。以是种种胜负，乌有常乎？一人曰：然则究竟当何如？一人曰：是十说者，各有词可执，又名有词以解，纷纭反覆，终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知，若夫冥吏鬼卒，则长拥两美庄^①矣。语讫遂寂。此真老于幕府之言也。

〔注〕 ①《独异志》：崔群知贡举，夫人劝他种庄田，他回答说：“我有三十所美庄，前岁放春榜三十人，岂非良田耶？”

190. 蛇能报冤，古记有之，他毒物则不能也。然闻故老之言曰：凡遇毒物，无杀害心，则终不遭螫。或见即杀害，必有一日受其毒。验之颇信。是非物之知报，气机相感耳。狗见屠狗者群吠，非识其人，亦感其气也。又有生啖毒虫者，云能益力。毒虫中人，或至死。全贮其毒于腹中，乃反无恙。此又何理欤？崔庄一无赖少年习此术。尝见其握一赤练蛇，断其首而生啖，如有余味。殆其刚悍鸷忍之气，足以胜之乎？力何必益，即益力方药亦颇多，又何必是也。

191. 贾公霖言有贸易来往于樊屯者，与一狐友。狐每邀之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门后，回顾则不见耳。一夕，饮狐家。妇出行酒，色甚妍丽。此人醉后心荡，戏掇其腕。妇目狐，狐侧睨笑曰：弟乃欲作陈平^①耶？亦殊不怒，笑谑如平时。此人归后，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驴送其妇来。云得急信，君暴中风，故借驴仓皇连夜至。此人大骇，以为同伴相戏也。旅舍无地容眷属，呼客作送归，客作已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时甫辰已，

乃自控送妇。中途遇少年与妇摩肩过，手触妇足。妇怒詈，少年惟笑谢，语涉轻薄。此人愤与相搏，致驴惊逸入歧路。蜀秫方茂，斯须不见。此人舍少年追妇，寻蹄迹行一二里。驴陷淖中，妇则不知所往矣。野田连陌，四无人踪。彻夜奔驰，彷徨至晓，姑骑驴且返，再商觅妇。未及数里，闻路旁大呼曰：贼得矣。则邻村驴昨夜被窃，方四出缉捕也。众相执缚，大受箠楚。赖遇素识，多方辩说，始得免。懊丧至家，则纺车琤然，妇方引线。问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妇与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驴为真耳。狐之报复恶矣，然衅则此人自后也。

〔注〕 ①《史记·陈丞相世家》载，绛侯灌婴等进谗言说陈平在家时曾盗嫂。

192. 壬子春，滦阳采木者数十人，夜宿山坳。见隔涧坡上，有数鹿散游。又有二人往来林下，相对泣。共诩人入鹿群，鹿何不惊。疑为仙鬼，又不应对泣。虽崖高水急，人径不通，然月明如昼，了然可见。有微辨其中一人似旧木商某者。俄山风陡作，木叶乱鸣。一虎自林突出，搏二鹿殪焉。知顷所见，乃其生魂矣。东坡诗曰：未死神先泣。是之谓乎？闻木商亦无大恶，但心计深密，事事务得便宜耳。阴谋者道家所忌，良有以夫。

193. 又闻巴公彦粥，言征乌什时，一日攻城急。一人方奋力酣战，忽有飞矢自旁来，不及见也。一人在侧，见之，急举刀代格，反自贯颊死。此人感而哀奠之。夜梦死者曰：尔我前世为同官，凡任劳任怨之事，吾皆卸尔。凡见功见长之事，则抑尔不得前。以是因缘，冥司注今生代尔死。自今以往，两无恩仇。我自有赏恤，毋庸尔癸也。此与木商事相近。木商阴谋故谴重，此人小智故谴轻耳。然则所谓巧者，非正其拙欤。

194. 门人郝瑗，孟县人，余己卯典试所取士也。成进士，授

进贤令。菲衣恶食，视民事如家事。仓库出入，月月造一册。预储归途舟车费，肩一笥中，虽窘急不用铢两。囊篋皆结束室中，如治装状。盖无日不为去官计。人见其日日可去官，亦无如之何。后患病乞归，不名一钱。以授徒终于家。闻其少时，值春社，游人如织。见一媼将二女，村妆野服，而姿致天然，瑗与同行，未尝侧盼。忽见姬与二女，踏乱石，横行至绝涧，鹄立树下。怪其不由人径，若有所避。转凝睇视之，媼从容前致词曰：节物喧妍，率儿辈踏青，各觅眷属。以公正人不敢近，亦乞公母近儿辈，使刺促不宁。瑗悟为狐魅，掉臂去之。然则花月之妖，为人心自召，明矣。

195. 木兰伐官木者，遥见对山有数虎。悬崖削壁，非迂回数里不能至。人不畏虎，虎亦不畏人也。俄见别队伐木者，冲虎径过。众顿足危栗，然人如不见虎，虎如不见人也。数日后，相晤话及。别队者曰：是日亦遥见众人，亦似遥闻呼噪声。然所见乃数巨石，无一虎也。是殆命不遭啗乎？然命何能使虎化石？其必有司命者矣。司命者空虚无朕，冥漠无知，又何能使虎化石？其必天与鬼神矣。天与鬼神能司命，而顾谓天即理也。鬼神二气之良能也^①。然则理气浑沦，一屈一伸。偶遇斯人，怒而搏者，遂峙而嶙峋乎？吾无以测之矣。

〔注〕 ①《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196. 景州高冠瀛，以梦高江村^①而生，故亦名士奇。笃学能文，小试必第一，而省闱辄北，竟坎壈以终。年二十余时，日者推其命，谓天官文昌魁星贵人，皆集于一宫，于法当以鼎甲入翰林。而是岁只得食饬。计其一生遭遇，亦无更得志于食饬者。盖其赋命本簿，故虽极盛之运，所得不过如是也。田白岩曰：张

文和公八字，日者以其一生仕履。较量星度，其开坊仅抵一衿耳。此与冠瀛之命，可以互勘。术家宜以此消息，不可徒据星度，遽断休咎也。又尝见一术士，云凡阵亡将士，推其死绥之岁月，运必极盛。盖尽节一时，垂名千古，馨香百世，荣逮子孙，所得有在王侯将相之上者故也。立论极奇，而实有至理。此又法外之意，不在李虚中^②等格局中矣。

〔注〕 ①高江村：名士奇，清人，官至礼部侍郎。

②李虚中：唐代人，创设推命法。

197. 冠瀛久困名场，意殊抑郁。尝语余及雪崖曰：闻旧家一宅，留宿者夜辄遭魇。或鬼或狐，莫能明也。一生有胆力，欲伺为祟者何物，故寝其中。二更后，果有黑影瞥落地，似前似却。闻生转侧，即伏不动。知其畏人，佯睡以俟之。渐作鼾声，俄觉自足而上，稍及胸腹，即觉昏沉。急奋右手搏之，执得其尾，即以左手扼其项。噉然一声，作人言求释。急呼灯视之，乃一黑狐。众共捺制，刃穿其髀，贯以索而自系于左臂。度不能幻化，乃持刀问其作祟意。狐哀鸣曰：凡狐之灵者，皆修炼求仙。最上者调息炼神，讲坎离龙虎之旨。吸精服气，饵日月星斗之华。用以内结金丹，蜕形羽化。是须仙授，亦须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次则修容成^①素女之术，妖媚蛊惑，摄精补益。内外配合，亦可成丹。然所采少则道不成，所采多则戕人利己。不干冥谪，必有天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剽窃之功，为猎取之计。乘人酣睡，仰鼻息以收余气。如蜂采蕊，无损于花。凑合渐多，融结为一，亦可元神不散，岁久通灵。即我辈是也。虽道浅术疏，积功亦苦。如不见释，则百年精力，尽付东流。惟君子哀而恕之。生悯其词切，竟纵之使去。此事在雍正末年，相传已久。吾因是以思，科场上

者鸿才硕学，吾亦不能。次者行险侥幸，吾亦不敢。下者剽窃猎取，庶几能之。而吾又有所不肯。吾道穷矣。二君皆早掇科第，其何以教我乎？雪崖戏曰：以君作江村后身，如香山之为白老^②矣。惟此一念，当是身异性存。此病至深，仆辈实无药相救也。相与一笑而罢。盖冠瀛为文，喜戛戛生造，硬语盘空。屡蹶有司，率多坐是。故雪崖用以为戏。贾长江，集有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句下夹注一诗，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千古畸人，其意见略相似矣。

〔注〕 ①容成：自称黄帝师，《汉书·艺文志》有容成阴道二十六卷，言房中术。

②《蔡宽夫诗话》载，白居易晚年很爱李商隐诗，说死后转为他的儿子我就满足了。李生了儿子，便以“白老”命名。

198. 吉木萨台军，言尝逐雉入深山中。见悬崖之上，似有人立。越涧往视，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襦。面及手足皆黑，毛茸茸长寸许。一女子甚姣丽，作蒙古装，惟跣足不靴。衣则绿襦也。方对坐共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儿，身不著寸缕。见人嘻笑，其语非蒙古，非额鲁特，非回部，非西番，啁啾如鸟不可辨。观其情状，似非妖物。乃跪拜之。忽掷一物于崖下，乃熟野骡肉半肘也。又拜谢之。皆摇手。乃携以归，足三四日食。再与牧马者往迹，不复见矣。意其山神欤。

199. 世言虹见则雨止。此倒置也，乃雨止则虹见耳。盖云破日露，则回光返照，射对面之云。天体浑圆，上覆如笠。在顶上则仰视，在四垂则侧视。故敛为一线，其形随下垂。两面之势，屈曲如弓。又侧视之中，斜对目者近，平对目者远。以渐而远，故重重云飞，皆见其边际，叠为重重红绿色。非真有一物如带，横亘天半也。其能下涧饮水^①，或见其首如驴者，（见朱子语录。）并

有能狎昵妇女者，当是别一妖气，其形似虹。或别一妖物，化形为虹耳。

〔注〕 ①载于《穷经录》。

200. 及孺爱先生，言尝亲见一蝇，飞入人耳中为祟。能作人言，惟病者闻之。或谓蝇之蠢蠢，岂能成魅？或魅化蝇形耳。此语近之。青衣童子之宣赦^①，浑家门客之吟诗，皆小说妄言，不足据也。

〔注〕 ①前秦苻坚闭门写大赦令，等宣布时大家早已知道了，说是一青衣童子宣布的。苻坚想起写赦书时有只大青蝇来了又飞走了。

201. 辟尘之珠，外舅马公周篆曾遇之，确有其物，而惜未睹其形也。初，隆福寺鬻杂珠宝者，布茵于地，（俗谓摆摊。）罗诸小篋于其上。虽大风霾无点尘。或戏以囊有辟尘珠。其人椎鲁，漫笑应之。弗信也。如是半载，一日，顿足大呼曰：吾真误卖至宝矣。盖是日飞尘忽集，始知从前果珠所辟也。按医书有服响豆法。响豆者，槐实之夜中爆响者也。一树只一颗，不可辨识。其法槐始花时，即以丝网罩树上，防鸟鹊啄食。结子熟后，多缝布囊贮之。夜以为枕，听无声者即弃去。如是递枕，必有一囊作爆声者。取此一囊，又多分小囊贮之。枕听，初得一响者则又分。如二枕渐分，至仅存二颗。再分枕之，则响豆得矣。此人所鬻之珠，谅亦无几。如以此法分试，不数刻得矣。何至交臂失之乎？乃漫然不省，卒以轻弃。当缘禄相原薄耳。

202. 乾隆甲辰，济南多火灾。四月杪，南门内西横街又火，自东而西，巷狭风猛，夹路皆烈焰。有张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时，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筹所以移避。既势不可出，夫妇与子女四人，抱棺悲号，誓以身殉。时抚标^①参将，方督军

扑救，隐隐闻哭声。令标升后巷屋寻声，至所居，垂细使缒出。张夫妇并呼曰：母柩在此，安可弃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当殉父母乎？亦不肯上。俄火及，标军越屋避去，仅以身免。以为阖门并煨烬，遥望太息而已。乃火熄，巡视其屋，岿然独存。盖回飚忽作，火转而北，绕其屋后，焚邻居一质库，始复西也。非鬼神呵护，何以能然。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山长张君庆源，录以寄余。与余滦阳消夏录载孀妇事相类。而夫妇子女，齐心同愿，则尤难之难。夫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况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击，况六人并纯孝乎？精诚之至，哀感三灵。虽有命数，亦不能不为之挽回。人定胜天，此亦其一。事虽异闻，即谓之常理可也。余于张君不相识，而张君间关邮致，务使有传。则张君之志趣可知矣。因为点定字句，录之此编。

〔注〕 ①抚标：清时指巡抚直辖的绿营兵。

203. 吕太常含晖，言京师有一民家，停柩遇火。无路可出，亦无人肯助舁。乃阖家男妇，锹镢刀铲，合手于室内掘一坎。置棺于中，上覆以土。坎甫掩而火及。屋虽被焚，棺在坎中竟无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应变之急智，因张孝子事附录之。

204. 交河泊镇有王某，善技击。所谓王飞鼈者是也。（鼈俗作腿，相沿已久，然非正字也。）一夕，偶过墟墓间，见十余小儿当路戏，约皆四五岁。叱使避如不闻，怒掴其一。群儿共噪骂。王愈怒，蹴以足。群儿垒涌，各持砖瓦击其髀。捷若猿猱，执之不得。拒左则右来，御前则后至。盘旋撑拄，竟以颠陨，头目亦被伤，屡起屡仆，至于夜半，竟无气以动。次日，家人觅之归，两足青紫，卧半月乃能起。小儿盖狐也。以王之力，平时敌数十壮夫，尚挥霍自如。而遇此小魅，乃一败涂地。淮南子引尧诫曰：战战栗栗，

日慎一日。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左传曰蜂虿有毒。信夫。

205. 郭彤纶言阜城有人外出，数载无音问。一日，仓皇夜归，曰我流落无籍，误落群盗中。所劫杀非一。今事败，幸跳身免。然闻他他被执者，已供我姓名居址，计已飞檄拘眷属。汝曹宜自为计，俱死无益也。挥泪竟去，更无一言。阖家震骇，一夜星散尽。所居竟废为墟，人亦不明其故也。越数载，此人至其故宅，访父母妻子，移居何处。邻人告以久逃匿，亦茫然不测所由。稍稍踪迹，知其妻在彤纶家佣作。叩门寻访乃知其故。然在外实无为盗事，后亦实无夜归事。彤纶为稽官牒，亦并无缉捕事。久而忆耕作八沟时，（汉右北平之故地也。）筑室山冈。冈后有狐，时或窃物，又或夜中嗥叫搅人睡，乃聚徒刷破其穴，熏之以烟，狐乃尽去。疑或其为魅以报歟？

206. 奴子史锦文，尝往沧州延医。暑月，未携襌被，乘一马而行。至张家沟西，渫忽作，乃系马于树，倚树小憩。渐懵腾睡去，梦至一处，草屋数楹，一翁一姬坐门外。见锦文邀坐，问姓名。自言姓李行六，曾在崔庄住两载。与其父史成德有交。锦文幼时亦相见，今如是长成耶。感念存歿，意颇凄怆。姬又问五魁无恙否？（五魁，史锦彩之乳名。）三黑尚相随否？（三黑，李姓，锦文异父弟，随继母同来者也。）亦颇周至。翁因言今年水潦，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深，然沙底不陷。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浅，然皆红土胶泥，粘马足难行。雨且至，日已过午，尔宜速往，不留汝坐矣。霍然而醒，遥见四五丈外，有一孤冢。意即李六所葬歟。如所指路，晚至常家砖河，果遇雨。归告其继母。继母曰：是尝在崔庄卖瓜果，与尔父日游醉乡者也。殂谢黄泉，尚惓惓故人之子，亦小人之有意识者矣。

207. 奴子傅显喜读书，颇知文义，亦稍知医药。性情迂缓，望之如偃蹇老儒。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辄问见魏三兄否。（奴子魏藻，行三也。）或指所在，复雅步以往。比相见，喘息良久。魏问相见何意，曰：适在苦水井前，遇见三嫂在树下作针黹，倦而假寝。小儿嬉戏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虑。男女有别，不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觅兄。魏大骇，奔往，则妇已俯井哭子矣。夫僮仆读书，可云佳事。然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愤僻谬，贻害无穷。亦何贵此儒者哉。

208. 武强一大姓，夜有劫盗，群起捕逐。盗逸去，众合力穷追，盗奔其祖茔松柏中。林深月黑，人不敢入，盗亦不敢出。相持之际，树内旋飚四起，砂砾乱飞，人皆眯目不相见。盗乘间突围得脱。众相诧异，先灵何反助盗耶？主人夜梦其祖曰：盗劫财不能不捕，官捕得而伏法，盗亦不能怨主人。若未得财，可勿追也。追而及盗，还斗伤人，所失不大乎？即众力足殄盗，盗殄则必告官。官或不谅，坐以擅杀。所失不更大乎？且我众乌合，盗皆死党。盗可夜夜伺我，我不能夜夜备盗也。一与为仇，隐忧方大，可不深长思乎？旋风我所为解此结也，尔又何尤焉。主人醒而喟然曰：吾乃知老成远虑，胜少年盛气多矣。

209. 沧州城守尉永公宁与舅氏张公梦征友善。余幼在外家，闻其告舅氏一事曰：某前锋有女曰平姐，年十八九，未许人。一日，门外买脂粉，有少年挑之，怒詈而入。父母出视，路无是人，邻里亦未见是人也。夜扃户寝，少年乃出于灯下。知为魅，亦不惊呼，亦不与语，操利剪伪睡以俟之。少年不敢近，惟立于床下，诱说百端。平姐如不见闻。少年倏去，越片时复来，握金珠簪珥数十事，值约千金，陈于床上。平姐仍如不见闻。少年又去，而

其物则未收。至天欲曙，少年突出曰：吾伺尔彻夜，尔竟未一取视也。至人不可以利动，意所不可，鬼神不能争，况我曹乎？吾误会尔私祝一言，妄谓托词于父母，故有是举，尔勿嗔也。敛其物自去。盖女家素贫，母又老且病，父所支饷不足贍，曾私祝佛前，愿早得一婿养父母，为魅所窃闻也。然则一语之出，一念之萌，暧昧中俱有伺察矣。耳目之前，可涂饰假借乎？

210. 瑶涇有好博者，贫至无甑，夫妇寒夜相对泣，悔不可追。夫言：此时但有钱三五千，即可挑贩给朝夕，虽死不入囊家矣。顾安所从得乎？忽闻扣窗语曰：尔果悔，是亦易得，即多于是亦易得，但恐故智复萌耳。以为同院尊长悯惻相周，遂饮泣设誓，词甚坚苦。随开门出视，月明如昼，寂无一人，惘惘莫测其所以。次夕，又闻扣窗曰：钱已尽返，可自取。秉火起视，则数百千钱累累然皆在屋内，计与所负适相当。夫妇狂喜，以为梦寐，彼此掐腕皆觉痛，知灼然是真。（俗传梦中自疑是梦者，但自掐腕觉痛者是真，不痛者是梦也。）以为鬼神佑助，市牲醴祭谢。途遇旧博徒曰：尔术进耶？运转耶？何数年所负，昨一日尽复也？罔知所对，唯诺而已。归甫设祭，闻檐上语曰：尔勿妄祭，致招邪鬼。昨代博者是我也。我居附近尔父墓，以尔父愤尔游荡，夜夜悲啸，我不忍闻，故幻尔形往囊家取钱归。尔父寄语：事可一不可再也。语讫，遂寂。此人亦自此改行，温饱以终。呜呼！不肖之子，自以为惟所欲为矣，其亦念黄泉之下，有夜夜悲啸者乎？

211. 李秀升言山西有富室，老惟一子。子病瘵，子妇亦病瘵，势皆不救。父母甚忧之。子妇先卒，其父乃趣为子纳妾。其母骇曰：是病至此，不速之死乎？其父曰：吾固知其必不起，然未生是子以前，吾尝祈嗣于灵隐，梦大士言汝本无后，以捐金助

赈活千人，特予一孙送汝老。不趁其未死，早为纳妾，孙自何来乎？促成其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遗腹果生一子，竟延其祀。山谷^①诗曰：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信不诬矣。

〔注〕 ①山谷：宋代诗人黄庭坚，号山谷道人。

212. 宝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尝示余《书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诚，宁河之艾邻村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给。偶与人斗，击之路，误以为死，惧而逃，虽其妻莫知所往，第仿佛传闻似出山海关尔。是时妻方娠，越两月，始生子诚。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诚幼鞠于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问母父所在，母泣语以故。子诚自是惘惘如有失，恒絮问其父之年齿状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娅之姓氏里居。亦莫测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长，或欲妻以女，子诚固辞曰：“乌有其父流离，而其子安处室家者？”始知其有志于寻父，徒以孀母在堂，不欲远离耳。然文仲久无音耗，子诚又生未出里间，天地茫茫，何从踪迹？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诚亦未尝议及斯事，惟力作以养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营葬毕，遂治装裹粮赴辽东，有沮以存亡难定者，子诚泣然曰：苟相遇，生则共返，歿则负骨归。苟不相遇，宁老死道路间，不生还矣。众挥涕而送之。子诚出关后，念父避罪亡命，必潜踪于僻地。凡深山穷谷，险阻幽隐之处，无不物色。久而资斧既竭，行乞以糊口。凡二十载，终无悔心。一日，于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穷饿，呼与语。询得其故，为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携具入，计其年与父相等。子诚心动，谛审其貌，与母所说略相似。因牵裾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且缕述家世及戚党，冀其或是。是人且骇且悲，似欲相认，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诚具陈始末，乃噉然相持哭。盖文仲辗转逃避，乃至是地，已

阅四十余年，又变姓名为王友义，故寻访无迹，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为谋归计。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负，滞不能行。子诚乃踉跄奔还，质田宅，贷亲党，得百金再往，竟奉以归。归七年，以寿终。子诚得父之后，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俭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寻亲万里之外，子孙至今为望族。子诚事与相似，天殆将昌其家乎？子诚佃种余田，所居距余别业仅二里。余重其为人，因就问其详，而书其大略如右。俾学士大夫知陇亩间有是人也。时癸丑重阳后二日。案子诚求父多年，无心忽遇，与宋朱寿昌寻母事同^①，皆若有神助，非人力所能为。然精诚之至，故哀感幽明，虽谓之人力亦可也。

〔注〕 ①见《宋史·朱寿昌传》。

213. 引据古义，宜征经典，其余杂说参酌而已，不能一一执为定论也。汉书^①五行志，以一产三男，列于人疴。其说以为母气盛也。故谓之咎征。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圣人不以为妖异。抑又何欤？夫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非地之自能生也。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谓之人疴可矣。既为有父之子，则父气亦盛可知。何独以为阴盛阳衰乎？循是以推，则嘉禾专车，异亩同颖，见于书序者，亦将谓地气太盛乎？大抵洪范^②五行，说多穿凿，而此条之难通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胜，遂以传为经。国家典制，凡一产三男，皆予赏赉。一扫曲学之陋说，真千古定议矣。余修续文献通考，于祥异考中，变马氏之例，削去此门，遵功令也。癸丑七月革此书成，适议曹以题赏一产三男本稿请署。偶与论此，因附记于书末。

〔注〕 ①《汉书》疑为《元史》之误。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

滦阳续录一

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滦阳消夏录》等四种，皆弄笔遣日者也。年来并此懒为，或时有异闻，偶题片纸；或忽忆旧事，拟补前编。又率不甚收拾，如云烟之过眼，故久未成书。今岁五月，扈从滦阳。退直之余，昼长多暇，乃连缀成书。命曰《滦阳续录》。缮写既完，因题数语，以志缘起。若夫立言之意，则前四书之序详矣，兹不复衍焉。嘉庆戊午七夕后三日，观奕道人书于礼部直庐，时年七十有五。

1. 嘉庆戊午五月，余扈从滦阳。将行之前，赵鹿泉前辈云，有瞽者郝生，主彭芸楣参知家。以揣骨^①游士大夫间，语多奇险。唯揣胡祭酒长龄，知其四品，不知其状元耳。在江湖术士中，其艺差精。郝自称河间人，余询乡里无知者。殆久游于外欤？郝又称其师乃一僧，操术弥高。与人接一两言，即知其官禄。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则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见于左传，其书汉志亦著录。唯太素脉^②、揣骨二家，前古未闻。太素脉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渊源，皆支离附会，依托显然。余于四库全书总目已详论之。揣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广记一百三十六引三国典略，称北齐神武，与刘贵、贾智等射猎，遇盲姬，遍扪诸人，云并富贵。及扪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术南北朝已有。又定命录称天宝十四载，陈阳县瞽者马生，捏赵自勤头骨，知其

官禄。刘公嘉话录称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剧谈录称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是此术至唐乃盛行也。流传既古，当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往往或中，较太素脉稍有据耳。

〔注〕 ①揣骨：又叫摸骨相，相术的一种。

2. 诚谋英勇公阿公言，（文成公之子，袭封。）灯市口东，有二郎神庙，其庙面西，而晓日初出，辄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邻屋则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相直，殿上火珠（宫殿金顶，古谓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诗是也。）映日回光耳。其或然欤。

3. 阿公偶问余刑天干戚事，余举山海经以对。阿公曰：君勿谓古记荒唐，是诚有也。昔科尔沁台吉^①达尔玛达都，尝猎于漠北深山，遇一鹿负箭而奔，因引弧殪之。方欲收取，忽一骑驰而至。鞍上人有身无首，其目在两乳，其口在脐，语啁哳自脐出。虽不可辨，然观其手所指画，似言鹿其所射，不应夺之也。从骑皆震慑失次。台吉素有胆，亦指画示以彼射未仆，此箭乃获，当剖而均分。其人会意，亦似首肯，竟持半鹿而去。不知其是何部族，居于何地。据其形状，岂非刑天之遗类欤。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儒者自拘于见闻耳。案史讫称山海经禹本纪，所有怪物，余不敢信。是其书本在汉以前。列子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其言必有所受。特后人不免附益，又窜乱之，故往往悠谬太甚，且杂以秦汉之地名。分别观之可矣。必谓本依附天问^②作山海经，不应引山海经反注天问，则太过也。

〔注〕 ①台吉：蒙古爵位名。

②《天问》：《楚辞》篇名，屈原作。

4. 胡中丞太初、罗山人两峰，皆能视鬼。恒阁学兰台，亦能见之，但不能常见耳。戊午五月，在避暑山庄直庐^①，偶然语及。兰台言鬼之形状仍如人，惟目直视，衣纹则似片片挂身上，而束之下垂，与人稍殊。质如烟雾，望之依稀似人影，侧视之全体皆见，正视之则似半身入墙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苍，去人恒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则或瑟缩匿墙隅，或隐入坎井，人过乃徐徐出。盖灯昏月黑，日暮云阴，往往遇之，不为讶也。所言与胡、罗二君略相类，而形状较详。知幽明之理，不过如斯。其或黑或苍者，鬼本生人之余气，渐久渐散，以至于无。故左传称新鬼大，故鬼小，殆由气有厚薄，斯色有浓淡欤。

〔注〕 ①直庐：侍臣值宿的房舍。

5. 兰台又言尝晴昼仰视，见一龙自西而东，头角略与画图同，惟四足开张，摇撼如一舟之鼓四棹。尾匾而阔，至末渐纤，在似蛇似鱼之间，腹下正白如匹练。夫阴雨见龙，或露首尾鳞爪耳，未有天无纤翳，不风不雨，不电不雷，视之如此其明者，录之亦足资博物也。

6. 赵鹿泉前辈，言孙虚船先生未第时，馆于某家。主人之母适病危，馆童具晚餐至，以有他事尚未食，命置别室几上。倏见一白衣人入室内。方恍惚错愕，又一黑衣短人逡巡入。先生入室寻视，则二人方相对大嚼。厉声叱之，白衣者遁去，黑衣者以先生当门不得出，匿于墙隅。先生乃坐于户外观其变。俄主人踉跄出，曰：顷病者作鬼语，称冥使奉牒来拘。其一为先生所扼不得出，恐误程限，使亡人获大咎，未审真伪，故出视之。先生乃移坐他处，仿佛见黑衣短人狼狈去，而内寝哭声如沸矣。先生笃实君子，一生未尝有妄语，此事当实有也。惟是阴律至严，神听

至聪，而摄魂吏卒，不免攘夺病家酒食。然则人世之吏卒，其可不严察乎。

7. 门人伊比部^①秉绶，言有书生赴京应试，寓西河沿旅舍中。壁悬仕女一轴，风姿艳逸，意态如生。每独坐，辄注视凝思，客至或不觉。一夕，忽翩然自画下，宛一好女子也。书生虽知为魅，而结念既久，意不自持，遂相与笑语^②。比下第南归，竟买此画去，至家悬至书斋。寂元灵响，然真真之唤弗辍也。三四月后，忽又翩然下。与话旧事不甚答，亦不暇致诘，但相悲喜，自此狎昵无间，遂患羸疾。其父召茅山道士劾治。道士熟视壁上，曰：画无妖气，为祟者非此也。结坛作法。次日，有一狐殪坛下。知先有邪心，以邪召邪，狐故得而假借。其京师之所遇，当亦别一狐也。

〔注〕 ①比部：官名。

8. 断天下之是非，据礼据律而已矣。然有于礼不合，于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亲党家有婢名柳青，七八岁时，主人即指与小奴益寿为妇。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寿忽以博负逃。久而无耗。主人将以配他奴，誓死不肯。婢颇有姿，主人乘间挑之，许以侧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媪说之曰：汝既不肯负益寿，且暂从主人，当多方觅益寿，仍以配汝。如不从，既鬻诸远方，未见益寿之期矣。婢暗泣数日，竟俛首荐枕席，惟时时促觅益寿。越三四载，益寿自投归，主人如约为合卺。合卺之后，执役如故，然不复与主人交一语。稍近之，辄避去。加以鞭笞，并赂益寿，使逼胁，讫不肯从。无可如何，乃善遣之。临行以小篋置主母前，叩拜而去。发之，皆主人数年所私给，纤毫不缺。后益寿负贩，婢缝纫，拮据自活，终无悔心。余乙酉家居，益寿尚持铜磁器数

事来售，头已白矣。问其妇，云久死。异哉，此婢不贞不淫，亦贞亦淫，竟无可位置，录以待君子论定之。

9. 吴茂邻，姚安公门客也。见二童互詈，因举一事曰：交河有人，尝于途中遇一叟，泥滑失足，挤此人几仆，此人故暴横，遂辱詈叟母。叟怒，欲与角，忽俛首沉思，揖而谢罪，且叩其名姓居址，至歧路别去。此人至家，其母白昼闭房门，呼之不应，而喘息声颇异。疑有他故，穴窗窥之，则其母裸无寸丝，昏昏如醉，一人据而淫之。谛视即所遇叟也。愤激叫呶，欲入捕捉，而门窗俱坚固不可破。乃急取鸟銃，自棖外击之，噉然而仆，乃一老狐也。邻里聚观，莫不骇笑。此人詈狐之母，特託空言，竟致此狐实报之，可以为善詈者戒。此狐快一朝之愤，反以陨身，亦足为睚眦必报者戒也。

10. 诚谋英勇公，言畅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内待，每云阴月黑，辄见空中朗然悬一星，共相诧异。辗转寻视，乃见光自溪中出，知为宝气，画计取之。得一蚌，横径四五寸。剖视得二珠，缀合为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枣，形以壶芦。不敢私匿，遂以进御，至今用为朝冠之顶。此乾隆初事也。小溪不能产巨蚌，蚌珠未闻有合欢。斯由天命圣人，因地呈符瑞。寿跻九旬，康强如昔，岂偶然也哉。

11. 莲以夏开，惟避暑山庄之莲至秋乃开，较长城以内迟一月有余。然花虽晚开，亦复晚谢，至九月初旬，翠盖红衣，宛然尚在。苑中每与菊花同瓶对插，屡见于圣制诗中。盖塞外地寒，春来较晚，故夏亦花迟。至秋早寒而不早凋，则莫明其理。今岁恭读圣制诗注，乃知苑中池沼汇武列水^①之三源，又引温泉以注之，暖气内涵，故花能耐冷也。

〔注〕 ①武列水，即热河。

12. 戴遂堂先生讳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罢齐河令归，尝馆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与西洋人争胜。在钦天监，与南怀仁忤，（怀仁，西洋人，官钦天监正。）遂徙铁岭。故先生为铁岭人。言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銃，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銃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銃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拟献于军营，夜梦一人诃责曰：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乃惧而不献。说此事时，顾其侄秉瑛（乾隆乙丑进士，官甘肃高台知县。）。曰：今尚在汝家乎？可取来一观。其侄曰：在户部学习时，五弟之子窃以质钱，已莫可究诘矣。其为实已亡失，或爱惜不出，盖不可知。然此器亦奇矣。诚谋英勇公因言征乌什时，文成公^①与毅勇公明公，犄角为营，距寇垒约里许。每相往来，辄有铅丸落马前后，幸不为所中耳。度鸟銃之力，不过三十余步，必不相及。疑沟中有伏，搜之未见，皆莫明其故。破敌之后，执俘讯之，乃知其国宝器有二銃，力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之，试验不虚，与毅勇公各分其一。毅勇公征缅甸，殁于阵，銃不知所在。文成公所得，今尚藏于家，究不知何术制作也。其机，可三百步外贯铁甲，亦曰克敌弓。洪容斋试词科，有克敌弓铭是也。宋军拒金，多倚此为利器。军法不得遗失一具，或败不能携，则宁碎之，防敌得其机轮仿制也。元世祖灭宋，得其式，曾用以制胜。至明乃不得其传，惟永乐大典，尚全载其图说，然其机轮一事一图，但有长短宽窄之度，与其牝牡凸凹之形，无一全图。余与邹念乔侍郎穷数日之力，审谛逗合，讫无端绪。余欲钩摹其样，使西洋人料理之。先

师刘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术借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国谓之东来法。今从学算，反秘密不肯尽言。此弩既相传利器，安知不阴谋以去，而以不解谢我乎？永乐大典，贮在翰苑，未必后来无解者。何必求之于异国？余与念乔乃止。维此老成，瞻言百里，信乎所见者大也。

14. 贝勒春晖主人，言热河碧霞元君庙，（俗谓之娘娘庙。）两庙塑地狱变相。西厢一鬼卒，惨淡可畏，俗所谓地方鬼也。有人见其出买杂物，如柴炭之类，往往堆积于庙内。问之土人，信然。然不为人害，亦习而相忘。或曰鬼不烹饪，是安用此。左传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其他精怪欤？恐久且为患，当早图之。余谓天地之大，一气化生，深山大泽，何所不有。热河穹崖巨壑，密迩民居，人本近彼，彼遂近人，于理当有之。抑或草木之妖，依其本质，狐狸之属，原其故居，借形幻化，託诸土偶，于理当亦有之，要皆造物所并育也。圣人以魑魅魍魉铸于禹鼎，庭氏方相①列于周官，去其害民者而已，原本尝尽除异类。既不为害，自可听其去来。海客狎鸥，忽翔不下。机心一起，机心应之，或反胶胶扰扰矣。

〔注〕 ①庭氏、方相：都是周代官名。

15. 宛平陈鹤龄名永年，本富主，后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妇求析箸，不得已从之。弟妇又曰：兄公男子能经理，我一孀妇，子女又幼，乞与产三分之二。亲族皆曰不可。鹤龄曰：弟妇言是，当从之。弟妇又以孤寡不能征逋负，欲以赀财当二分，而已积年未偿借券，并利息计算，当鹤龄之一分。亦曲从之。后借券皆索取无著，鹤龄遂大贫。此乾隆丙午事也。陈氏先无登科者，是年鹤龄之子三立，竟举于乡①。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

与相近，闻之，喟然曰：天道固终不负人。

〔注〕 ①乡：指乡试，是明清时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举行的考试。

16. 南皮张浮槎名景运，即著秋坪新语者也。有一子，早亡。其妇缢以殉，缢处壁上，有其子小像，高尺余，眉目如生。其迹似画非画，似墨非墨。妇固不解画，又无人能为追写，且寝室亦非人所能到。是时亲党毕集，均莫测所自来。张氏纪氏为世姻。纪氏之女适张者数十人；张氏之女适纪者亦数十人。众目同观，咸诧为异。全谓此烈妇精诚之至极，不为异也。盖神之所注，气即聚焉；气之所聚，神亦凝焉。神气凝聚，象即生焉，象之所丽，迹即著焉。生者之神气动乎此，亡者之神气应乎彼，两相翕合，遂结此形。故曰缘心生象，又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也。浮槎录其事迹，征士大夫之歌咏。余拟为一诗，而其理精微，笔力不足以阐发。凡数易稿，皆不自惬，至今耿耿于心。姑录于此，以昭幽明之感。诗则期诸异日焉。

17. 神仙服饵，见于杂书者之一，或亦偶遇其人。然不得其法，则反能为害。戴遂堂先生言，尝见一人服松脂十余年，肌肤充溢，精神强固，自以为得力。然久而觉腹中小不适，又久而病燥结，润以麻仁之类不应。攻以硝黄之类，所遗者细仅一线。乃悟松脂粘挂于肠中，积渐凝结愈厚，则其窍愈窄，故束而至是也。无药可医，竟困顿至死。又见一服硫黄者，肤裂如磔，置冰上，痛乃稍减。古诗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岂不信哉！

18. 长城以外，万山环抱，然皆坡陀如冈阜。至王家营迤东，嵌崎秀拔，皴皱皆含画意。盖天开地献，灵气之所钟故也。有罗汉峰，宛似一僧跌坐，头顶胸腹臂肘，历历可数。有磬锤峰，即《水经注》所称武列水侧有孤石云举者也，上丰下锐，屹若削成。

余修《热河志》时，曾蹑梯挽纆至其下，乃无数石卵与碎砂凝结而成，亘古不圯，莫明其故。有双塔峰，亭亭对立，远望如两浮图，拔地涌出。无路可上，或夜闻上有钟磬经呗声，昼亦时有片云往来。乾隆庚戌，命守吏构木为梯，遣人登视。一峰周围一百六步，上有小屋。屋中一几一香炉，中供片石，镌王仙生三字。一峰周围六十二步，上种韭二畦；塍畛方正，如园圃之所筑。是决非人力所到，不谓之仙踪灵迹不得矣。耳目之前，倘恍莫测尚如此，讲学家执其私见，动曰此理之所无，不亦颠乎。（距双塔峰里许有关帝庙，住持僧悟真云：“乾隆壬寅，一夜大雷雨，双塔峰附下一石佛，今尚供庙中。然仅粗石一片，其一面略似佛形而已。此事在庚戌前八年。母乃以此峰尚有灵异，欲引而归诸彼法坎。疑以传疑，并附著之。）

19. 同年^①蔡芳三，言尝与诸友游西山，至深处见有微径。试缘而登，寂无居人，只破屋数间，苔侵草没。视壁上大书一我字，笔力险劲。因入观之，后有字迹，谛审乃二诗。其一曰：溪头散步遇邻家，邀我同尝嫩蕨芽。携手贪论南渡事，不知触折亚枝花。其二曰：酒酣醉卧老松前，露下空山夜悄然。野鹿经年真见熟，也来分我绿苔眠。不著年月姓名，味其词意，似前代遗民。或以为仙笔，非也。又表弟安中宽，昔随木商出古北口，因访友至古尔板苏巴尔汉，（俗称三座塔，即唐之营州、辽之兴中府也。）居停主人云：山家尝捕得一鹿，方缚，就涧边屠割，忽绳寸寸断，蹶然逸去。遥见对山一戴笠人，似举手指画。疑其以术禁制之。是山陡立，古无人踪，或者其仙欤。

〔注〕 ①同年：明清时指同榜登科者。

20. 先师何陋庵先生讳琇，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宦途坎坷，贫病以终。著有樵香小记，多考证经史疑义，今著录四库全书中。为诗颇喜陆放翁。一日，作詠怀诗曰：冷署萧条早

放衙，闲官风味似山家。偶来旧友寻棋局，绝少余钱落画叉^①。浅碧好储消暑酒，嫣红已到殿春花。镜中频看头如雪，爱惜流光倍有加。为余书于扇上。姚安公见之，沉吟曰：何摧抑哀怨乃尔。神志已颓乎。果以是年夏秋间谢世。古云诗谶，理或有之。

〔注〕 ①画叉：张贴画的叉子。苏轼在答秦太虚的信中说，刚到黄州时，生活拮据，便把钱挂在屋梁上，每天用画叉挑来用，以省吃俭用。

21. 赵鹿泉前辈言，吕城，吴吕蒙所筑也。夹河两岸，有二土神祠，其一为唐汾阳王郭子仪，已不可解。其一为袁绍部将颜良，更不省其所自来。土人祈祷，颇为灵应。所属境周十五里，不许置一关帝祠。置则为祸。有一县令不信，值颜祠社会，亲往观之，故令伶人演三国志杂剧。狂风忽起，卷芦棚苫盖至空中，斗掷而下，伶人有死者。所属十五里内，瘟疫大作，人畜死亡，令亦大病几殆。余谓两军相敌，各为其主，此胜彼败，势不并存。此以公义杀人，非以私恨杀人也。其间以智勇之略，败于意外者，其数在天，不得而尤人。以弩下之才，败于胜己者，其过在己，亦不得而尤人。张睢阳厉鬼杀贼^①，以社稷安危，争是一郡，是为君国而然，非为一己而然也。使功成事定之后，殁于战阵者，皆挟以为仇，则古来名将，无不为鬼所殛矣。有是理乎？且颜良受歼已久，越一二千年，曾无灵响，何忽今日而为神？何乎今日而报怨？揆以天理，殆必不然。是盖庙祝师巫，造为诡语，山妖水怪，因民听荧惑而依託之。刘敬叔异苑曰：丹阳县有袁双庙，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诛，便失所在。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即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于是猛暴用息。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其日恒风雨。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邱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鼯身，葛巾，

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为双之神，为是物凭也。余谓来必风雨，其为水怪无疑。然则是事古有之矣。

〔注〕 ①张睢阳即张巡。唐玄宗时，安禄山反叛攻睢阳，张巡在城要被攻陷时，向西而拜，说：臣死当为厉鬼以杀贼。

22. 舅氏张公梦征言，（亦字尚文，讳景说。）沧州吴家庄东一小庵，岁久无僧，恒为往来憩息地。有月作人，每于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谈，颇相投契。渐与赴市沽饮，情益款洽。偶询其乡贯居址，其人愧谢曰：与君交厚，不敢欺。实此庵中老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来往如初。一是复遇，挈鸟铕相授曰：余狎一妇，余弟亦私与狎，是盗嫂也。禁之不止，殴之则余力不敌。愤不可忍，将今夜伺之于路歧，与决生死。闻君善用铕，俟交斗时，乞发以击彼。感且不朽。月明如昼，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诺之，即所指处伏草间。既而私念曰：其弟无礼诚当死，然究所媚之外妇，彼自有夫，非嫂也。骨肉之间，宜善处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兄弟犹如此，吾时与往来，倘有睚眦，虑且及我矣。因乘其纠结不解，发一铕而两杀之。棠棣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家庭交搆，未有不归于两伤者。舅氏恒举此事为子姪戒。盖是人负两狐归，尝目睹也。

23. 司庖杨媪，言其乡某甲，将死，嘱其妇曰：我生无余赀，身后汝母子必冻饿。四世单传，存此幼子，今与汝约，不拘何人，能为我抚孤则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尽则行。嘱讫，闭目不更言，惟呻吟待尽。越半日，乃绝。有某乙闻其有色，遣媒妁请如约。妇虽许婚，以尚足自活不忍行。数月后不能举火，乃成礼。合卺之夜，已灭烛就枕，忽闻窗外叹息声。妇识其声欬，知为故夫之魂，隔窗呜咽，语之曰：君有遗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

于势不得不然。君何以为崇？魂亦呜咽曰：吾自来视儿，非来崇汝。因闻汝啜泣卸妆，念贫故，使汝至于此，心脾悸动，不觉喟然耳。某乙悸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所不视君子如子者，有如日。灵语遂寂。后某乙耽玩艳妻，足不出户，而妇恒惘惘如有失。某乙倍爱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语。七八载后，某乙病死，无子，亦别无亲属，妇据其赀，延师教子，竟得游泮。又为纳妇，生两孙。至妇年四十余，忽梦故夫曰：我自随汝来，未曾离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虽日与彼狎昵而念念不忘我，灯前月下，背人弹泪，我皆见之。故不欲稍露形声，惊尔母子。今彼已转轮，汝寿亦尽，余情未断，当随我同归也。数日果微疾，以梦告其子，不肯服药，徃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于故夫，从其志也。程子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诚千古之正理，然为一身言之耳。此妇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当别论矣。杨媪能举其姓氏里居。以碎璧归赵，究非完美。隐而不书，闵其遇，悲其志，为贤者讳也。又吾乡有再醮故夫之三从表弟者，两家所居，距一牛鸣地^①，嫁后乃以亲串礼回视其姑，三数日必一来问起居，且时有贍助，姑赖以活。歿后，出赀敛葬，岁恒遣人祀其墓。又京师一妇，少寡，虽颇有姿首，而针黹烹饪，皆非所能，乃谋于翁姑，伪称其女，鬻为宦家妾，竟养翁姑终身。是皆堕节之妇，原不足称，然不忘旧恩，亦足励薄俗。君子与人为善，固应不没其寸长。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仅甘心于自弃，非教人补过之道也。

〔注〕 ①牛鸣地：牛叫所能听到的地方，比喻离得不远。

24. 慧灯和尚，言有举子于丰宜门外，租小庵过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秘本^①，于灯下手抄，闻窗外似窸窣有人，试

问为谁？外应曰：身是幽魂，沉滞于此，不闻书声者百余年矣。连日听君讽诵，枵触夙心，思一晤谈，以消郁结。与君气类，幸勿相惊。语讫，揭帘径入。举止温雅，甚有士风。举子惶怖，呼寺僧。僧至，鬼亦不畏。指一椅曰：师且坐，我故识师，师素朴野，无丛林市井气，可共语也。僧及举子，俱蹶蹶不能答。鬼乃探取所录书，才阅数行，遽掷之于地，奄然而灭。

〔注〕 ①鬼谷子有《揣篇》、《摩篇》。

25. 杨雨亭言：莱州深山，有童子牧羊，日恒亡一二，大为主人扑责。留意侦之，乃二大蛇从山罅出，吸之吞食。其巨如瓮，莫敢撓也。童子恨甚，乃谋于其父，设犁刀于山罅，果一蛇裂腹死。惧其偶之报复，不敢复牧于是地，时往潜伺，寂无形迹。意其他徙矣。半载以后，贪是地水草胜他处，乃驱羊往牧。牧未三日，而童子为蛇吞矣。盖潜匿不出，以诱童子之来也。童子之父有心计，阳不搜索，而阴祈营弁藏一砲于深草中，时密往伺察。两月以外，见石上有蜿蜒痕，乃载燧夜伏其帝，蛇果下饮于涧，簌簌有声，遂一发而糜碎焉。还家之后，忽发狂自挝曰：汝计杀我夫，我计杀汝子，适相当也。我已深藏不出，汝又百计以杀我，则我为枉死矣，今必不舍汝。越数日而卒。俚谚有之曰：角力不解，必同仆地。角饮不解，必同沉醉。斯言虽小，可以喻大矣。

26. 孟鹭洲自记巡视台湾事曰：乾隆丁酉，偶与友人扶乩，乩赠余以诗曰：乘槎万里渡沧溟，风雨鱼龙会百灵。海气粘天迷岛屿，潮声簸地走雷霆。鲸波不阻三神岛^①，鲛室争看二使星^②。记取白云飘渺处，有人同望蜀山青。时将有巡视台湾之役，余疑当往。数日，果命下。六月启行，八月至厦门，渡海，驻半载始归。归时风利，一昼夜即登岸。去时飘荡十七日，险阻异常。初

出厦门，即雷雨交作，云雾晦冥。信帆而往，莫知所适。忽腥风触鼻，舟人曰：黑水洋也。其水比海水凹下数十丈，阔数十里，长不知其所极。黝然而深，视如泼墨。舟中摇手戒勿语，云其下即龙宫，为第一险处，度此可无虞矣。至白水洋，遇巨鱼鼓鬣而来，举其首如危峰障日，每一拨刺，浪涌如山，声砰訇如霹雳，移数刻始过尽。计其长，当数百里。舟人云来迎天使，理或然欤？既而飓风四起，舟几覆没。忽有小鸟数十，环绕樯竿。舟人喜跃，称天后来拯。风果顿止，遂得泊澎湖。圣人在上，百神效职，不诬也。遐思所历，一一与诗语相符，非鬼神能前知欤！时先大夫尚在堂，闻余有过海之役，命兄到赤嵌来视余。遂同登望海楼。并未二句亦巧合。益信数皆前定，非人力所能为矣。戊午秋，扈从滦阳，与晓岚宗伯话及。宗伯方草《滦阳续录》，因书其大略付之，或亦足资谈柄耶。（以上皆鹭洲自序。）考唐钟辒作《定命录》，大旨在戒人躁竞，毋涉妄求。此乩仙预告未来，其语皆验，可使人知无关祸福之惊恐，与无心聚散之踪迹。皆非偶然，亦足消趋避之机械矣。

〔注〕 ①三神岛，指蓬莱、方丈、瀛州三岛。

②二使星：指两位使者，典出《后汉书·李郃传》。

27. 高密单作虞，言山东一巨室，无故家中廩自焚，以为偶遗火也。俄怪变数作，阖家大扰。一日，厅事上砰磕有声，所陈设玩器俱碎。主人性素刚劲，厉声叱问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妖魅敢来为祟！吾行诉尔于神矣。梁上朗然应曰：尔好射猎，多杀我子孙，衔尔次骨，至尔家伺隙八年矣。尔祖宗泽厚，福运未艾，中霤神灶君门尉，禁我弗使动，我无如何也。今尔家兄弟外争，妻妾内讧，一门各分朋党，俨若寇仇，败征已见，戾气应之。

诸神不歆尔祀，邪鬼已阍尔室。故我得而甘心焉。尔尚愤愤哉。其声愤厉，家众其闻。主人悚然有思，抚膺太息曰：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德之不修，于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祸不远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释宿憾，各逐私党，翻然一改其所为，犹可以救。今日之事，当自我始，尔等听我，祖宗之灵，子孙之福也。如不听我，我披发入山矣。反复开陈，引咎自责，泪涔涔渍衣袂。众心感动，并伏几哀号，立逐离间奴婢十余人。凡彼此相轧之事，并一时顿改。执豕于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后，怀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谢罪。闻梁上顿足曰：我复仇而自漏言，我之过也夫。叹讫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间事。

28. 侍姬明珥，粗知文义，亦能以常言成韵语。尝夏夜月明，窗外夹竹桃盛开，影落枕上。因作花影诗，曰：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透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意颇自喜。次年，竟病没。其婢玉台，侍余二年余，年甫十八，亦相继天逝。两处空花，遂成诗讖。气机所动，作者殊不自知也。

29. 一庖人随余数年矣，今年扈从溧阳，忽无故束装去，借住于附近巷中，盖挟余无人烹饪，故居奇以索高价也。同人皆为不平，余亦不能无愤恚。既而忽忆武强刘景南官中书时，极贫窘。一家奴偃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诗曰：饥寒迫汝各谋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见地，临阶惟叹两三声。忠厚之言，溢于言表。再三吟诵，觉褊急之气都消。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

滦阳续录二

30. 一馆吏议叙^①得经历，需次^②会城，久不得差遣，困顿殊甚。上官有怜之者，权令署典史。乃大作威福，复以气焰轹同僚，缘是以他事落职。邵二云学士偶话及此，因言其乡有人方夜读，闻窗棂有声，谛视之，纸裂一罅，有两小手擘之，大才如瓜子。即有一小人跃而入，彩衣红履，头作双髻，眉目如画，高仅二寸余。掣案头笔举而旋舞，往来腾踏于砚上，拖带墨沈，书卷俱污。此人初甚错愕，坐观良久，觉似无他技，乃举手扑之，噉然就执。蹉跎掌握之中，音呦呦如虫鸟，似言乞命。此人恨甚，径于灯上烧杀之，满室作枯柳木气，迄无他变。炼形甫成，毫无幻术，而肆然侮人以取祸，其此吏之类欤！此不知实有其事，抑二云所戏造，然闻之亦足以戒也。

〔注〕 ① 议叙：清制于考察官吏之后，对成绩优良者或加级、或记录，以示奖励。

② 需次：候补官员递次以进，故称候补为需次。

31. 昌吉守备刘德，言昔征回部^①时，因有急檄，取珠尔土斯路驰往。阴晦失道，十余骑皆迷。裹粮垂尽，又无水泉，姑坐树根，冀天晴辨南北。见崖下有人马骨数，虽风雪剥蚀，衣械并朽，察其形别，似是我兵。因对之慨叹曰：再两日不晴，与君辈在此为侣矣。顷之，旋风起林外，忽来忽去，似若相招。试纵马

随之，风即前导，试暂憩息，风亦不行，晓然知为斯骨这灵。随之返行三四十里，又度岭两重，始得旧路，风亦歔然息矣。众哭拜之而去。嗟呼！生既捐躯，魂犹报国，精灵长在，而名氏翳如，是亦可悲也已。

〔注〕 ①回部：天山南路，清初为回教人所居。

32. 谓无神仙，或云遇之；谓有神仙，又不恒遇。刘向葛洪陶弘景^①以来，记神仙之书，不啻百家。所记神仙之名姓，不啻千人，然后世皆不复言及。后世所遇，又自有后世之神仙。岂保固精气，虽得久延，而究亦终归迁化耶。又神仙清静，方士幻化，本各自一途。诸书所记，凡幻化者皆曰神仙，殊为无别。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尝告先母张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约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果为粮，掬泉而饮，日夜击木鱼诵经，从未一至人家。有就其庵与语者，不甚酬答，馈遗亦不受。王媪之侄傭于外。一夕，归省母，过其庵前。道人大骇曰：“夜深虎出，尔安得行。须我送尔往。乃琅琅击木鱼前导。未半里果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别亦自去。后忽失所在，此或似仙欤。从叔梅庵公言，尝见有人使童子登三层明楼上，（北方以覆瓦者为暗楼，上层作雉堞形，以备卸寇者为明楼。）以手招之，翩然而下，一无所损。又以铜盂投溪中，呼之，徐徐自浮出。此皆方士禁制之术，非神仙也。

〔注〕 ①刘向：汉代宗室，撰《列仙传》二卷；葛洪：晋代人，撰《神仙传》十卷；陶弘景：南朝梁代人，撰《真诰》二十卷。

33. 舅氏张公健亭，言砖河农家，牧数牛于野，忽一时皆暴死。有道士过之，曰：此非真死，为妖鬼所摄耳，急灌以吾药，使藏府勿坏，吾为尔劾治，召其魂。因延至家，禹步^①作法，约

半刻，牛果皆蹶然起。留之饭，不顾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先以毒草置草中，后以药解之耳。不肯受谢，示不图财，为再来荧惑地也。吾在山东，见此人行此术矣。此语一传，道士遂不复至。是方士之中，又有真伪，何槩曰神仙哉。

〔注〕 ①禹步：道士施法术时的一种步伐。

34. 李南涧言其邻县一生，故家子也。少年挑达，颇渔猎男色。一日，自亲串家饮归，距城稍远，云阴路黑，度不及入，微雪又簌簌下。方踌躇间，见十许步外有灯光，遣仆往视。则茅屋数间，四无居人，屋中惟一童一姬。问有棲止处否？姬曰：“子久出外，惟一孙与我住此，尚有空屋两间，不嫌湫隘，可权宿也。遂呼童系二马树上，而邀生入座。姬言老病须早睡，嘱童应客。童年约十四五，衣履破敝，而眉目极姣好，试挑与言，自吹火煮茗不甚答。渐与谐笑，微似解意。忽乘间悄语曰：此地密迩祖母房，雪晴当亲至公家乞赏也。生大喜慰，解绣囊玉玦赠之，亦差涩而受。软语长久，乃掩门持灯去。生与仆倚壁倦憩，不觉昏睡。比醒则屋已不见，乃坐人家墓柏下，狐裘貂冠，衣袴鞞鞬，俱已褫无寸缕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马亦不知所在。幸仆衣未褫，乃脱其敝裘蔽上体，蹙蹙而归。诡言遇盗。俄二马识路自归，已尽剪其尾鬣。衣冠则得于溷中，并狼籍污秽。灼然非盗，无可置词，仆始具泄其情状，乃知轻薄招侮，为狐所戏也。

35. 戊子昌吉之乱^①，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屯官醉后，逼诸流妇使唱歌，遂顷刻激变，戕杀屯官，劫军装库，据其城。十六日晓，报至乌鲁木齐，大学士温公促聚兵。时班兵散在诸屯，城中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战劲卒，视贼蔑如也。温公率之即行，至红山口，守

备刘德叩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驰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劳。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余人所能办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玛纳斯河虽稍阔，然处处策马可渡，无险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线路耳。贼得城必不株守，其势当即来。公莫如驻兵于此，借陡崖遮蔽，贼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险下击，是反攻为守，反劳为逸，贼可破也。温公从之。及贼将至，德左执红旗，右执利刃，令于众曰：望其尘气，虽不过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斗，亦不易当。幸所乘皆屯马，未经战阵，受创必反走。尔等各擎枪屈一膝跪，但伏而击马，马逸则人乱矣。又令曰：望影鸣枪，则枪不及贼，火药先尽，贼至反无可可用。尔等视我旗动，乃许鸣枪。敢先鸣者，手刃之。俄而贼众枪争发，砰訇动地。德曰：此皆虚发，无能为也。迨铅丸击前队一人伤，德曰：彼枪及我，我枪必及彼矣。举旗一挥，众枪齐发。贼马果皆横逸，自相冲击，我兵噪而乘之，贼遂歼焉。温公叹曰：刘德状貌如村翁，而临阵镇定乃尔，参将都司，徒善应对趋跽耳。故是役以德为首功。然捷报不能缕述曲折，今详著之，庶不淹没焉。

〔注〕 ①事件发生于乾隆三十二年（戊子似丁亥之误）。昌吉，县名，在新疆。

36. 由乌鲁木齐至昌吉，南界天山，无路可上。北界苇湖，连天无际。淤泥深丈许，入者辄灭顶。贼之败也。不西还据昌吉，而南北横奔，悉入绝地，以为惶遽迷瞀也。后执俘讯之，皆曰惊溃之时，本欲西走，忽见关帝立马云中，断其归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神之威灵，乃及于二万里外。国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于二万里外。猾锋螭斧，潢池盗弄^①何为哉！

〔注〕 ①《汉书·龚遂传》：“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潢

池借指皇室，后以“潢池弄兵”为造反的讳称。

37. 昌吉未乱以前，通判赫尔喜奉檄调至乌鲁木齐，核检仓库。及闻城陷，愤不欲生，请示温公曰：屯官激变，其反未必本心，愿单骑迎贼于中途，谕以利害，如其缚献渠魁，可勿劳征讨。旭其梟獍成群，不肯反正，则必手刃其帅，不与俱生。温公阻之，不可，竟橐鞬驰去，直入贼中，以大义再三开导。贼皆曰公是好官，此无与公事。事已至此，势不可回，遂拥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济，乃掣刀奋力杀数贼，格斗而死。当时公论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属，流人非其所治，无所谓纵也。衅起一时，非预谋不轨，无所谓失察也。奉调他出，身不在属，无所谓守御不坚，与弃城逃遁也。所劫者军装库，营弁所掌，无所谓疏防也。于理于法，皆可以无死，而终执与城共存亡之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虽为常山睢阳^①可矣。故于其柩归，罔不哭奠，而于屯官之残骸归，（屯官为贼以铁劓，自踵寸寸劓至顶，乱定后，始掇拾之。）无焚一陌纸钱者。

〔注〕

①常山，指唐人颜杲卿。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乱，他任假常山太守，与从弟颜真卿起兵断安禄山后路。次年常山被史思明攻破，他被杀。睢阳指张巡。

38. 朱青雷言曾见一长卷，字大如杯，怪伟极似张二水^①。首题纪梦十首，而蠹蚀破烂，惟二首尚完整可读。其一曰：梦到蓬莱顶，琼楼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涌海中间。遥望仙官立，翻输野老闲。云帆三十丈，高挂径西还。其二曰：郁郁长生树，层层太古苔。空山未开凿，元气尚胚胎。灵境在何处，梦游今几回。最怜鱼鸟意，相见不惊猜。年月姓名，皆已损失，不知谁作也。尝为李玉典书扇，并附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託之古人。然青雷诗格，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调，与二诗笔意不近。或又曰诗字皆

似张东海。^②东海集余昔曾见，不记有此二诗否，待更考之。（青雷跋谓前诗后四句，未经人道，然昌黎诗，我能层曲自世间，安能从汝求神仙，即是此意。特袭取无痕耳。）

〔注〕 ①明代人张瑞图，号二水，工书画。

②张东海：明代人，善诗文，工草书。

39. 回部有富室子，形状臃肿，步履蹒跚，又不修边幅，垢腻恒满面。然好游狭斜，遇妇女必注视。一日独行，遇幼妇，随员绝佳时新雨泥泞，遽前调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扶持否？幼妇正色曰：尔勿愤愤，我是狐女，平生惟拜月修形，从不作媚人采补事。尔自顾何物，乃敢作是言，行且祸尔。遂掬沙屑洒其面。惊而却步，忽堕沟中，努力踊出，幼妇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恒惴惴，虑其为祟，亦竟无患。数日后，友人邀饮。有新出小妓，侑酒。谛视，即前幼妇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强试问之曰：某日雨后，曾往东村乎？妓漫应曰：姊是日往东村视阿姨，吾未往也。姊与吾貌相似，公当相见耶。语殊恍惚，竟莫决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托故逃席去。去后，妓述其事曰：实憎其丑态，且惧行强暴，姑诳以伪词，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于麦场积柴后，不虞其以为真也。席中莫不绝倒。一客曰：既入青楼，焉能择客？彼故能千金买笑者也。盍挈尔诣彼乎。遂偕之同往。具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释。（妓姊妹，即所谓大杨二杨者，当时名士多作杨柳枝词，皆借寓其姓也。）妓复谢以小时固识君，昨喜见怜，故答以戏谑，何期反致唐突，深为歉仄。敢抱衾枕以自赎。吐词娴雅，恣态横生，遂大为所惑，留连数夕。召其夫至，计月给夜合之资。狎昵经年，竟殒於消渴。先足晴湖曰：狐而人，则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则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行且祸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于妓，仍谓之死于狐可也。

40. 郭大椿、郭双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屡侮其兄，且诣县讼之。归憩一寺，见缙袍满座，梵呗竞作。主人虽吉服而容色惨沮。宣疏通诚之时，泪随声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为叩佛祈福也。三槐痴立良久。忽发颠狂，顿足捶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语，反复不已。掖至家，不寝不食，仍顿足捶胸，诵此一语。两三日不止。大椿双桂故别住，闻信俱来，持其手哭曰：弟何至是？三槐又痴立良久，突抱两兄曰：兄故如是耶。长号数声，一踊而绝。咸曰神殛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圣贤所谓改过，释氏所谓忏悔也。苟充是志，虽田荆、姜被^①均所能为。神方许之，安得殛之。其一恸立殒，直由感动于中，天良激发，自觉不可立于世，故一瞑不视，戢影黄泉。岂神之褫其魄哉。惜知过而不知补过，气质用事，一往莫收。无学问以济之，无明师益友以导之，无贤妻子以辅之，遂不能恶始美终，以图晚盖，是则其不幸焉耳。昔田氏姊买一小婢，倡家女也。闻人谓邻妇淫乱，瞿然惊曰：是不可为耶。吾以为当如是也。后嫁为农家妻，终身贞洁。然则三槐悖理，正坐不知，故子弟当先使知礼。

〔注〕 ①田荆：《续齐谐记》载，田真兄弟三人分家，议定堂前一棵紫荆树剖开三份均分。第二天去伐树时，树已枯死。兄弟三人受了感动，决定不分家，树又枝叶繁茂起来。姜被：《后汉书·姜肱传》载，姜肱兄弟三人极相友爱，常共被而眠。

41. 朝鲜使臣郑思贤，以棋子两奁赠予。皆天然圆润，不似人工。云黑者海滩碎石，年久为潮水冲击成；白者为小车渠^①壳，亦海水所磨莹，皆非难得。惟检寻其厚薄均，轮郭正，色泽匀者，日积月累，比较抽换，非一朝一夕之力耳。置之书斋，颇为雅玩。后为范大司农取去。司农歿后，家计萧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注〕 ①车渠：海中大贝，大者长二、三尺。

42. 海中三岛十洲^①，昆仑五城十二楼，词赋家沿用之矣。朝鲜、琉球、日本诸国，皆能读华书。日本余见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疆界袤延数千里，无所谓仙山灵境也。朝鲜、琉球之贡使，则余尝数数与谈，以是询之，皆曰东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国土凡数十，大小岛屿不知几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樯万里，商舶往来，均不闻有是说。惟琉球之落漈^②，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漈之舟，偶值潮平之岁，时或得还，亦不闻有白银宫阙^③，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则三岛十洲，岂非纯构虚词乎！《尔雅》，《史记》，皆称河出昆仑。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阗，一出葱岭。或曰葱岭其正源，和阗之水入之。或曰和阗其正源，葱岭之水入之。双流既合，亦莫辨谁主谁宾。然葱岭、和阗，则皆在今版图内，开屯列戍四十余年，即深岩穷谷，亦通耕牧。不论两山之水，孰为正源，两山之中，必有一昆仑确矣。而所谓瑶池^④、悬圃、珠树、芝田，概乎未见，亦概乎未闻。然则五城十二楼，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灵鹫山在今拔达克善，诸佛菩萨，骨塔具存，题记梵书，一一与经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余间，即所谓大雷音寺，回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剿波罗泥都、霍集占^⑤曾至其他，所见不过如斯。种种庄严，似亦藻绘之词矣。相传回部祖国，以铜为城。近西之回部云，铜城在其东万里。近东之回部云，铜城在其西万里。彼此遥拜，迄无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怀仁《坤舆图说》所记五大人洲，珍奇灵怪，均此类焉耳。周编修书昌则曰：有佛缘者，然后能见佛界；有仙骨者，然后能见仙境。未可以寻常耳目，断其有无。曾见一道士游昆仑归，所言与旧记不殊也。是则余不知之矣。

- 〔注〕 ①三岛十洲：传说中皆仙人所居之地。三岛，即蓬莱、方丈、瀛洲。十洲，即祖洲、瀛洲、炎洲，悬（一作玄）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见东方朔《十洲记》。
- ②落漈：海水低陷处，指澎湖一带海水渐低。
- ③《史记·封禅书》中说，三神山上以金银为宫阙。
- ④瑶池：传说昆仑山上的地名。悬圃，即玄圃，传说为仙境；珠树：仙格；芝田：传说仙人种芝草处。
- ⑤波罗泥都、霍集占：回部二酋名，清乾隆时叛，清廷命兆惠讨平之。

43. 蔡季实殿撰有一仆，京师长随^①也。狡黠善应对，季实颇喜之。忽一日，二幼子并暴卒，其妻亦自缢于家。莫测其故，姑敛之而已。其家有老姬私语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杀其夫，而后携子以嫁。阴市砒制饼饵，待其夫归。不虞二子窃食，竟并死。妇悔恨莫解，亦遂并死。然姬昏夜之中，窗外窃听，仅粗闻秘谋之语，未辨所遇者为谁，亦无从究诘矣。其仆旋亦发病死。死后，其同侪窃议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计欺主人。他事毋论，即如昨日四鼓诣圆明园侍班，彼故纵驾车骤逸。御者追之复不返，更漏已促，叩门借车必不及。急使雇倩，则曰风雨将来，非五千钱人不往。主人无计，竟委曲从之。不太甚乎？奇祸或以是耶？季实闻之，曰：是死晚矣。吾误以为解事人也。杨槐亭前辈，言其乡有宦成归里者，闭门颐养，不预外事，亦颇得林下之乐，惟以无嗣为忧。晚得一子，珍惜殊甚，患痘甚危。闻劳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往叩之。道士辄然曰：贤郎尚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便死。果遇良医而愈。后其子冶游骄纵，竟破其家，流离寄食，若敖之鬼遂馁。乡党论之曰：此翁无咎无誉，未应遽有此儿。惟萧然寒士，作令不过十年，而官囊逾数万，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

〔注〕 ①长随：随从官吏帮办文书等事务的仆役。

44. 槐亭又言有学茅山法者，劾治鬼魅，多有奇验。有一家为狐所崇，请往驱除，整束法器，尅日将行。有素识老翁诣之曰：我夕与狐友，狐事急，乞我一言。狐非获罪于先生，先生亦非有憾于狐也。不过得其贄币，故为料理耳。狐闻事定之后，彼许馈廿四金，今愿十倍其数，纳于先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人故贪悭，当即受之。次日，谢遣请者曰：吾法能治凡狐耳。昨召将检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后，竟殊自喜。因念狐既多金，可以术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胁以雷斧火狱，俾纳贿焉。征索既频，狐不胜扰，乃共计盗其符印。遂为狐所凭附，颠狂号叫，自投于河。群狐乃摄其金去，铢两不存。人以为如费长房、明崇俨^①也。后其徒阴泄之，乃知其致败之故。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驱除妖厉，此其权与官吏侔矣。受贿纵奸，已为不可，又多方以盈其谿壑。天道神明，岂逃鉴察？微群狐杀之，雷霆之诛，当亦终不免也。

〔注〕 ①费长房：《后汉书·方术传》载，费长房得仙人所授一符，能驱策百鬼。后来丢了符，他被鬼杀死。明崇俨：唐代人，跟人学得招鬼术，后卧堂中，夜被刺死，有人认为是被鬼杀了。

45. 天高地远，鬼神茫昧，似与人无预，而有时其应如响，殚人之智力，不能与争。沧州上河涯，有某甲女，许字某乙子。两家皆小康。婚期在一二年内矣。有星士过某甲家，阻雨留宿，以女命使推。星士沉思良久曰：未携算书，此命不能推也。觉有异，穷诘之。始曰据此八字，侧室命也。君家似不应至此。且闻嫁已有期，而干支无刑克，断不再醮，此所以愈疑也。有黠者闻此事，欲借以牟利，说某甲曰：君家贄几何？如以嫁女必多费，

益不支矣。命既如是，不知先诡言女病，次诡言女死，市空棺速葬，而夜携女走京师，改名姓，鬻为贵家妾，则多金可坐致矣。某甲从之，会有达官嫁女，求美媵，以二百金买之。越月余，泛舟送女南行，至天妃闸^①，阖门俱葬鱼腹。独某甲女，遇救得生。以少女无敢收养，闻于所司。所司问其由来。女在是家未久，仅知主人之姓，而不能举其爵里。惟父母姓名居址，言之凿凿，乃移牒至沧州，其事遂败。时某乙子，已与表妹结婚，无改盟理。闻某甲之得多金也。愤恚欲讼。某甲窘迫，愿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妹家闻之，又欲讼，纷纭轳轳，势且成大狱。两家故旧戚众为调和，使某甲出赀往迎女，而为某乙子之侧室，其难乃平。女还家后，某乙子已亲迎。某乙以牛车载女至家，见其姑苦辩非己意。姑曰：既非尔意，鬻尔时何不言有夫。女无词以应。引使拜嫡。女稍趑趄，姑曰尔卖为媵时，亦不拜耶？又无词以应，遂拜如礼。姑终身以奴畜之。此雍正末年事。先祖母张太夫人，时避暑水明楼，知之最悉。尝语侍婢曰：其父不过欲多金，其女不过欲富贵，故生是谋耳。乌知非徒无益，反失所本有哉。汝辈视此，可消诸妄念矣。

〔注〕 ①天妃闸：在江苏淮阴县西。

46. 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婢曰文鸾，最怜爱之。会余寄书觅侍女，叔母于诸侄中最喜余，拟以文鸾赠。私问文鸾，亦殊不拒。叔母为制衣裳簪珥，已戒日脂车。有妒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文鸾竟郁郁发病死。余不知也。数年后稍稍闻之，亦如雁过长空，影沉秋水矣。今岁五月，将扈从启行，摒挡小倦，坐而假寐。忽梦一女翩然来，初不相识，惊问为谁。凝立无语。余亦遽醒。莫喻其故也。及家人会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妇，余

甥女也。幼在外家，与文鸾嬉戏，又稔知其赍恨事，瞿然曰：其文鸾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体，与梦中所见合。是耶非耶，何二十年来，久置度外，忽无因而入梦也。询其葬处，拟将来为树片石。皆曰丘陇已平，久埋沉于荒榛蔓草，不可识矣。姑录于此，以慰黄泉。忆乾隆辛卯九月，余题秋海棠诗，曰：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红一怅然。宛似为斯人咏也。

47.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孙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鹊亭记曰：鹊巢鸠居，谓鹊巧而鸠拙也。小园之鹊，乃十百其侣，惟林是栖。窥其意非故厌乎巢居，亦非畏鸠夺之也。盖其性拙，视鸠为甚，殆不善于为巢者。故雨雪霜霰，毛羽褰褊，而朝阳一晞，乃复群噪于木梢，其音怡然，似不以露栖为苦。且飞不高翥，去不远飏，惟饮啄于园之左右，或时入主人之堂。值主人食，弃其余，便就而置其喙。主人之客来，亦不惊起。若视客与主人，皆无机心者然。辛丑初冬，作一亭于堂之北，冻林四合，鹊环而栖之，因名曰拙鹊亭。夫鸠拙宜也，鹊何拙？然不拙不足为吾园之鹊也。案此记借鹊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虚构。是亦异闻也。先生之弟仓场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为校仇，因掇而录之。以资谈柄。

48. 疡医殷赞庵，自深州病家归，主人遣杨姓仆送之。杨素暴戾，众名之曰横虎，沿途寻衅，无一日不与人竞也。一日，昏夜至一村，旅舍皆满，乃投一寺。僧曰：惟佛殿后空屋三楹，然有物为祟，不敢欺也。杨怒曰：何物敢祟杨横虎。正欲寻之耳！促僧扫榻，共赞庵寝。赞庵心怯，近壁眠，横虎卧于外，明烛以待。人定后，果有声呜呜自外入，乃一丽妇也，渐逼近榻。杨突

起拥抱之。即与接唇狎戏。妇忽现缢鬼形，恶状可畏，赞庵战栗，齿相击。杨徐笑曰：汝貌虽可憎，下体当不异人，且一行乐耳。左手揽其背，右手遽褪其袴，将按置榻上，鬼大号逃去。杨追呼之，竟不返矣。遂安寝至晓。临行，语寺僧曰：此屋大有佳处，吾某日还，当再宿。勿留他客也。赞庵尝以语沧州王友三曰：世乃有逼奸缢鬼者，横虎之名，定非虚得。

49. 科场为国家取人材，非为试官取门生也。后以诸房额数有定，而分卷之美恶则无定，于是有拨房^①之例。雍正癸丑会试，杨丈农先房，（杨丈讳椿，先姚安公之同年。）拨入者十之七，杨丈不以介意，曰：诸卷实胜我房卷，不敢心存畛域，使黑白制置也。（此闻之座师介野园先生，先生即拨入杨丈房者也。）乾隆壬戌会试，诸襄七前辈不受拨，一房仅中七卷，总裁亦听之。闻静儒前辈，本房第一，为第二十名。王铭锡竟无魁选。任钧台前辈，乃一房两魁，戊辰会试，朱石君前辈，为汤药罔前辈之房首，实从金雨叔前辈房拨入。是雨叔亦一房两魁矣。当时均为有异词，所刻同门卷，余皆尝亲见也。庚辰会试，钱箴石前辈，以蓝笔画牡丹，遍赠同事，遂递相题咏。时顾晴沙员外拨出卷最多，朱石君拨入卷最多。余题晴沙画曰：深浇春水细培沙，养出人间富贵花。好似艳阳三四月，余香风送到邻家。边秋崖前辈和余韵曰：一番好雨净尘沙，春色全归上苑花。此是沉香亭畔种，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题石君画曰：乞得仙园花几茎，嫣红姹紫不知名。何须问是谁家种，到手相看便有情。石君自和之曰：春风春雨剩枯茎，倾国何曾一问名。心似维摩老居士，天花来去不关情。张镜壑前辈继和曰：墨捣青泥砚漉沙，浓蓝写出洛阳花。云何不著胭脂染，拟把因缘问画家。黛为花片翠为茎，欧谱知居第几名。却怪玉盘承露冷，香

山居士太关情。盖皆多年密友，脱略形骸，互以虐谑为笑乐，初无成见于其闻也。蒋文恪公，时为总裁，见之曰：诸君子跌宕风流，自是佳话，然古人嫌隙，多起于俳谐。不如并此无之，更全交之道耳。皆深佩其言。盖老成之所见远矣。录之以志少年绮语之过，后来英俊，慎勿效焉。

〔注〕 ①拨房：清时科场各房考官初取或复取的试卷，送他房复评。

50. 科场填榜完时，必卷而横置于案。总裁主考，具朝服九拜，然后捧出。堂吏谓之拜榜。此误也，以公事论，一榜皆举子，试官何以拜举子？以私谊论，一榜皆门生，座主何以拜门生哉？或证以周礼拜受民数之文^①殊为附会。盖放榜之日，当即以题名录^②进呈。录不能先写，必拆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后付以填榜之纸务，写录一名。今纸务犹谓之录条，以此故也。必拜而送之。犹拜摺之礼也。榜不放，录不出，录不成，榜不放，故录与榜必并陈于案，始拜。榜大录小，灯光晃耀之下，人见榜而不见录，故误认为拜榜也。厥后，或缮录未完，天已将晓，或试官急于复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时不陈录于案者，久而视为固然。堂吏或因可无录而拜，遂竟不陈录。又因录既不陈，可暂缓而追送，遂至写榜竣后，无录可陈，而拜遂潜移于榜矣。尝以问先师阿文勤公，公述李文贞公之言如此。文贞即公己丑座主也。

〔注〕 ①《周礼·秋官》：“孟冬祀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

②题名录：又名登科录，科举中登第人员的记录。

51. 翰林院堂，不启中门，云启则掌院不利。癸巳，开四库全书馆，质郡王临视，司事者启之。俄而掌院刘文正公、觉罗奉公相继逝。又门前沙堤中，有土凝结成丸。傥或误碎，必损翰林。癸未，雨水冲激露其一，为儿童掷裂。吴云岩前辈旋歿。又原心

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设坐。坐则有刑尅。陆耳山时为学士，毅然不信，竟丁外艰。至左角门，久闭不后，后则司事者有谴谪。无人敢试，不知果验否也。其余部院，亦各有禁忌。如礼部甬道屏门，旧不加搭渡。（搭渡以夹木二方，夹于门限坡陀如桥状，使堂官乘车者，可从中入，以免于旁绕。）钱箴石前辈不听，旋有天坛灯杆之事者。亦往往有应，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详其理安在耳。

52. 相传翰林院宝善亭，有狐女曰二姑娘，然未睹其形迹。惟诸筠心学士斋宿^①时，梦一丽人携之行，逾越墙壁，如踏云雾，至城根高丽馆，遇一老叟，惊曰：此褚学士，二姑娘何造次乃耳，速送之归。遂霍然醒。筠心在清秘堂，曾自言之。

〔注〕 ①斋宿：谓隔夜就斋戒，表示虔诚。

53. 神奸机巧，有时败也，多财恣横，亦有时败也。以神奸用其财，以多财济其奸，斯莫可究诘矣。景州李露园，言燕齐间有富室失偶，见里人新妇而艳之。阴遣一媼，税屋与邻，百计游说，厚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归，约勿使其子知。又别遣一媼与妇家素往来者，以厚赂游说其父母，伪送妇还。舅姑亦伪作悔意，留之饭，已呼妇入室矣。俄彼此语相侵，仍互诟逐妇归。亦不使妇知。于是买休卖休，与母家同谋之事，俱无迹可寻矣。既而二媼诈为媒，与两家议婚，富室以憚其不孝辞，妇家又以贫富非偶辞。于是谋取之计，亦无迹可寻矣。迟之又久，复有亲友为作合，仍委禽焉。其夫虽贫，然故士族，以迫于父母，于罪弃妇，已怏怏成疾，犹冀破镜再合。闻嫁有期，遂愤郁死，死而其魂为厉于富室。合卺之夕，灯下见形挠乱，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数夜。改卜其昼，妇又恚曰：岂有故夫在旁，而与新夫如是者。又岂有三日新妇，而白日闭门如是者。大泣不从。无如之何，乃延术士

劾治。术士登坛焚符，指挥叱咤，似有所睹，遽起谢去。曰：吾能驱邪魅，不能驱冤魂也。延僧礼忏亦无验。忽忆其人素颇孝，故出妇不敢阻，乃再赂妇之舅姑，使谕遣其子。舅如虽痛子，然利其金，姑共来怒詈。鬼泣曰：父母见逐，无复住理，且讼诸地下耳。从此遂绝。不半载富室竟死。殆讼得直欤？富室是举，使邓思贤^①不能讼，使包龙图不能察。且恃其钱神至能驱鬼，心计可谓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之业镜^②。闻所费不下数千金，为欢无几，反以殒生，虽谓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注〕 ①《邓思贤》：书名，讲述诉讼之法。

54. 京师有张相公庙，其缘起无考，亦不知张相公为谁。土人或以为河神。然河神宜在沽水灤县^①间，京师非所治也。又密云亦有张相公庙，是实山区，并非水国，不去河更远乎？委巷之谈，殊未足征信。余谓唐张守珪、张仲武^②，皆曾镇平卢。考高适燕歌行序，是诗实为守珪作。一则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再则曰君不见边庭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③。于守珪大有微词。仲武则摧破奚寇，有捍御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尚载文苑英华。以理推之，或土人立庙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篋无书可检，俟扈从回銮后，当更考之。

〔注〕 ①白河，古名沽水。灤县，在今北京通县南。

②张仲武：唐代人，会昌年间任卢龙节度使。

③李将军：战国赵名将李牧。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

滦阳续录三

55. 轮回之说，凿然有之。恒兰台之叔父，生数岁，即自言前身为城西万寿寺僧。从未一至其地，取笔粗画其殿廊门径、庄严陈设、花树行列往验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真轮回也。朱子所谓轮回虽有，乃是生气未尽。偶然与生气凑合者，亦实有之。余崔庄佃户商龙之子，甫死，即生于邻家。未弥月，能言。元旦，父母偶出，独此儿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门，云贺新岁，儿识其语音，遽应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门未锁，请入室小憩，可也。闻者骇笑。然不久夭逝。朱子所云，殆指此类矣。天下之理无穷，天下之事亦无穷，未可据其所见，执一端论之。

56. 德州李秋厓，言尝与数友赴济南秋试，宿旅舍中。屋颇敝陋，而旁一院屋二楹稍整洁，乃锁闭之。怪主人不以留客，将待富贵者居耶？主人曰：是屋有魅，不知其狐与鬼，久无人居，故稍洁，非敢择客也。一友强使开之，展襁被独卧。临睡，大言曰：是男魅耶，吾与尔角力，是女魅耶，尔与吾荐枕。勿瑟缩不出也。闭户灭烛，殊无他异。人定后，闻窗外小语曰：荐枕者来矣。方欲起视，突一巨物压身上。重若磐石，几不可胜。扞之。长毛鬚鬚，喘如牛吼。此友素多力，因抱持搏击。此物亦多力，牵拽起仆，滚室中几遍。诸友闻声往视，门闭不得入，但听其砰

旬而已。约二三刻许，魅要害中拳，噉然遁。此友开户出，见众人环立，指天画地，说顷时状，意殊自得也。时甫交三鼓，仍各归寝。此友将睡未睡，闻窗外又小语曰：荐枕者真来矣。顷欲相就，家兄急欲先角力。因尔唐突。今渠已愧沮不敢出，妾敬来寻盟也。语讫，已至榻前。探手抚其面，指纤如春笋，滑泽如玉脂，香粉气馥馥袭人。心知其意不良，爱其柔媚，且共寝以观其变。遂引之入衾，备极缱绻。至欢畅极时，忽觉此女腹中气一吸，即心神恍惚，百脉沸涌，昏昏然竟不知人。比晓，门不启，呼之不应，急与主人破窗入，嚔水喷之，乃醒，已僵然如病夫。送归其家，医药半载，乃杖而行。自此豪气都尽，无复轩昂意兴矣。力能胜强暴，而不能不败于妖冶。欧阳公曰祸患常生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不然哉。

57. 余家水明楼，与外祖张氏家度帆楼，皆俯临卫河。一日，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楼下，先祖母与先母，姑侄也，适同归宁。闻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楼自窗隙窥视。见三人跪岸上，若陈诉者。俄见真人若持笔判断者。度必邪魅事，遣仆侦之。仆还报曰：对岸即青县境，青县有三村妇，因拾麦，俱僵于野。以为中暑，舁之归。乃口俱喃喃作谵语。至今不死不生，知为邪魅。闻天师舟至，并来陈诉。天师亦莫省何怪，为书一符，钤印其上，使持归，焚于拾麦处，云姑召神将勘之。数日后，喧传三妇为鬼所劫，天师劾治得复生。久之，乃得其详曰：三妇魂为众鬼摄去，拥至空林，欲迭为无礼。一妇俛首先受污。一妇初撑拒，鬼揶揄曰：某日某地，汝与某幽会秫丛内，我辈环视嬉笑，汝不知耳，遽诈为贞妇耶？妇猝为所中，无可置辩，亦受污。十余鬼以次媒褻，狼藉困顿，殆不可支。次牵拽一妇，妇怒詈曰：我未曾作无耻事，

为汝辈所挟，妖鬼何敢尔。举手批其颊，其鬼奔仆数步外。众鬼亦皆辟易，相顾曰：是有正气不可近，误取之矣。乃共拥二妇入深林，而弃此妇于田塍。遥语曰：勿相怨，稍迟遣阿姥送汝归。正徬徨寻路，忽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即闻呼号乞命声，顷刻而寂。神携二妇出曰：鬼尽诛矣，汝等随我返。恍惚如梦，已回生矣。往询二妇，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叹息而已。其一度此妇必泄其语，数日，移家去。余尝疑妇烈如是，鬼安敢摄。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妇，未遘患难，无从见其烈也。迨观两妇之贱辱，义愤一激，烈心陡发刚直之气，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误触而终不敢干也。夫何疑焉。

58. 刘书台言其乡有导引求仙者，坐而运气，致手足拘挛，然行之不辍。有闻其说而悦之者，礼为师，日从受法，久之亦手足拘挛。妻孥患其闲废至郁结，乃各制一椅，恒舁于一室，使对谈丹诀。二人促膝共语，寒暑无间，恒以为神仙奥妙，天下惟尔知我知，无第三人能解也。人或窃笑之。二人闻之，太息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①不知春秋。信哉是言。神仙岂以形骸论乎？至死不悔，犹嘱子孙秘藏其书，待五百年后有缘者。或曰是有道之士，託废疾以自晦也。余于杂书稍涉猎，独未一阅丹经。然欤否欤，非门外人所知矣。

〔注〕 ① 出自《庄子·逍遥游》。朝菌，朝生暮死的菌。晦，阳历每月最后一天；朔，阴历每月第一天。蟪蛄，蝉。它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59. 安公介然，言束州有贫而鬻妻者。已受币，而其妻逃。鬻者将讼。其人曰：卖休买休，厥罪均，币且归官，君何利焉。今以妹偿，是君失一再婚妇，而得一室女也。君何不利焉，鬻者从之。或曰妇逃以全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畏人言，故託诸不

得已也。既而其妻归，复从人逃。皆曰天也。

60. 程编修鱼门，言有士人与狐女狎，初相遇即不自讳，曰：非以采补祸君，亦不欲託词有夙缘，特悦君美秀，不自持耳。然一见即恋恋不能去，悦亦夙缘耶。不数数至，曰：恐君以耽色致疾也。至或遇其读书作文，则去。曰恐妨君正务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妇。士人久无子，尝戏问曰：能为我诞育否耶？曰：是不可知也。夫胎者，两精相搏，翕合而成者也。媾合之际，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不先不后，两精并至，阳先冲而阴包之，则阳居中为主而成男；阴先冲而阳包之，则阴居中为主而成女。此化生自然之理，非人力所能为。故有一合即成者，有千百合而终不成者。故曰不可知也。问孪生何也。曰：两气并盛，遇而相冲。正冲则歧而二。偏冲则其一阳多而阴少，阳即包阴；其一阴多而阳少，阴即包阳。故二男二女者多，亦或一男一女也。问精必欢畅而后至，幼女新婚，畏缩不暇，乃有一合而成者，阴精何以至耶？曰：燕尔之际，两心同悦，或先难而后易，或貌瘁而神怡。其情既洽，其精亦至。故亦偶一遇之也。问既由精合，必成于月信落红以后。何也。曰：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生气。乘生气乃可养胎也。吾曾侍仙妃，窃闻讲生化之源，故粗知其概。愚夫妇所知能，圣人有所不知能。此之谓矣。后士人年过三十须暴长。狐叹曰：是鬣鬣者如芒刺，人何以堪，见辄生畏，岂夙缘尽耶？初谓其戏语，后竟不再来。鱼门多髯，任子田因其纳姬，说此事以戏之。鱼门素闻此事，亦为失笑。既而曰此狐实大有词辩，君言之未详。遂具述其论如右。以其颇有理致，因追忆而录存之。

61. 吕览^①称黎邱之鬼，善幻人形。是诚有之。余在乌鲁木齐，军吏巴哈布曰：甘肃有杜翁者，饶于赀。所居故旷野，相近多狐獾穴。翁恶其终夜嗥呼，悉薰而驱之。俄而其家人见内室坐一翁，厅外又坐一翁。凡行坐之处，又处处有一翁来往，殆不下十余。形状声音衣服如一，摒挡指挥家事，亦复如一。合门大扰，妻妾皆闭门自守。妾言翁腰有素囊可辨，视之无有，盖先盗之矣。有教之者，曰：至夜必入寝，不纳即返者翁也。坚欲入者即妖也。已而皆嗟惜，怒叱喧呶，一昼夜，无如之何。有一妓，翁所昵也，十日恒三四宿其家。闻之，诣门曰：妖有党羽，凡可以言传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验者必幻化。盍使至我家，我故乐籍，无所顾惜。使壮士执巨斧立榻旁，我裸而登榻，以次交接。其间反侧曲伸，疾徐进退，与夫抚摩偎倚。口舌所不能传，耳目所不能到者，纤芥异同，我自意会。虽翁不自知，妖决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即速斫，妖必败矣。众从其言。一翁后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脑裂死。再一翁稍趑趄，妓呼曰斫，果惊窜去。至第三翁，妓抱而喜曰：真翁在此，余并杀之可也。刀杖并举，殪其大半，皆狐与獾也。其逃者遂不复再至。禽兽夜鸣，何与人事。此翁必扫其穴，其扰实自取。狐獾既解化形，何难见翁陈诉，求免播迁，遽逞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计其智数，盖均出此妓下矣。

〔注〕 ①《吕览》：即《吕氏春秋》，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杂家代表著作。

62. 吴青紆前辈，言横街一宅，旧云有祟，居者多不安。宅主病之，延僧作佛事。入夜放焰口^①时，忽二女鬼现灯下，向僧作礼曰：师等皆饮酒食肉，诵经礼忏殊无益。即焰口施食，亦皆虚抛米谷，无佛法点化，鬼弗能得。烦师傅语主人，别延道德高

者为之，则幸得超生矣。僧怖且愧，不觉失足落座下。不终事，灭烛去。后先师程文恭公居之，别延僧禅诵，音响遂绝。此宅文恭公歿后，今归沧州李臬使随轩。

〔注〕 ①焰口：古印度传说的饿鬼名，佛教密宗有专对这种饿鬼施食的经咒和念诵仪轨，叫放焰口。

63. 表兄安伊在，言县人有与狐女昵者，多以其妇夜合之资，买簪珥脂粉赠狐女。狐女常往来其家，惟此人见之，他人不见也。一日，妇诟其夫曰：尔财自何来？乃如此用。狐女忽闇中应曰：汝财自何来，乃独责我。闻者皆绝倒。余谓此自伊在之寓言。然亦足见惟无瑕者可以责人。赛商鞅^①者，不欲著其名氏里贯，老诸生也。挈家寓京师，天资刻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疵类。故得此名。钱敦堂编修歿，其门生为经纪棺衾，贍恤妻子，事事得所。赛商鞅曰：世间无如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使要津闻之，易于攀援奔竞耳。一贫民母死于路，跪乞钱买棺，形容枯槁，声音酸楚。人竞以钱投之。赛商鞅曰：此指尸敛财，尸亦未必其母，他人可欺，不能欺我也。过一旌表节妇坊下，仰视微哂曰：是家富贵，仆从如云，岂少秦宫、冯子都^②耶？此事须核，不敢遽言非，亦不敢遽言是也。平生操论皆类此。人皆畏而避之，无敢延以教读者，竟困顿以歿。歿后，妻孥流落，不可言状。有人于酒筵遇一妓，举止尚有士风，讶其不类倚门者。问之，即其少女也。亦可哀矣。先姚安公曰：此老生平亦无大过，但务欲其识加人一等，故不觉至是耳。可不戒哉。

〔注〕 ①商鞅：战国时政治家，帮助秦孝公两次变法。孝公死，他被贵族诬陷，车裂而死。《史记》中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②秦宫：东汉梁冀的监奴，与梁的妻子私通。冯子都：汉霍光监奴，霍光死后，他与霍的继室私通。

64. 乾隆壬午九月，门人吴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于余绿意轩中。下坛诗曰：沈香亭畔艳阳天，斗酒曾题诗百篇。二八妖娆亲捧砚^①，至今身带御炉烟。满城风叶蓟门秋，五百年前感旧游。偶与蓬莱仙子遇，相携便上酒楼家。余曰：然则青莲居士^②耶？批曰：然。赵春涧突起问曰：大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沈香亭上。杨贵妃马嵬陨玉，年已三十有八，似尔时不止十六岁。大仙平生足迹，未至渔阳，何以忽感旧游？天宝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误记？乩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动矣。大抵乩仙多灵鬼所托，然尚实有所凭附。此扶乩者，则似粗解吟咏之人，炼手法而为之，故必此人与一人共扶，乃能成字，易一人则不能书。^③其诗亦皆流连光景，处处可用。知决非古人降坛也。尔日猝为春涧所中，窘迫之状可掬。后偶与戴庶常东原议及，东原骇曰：尝见别一扶乩人，太白降坛，亦是此二诗，但改满城为满林，蓟门为大江耳。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种稿本。转相授受，固不足深诘矣。（宋蒙泉前辈亦曰：有一扶乩者至德州，诗顷刻即成。后检之，皆村书诗学大成中句也。）

〔注〕 ①传说李白被唐玄宗征入朝中，高力士为他研墨，杨贵妃捧砚。

②青莲居士：李白的号。

③旧时扶乩，由二人扶一丁字形木架在沙盘上，谓仙降时执木架划字，能预示吉凶。

65. 田丈耕野，统兵驻巴尔库尔时，（即巴里坤。坤字以吹唇声读之，即库尔之合声。）军士凿井得一镜，制作精妙。铭字非隶非八分，（隶即今之楷书，八分即今之隶书。）似景龙钟铭；惟土蚀多剥损。田丈甚宝惜之，常以自随。殁于广西戎幕时以授余姊婿田香谷。传至香谷之孙，忽失所在。后有亲串戈氏于市上得之，以还田氏。昨岁欲制为镜屏，寄京师乞余考定。余付翁检讨树培，推寻铭文，知

为唐物。余为镌其释文于屏趺，而题三诗于屏背曰：曾逐毡车出玉门，中唐铭字半犹存。几回反覆分明看，恐有崇徽^①旧手痕。黄鹄无由返故乡，空留鸾镜^②没沙场。谁知土蚀千年后，又照将军鬓上霜。暂别仍归旧主人，居然宝剑会延津^③。何如揩尽珍珠粉，满匣龙吟送紫珍^④。香谷孙自有题识，亦镌屏背，叙其始末甚详。《夜灯随录》载威信公岳公钟琪^⑤西征时，有裨将得古镜。岳公求之不得，其人遂遭祸。正与田丈同时同地，疑即此镜传说也。

〔注〕 ①崇徽：珍贵的标志。

②鸾（luán 鸾）镜：妆镜。

③见《晋书·张华传》：“雷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华诛。失剑所在。焕卒，见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索有文章，没者惧而返。这里意指唐镜又归原主。

④事见《异国集》，隋时有胡僧至王度家，云宅上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以金烟熏之，玉水洗之，金膏涂之，珠粉拭之，虽久藏泥中不晦。以镜照病者，如冰着体，即时热定，名曰紫珍。度得镜，命张龙驹持照病者，其夜镜于匣中，冷然自鸣。这里借以喻唐镜之珍贵。

⑤岳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康熙末率军入西藏平乱，雍正时随年羹尧破罗卜藏丹津于青海，后又率军进攻准噶尔部，官至川陕总督，任宁远大将军。

66. 门人邱人龙，言有赴任官，舟泊滩河。夜半，有数盗执炬露刃入，众皆慑伏。一盗拽其妻起，半跪曰：愿乞夫人一物，夫人勿惊。即割一左耳，敷以药末，曰数日勿洗，自结痂愈也。遂相率呼啸去。怖几失魂，其创果不出血，亦不甚痛，旋即平复。

以为仇耶，不杀不淫；以为盗耶，未劫一物。既不劫不杀不淫矣，而又戕其耳；既戕其耳矣，而又赠以良药，是专为取耳来也。取此耳又何意耶？千思万索，终不得其所以然。天下真有理外事也。邱生曰：苟得此盗，自必有其所以然。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但定非我所见之理耳。然则论天下事，可据理以断有无哉。（恒兰台曰：此或采生折割之党，取以炼药。似乃近之。）

67.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画自给，一介不妄取。先高祖厚斋公老友也。厚斋公多与唱和，今载于花王阁剩稿者，尚可想见其为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孤僻，必无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别有说也。吾闻诸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两楹，终身不娶，亦无仆婢，井臼皆自操。一日晨兴，见衣履之当著者，皆整顿置手下。再视则盥漱俱已陈。天士曰：是必有异，其妖将媚我乎？窗外小语应曰：非敢媚公，欲有求于公，难于自献，故作是以待公问也。天士素有胆，命之入。入辄跪拜，则娟静好女也。问其名，曰：温玉。问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曰凶暴，避其盛气也。曰求士，避其劾治也。曰神灵，避其稽察也。曰有福，避其旺运也，曰有德，避其正气也。曰术士，避其正气也。然凶暴不恒有，亦究自败。术士与神灵，吾不为非，皆无如我何。有福者运衰亦复玩之。惟有德者则畏而且敬。得自附于有德者，则族党以为荣，其品格即高出侪类上。公虽贫贱，而非义弗取，非礼弗为，倘准奔则为妾之礼^①。许侍巾栉，三生之幸也。如不见纳，则乞假以虚名，为画一扇，题曰某年月日，为姬人温玉作。亦叨公之末光矣。即出精扇置几上，濡墨调色，拱立以俟。天士笑从之。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人事，不敢劳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兴，觉足下有物，视之则温玉。笑而起曰：

诚不敢以贱体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亲执腰御之役，则姬人字终为假托。遂捧衣履侍洗漱讫，再拜曰妾从此逝矣。瞥然不见，遂不再来。岂明季山人，声价最重，此狐女亦移于风气乎？然襟怀散朗，有王夫人^②林下风。宜天士之不拒也。

〔注〕 ①《礼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奔”，即不备礼。

②王夫人：指晋代道韞，她嫁给了王凝之。

68. 先姚安公曰：子弟读书之余，亦当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二三能解事。崇祯壬午，厚斋公携家居河间，避孟村土寇。厚斋公卒后，闻大兵将至河间，又拟乡居。濒行时，比邻一叟顾门神叹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德、秦琼^①当不至此。汝两曾伯祖，一讳景星，一讳景辰，皆名诸生^②也。方在门外束幙被，闻之，与辩曰：此神荼、郁垒^③象，非尉迟敬德、秦琼也。叟不服，检丘处机《西游记》^④为证，二公谓委巷小说不足据，又入室取东方朔《神异经》^⑤与争。时已薄暮，检寻既移时，反覆讲论又移时，城门已阖，遂不能出。次日将行，而大兵已合围矣。城破，遂全家遇难。惟汝曾祖光禄公、曾伯祖镇番公、及叔祖云台公存耳。死生呼吸，间不容发之时，尚考证古书之真伪，岂非惟知读书不预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论，余初作各种笔记，皆未敢载，为涉及两曾伯祖也！今再思之，书痴尚非不佳事，古来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补书于此。

〔注〕 ①尉迟敬德、秦叔宝：都是唐太宗时大将。

②诸生：明清指已入学的生员。

③神荼郁垒：传说中能治服恶鬼的神，后世遂作为门神。

④邱处机，字通密，元栖霞（今属山东）人。曾西行赴中亚谒见成吉

斯汗，被封为国师，号长春真人，尊为神仙，总领道教。其弟子李志常曾随他西行，归后就把途中经历撰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

⑤东方朔：西汉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原来关于他的传说很多，《神异经》托名东方朔撰，其中无神荼、郁垒事。

69. 奴子刘福荣，善制网罟弓弩，凡弋禽猎兽之事，无不能也。析爨时分属于余，无所用其技，颇郁郁不自得。年八十余尚健饭，惟时一携鸟铳，散步野外而已。其铳发无不中。一日，见两狐卧陇上，再击之不中，狐亦不惊。心知为灵物，惕然而返。后亦无他。外祖张公水明楼，有值更者范玉，夜每闻瓦上有声，疑为盗。起视则无有，潜踪侦之，见一黑影从屋上过。乃设机瓦沟，仰卧以听。半夜闻机发，有女子呼痛声。登屋寻视，一黑狐折股死矣。是夕，闻屋上詈曰：范玉何故杀我妾？时邻有刘氏子为妖所媚，玉私度必是狐，亦还詈曰：汝纵妾私奔，不知自愧，反詈吾，吾为刘氏子除患也。遂寂无语。然自是觉夜夜有人以石灰渗其目，交睫即来，旋洗拭，旋又如是。渐肿痛溃裂，竟至双瞽。盖狐之报也。其所见逊刘福荣远矣。一老成经事，一少年喜事故也。

70. 门人有作令云南者，家本苦寒，仅携一子一僮，拮据往，需次^①会城。久之，得补一县，在滇中，尚为膏腴地。然距省城远，其家又在荒村，书不易寄。偶得鱼雁，亦不免浮沈，故与妻子几断音问。惟于坊本搢绅中，检得官某县而已。偶一狡仆舞弊，杖而遣之。此仆衔次骨。其家事故所备知，因伪造其僮书云，主人父子先后卒，二棺今浮屠佛寺，当借资来迎。并述遗命，处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时，亲友以其朴讷，意未必得缺；即得缺，亦必恶。后闻官是县，始稍稍亲近，并有周恤其家者，有时相馈问者。其子或有所称贷，人亦辄应，且有以子女结婚者。乡人有

宴会，其子无不与也。及得是书，皆大沮，有来唁者，有不来唁者。渐有索逋者，渐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识者。僮奴婢媼皆散，不半载，门可罗雀矣。既而令托入覲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书之伪。举家破涕为笑，如在梦中。亲友稍稍复集，避不敢见者，颇亦有焉。后令与所亲书曰：一贵一贱之态，身历者多矣；一贫一富之态，身历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载而复生，中间情事，能以一身亲历者，仆殆第一人矣。

〔注〕 ①需次：官吏授职后，按资历依次补缺。

71. 门人福安陈坊，言闽有人深山夜行，仓卒失路，恐愈迷愈远，遂坐崖下，待天晓。忽闻有人语时，时缺月微升，略辨形色，似二三十人坐崖上，又十余出没丛薄间。顾视左右皆乱冢，心知为鬼物，伏不敢动。俄闻互语社公（土地神）来。窃睨之，衣冠文雅，年约三十余，颇类书生，殊不作剧场白须布袍状。先至崖上，不知作何事。次至丛薄，对十余鬼太息曰：汝辈何故自取横亡，使众鬼不以为伍。饥寒可念，今有少物哺汝。遂撮饭撒草间，十余鬼争取，或笑或泣。社公又太息曰：此邦之俗，大抵胜负之念太盛，恩怨之见太明。其弱者力不能敌，则思自戕以累人。不知自尽之案，律无抵法，徒自陨其生也。其强者妄意两家各杀一命，即足相抵，则械斗以泄愤。不知律凡杀二命，各别以生者抵，不以死者抵。死者方知悔之已晚，生者不知为之弥甚，不亦悲乎。十余鬼皆哭。俄远寺钟动，一时俱寂。此人尝以告陈生，陈生曰：社公言之，不如令长言之也。然神道设教，或挽回一二，亦未可知耳。

72. 嘉庆丙辰冬，余以兵部尚书出德胜门监射，营官以十刹海为馆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门径，与刘侗帝京景物略所说全殊，

非复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旧矣。寺僧居寺门一小屋，余所居则在寺之后殿。室亦精洁，而封闭者多。验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旷废已久。余住东廊室内，气冷如冰。点燃数炉不热。数灯皆黯黯作绿色，知非佳处。然业已入居，故宿一夕。竟安然无恙。奴辈住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彻夜坐廊下，亦幸无恙。惟闻封闭室中，喁喁有人语。听之不甚了了耳。轿夫九人，入室酣眠，天晓，已死其一矣。飭别觅居停，乃移住真武祠。祠中道士云，闻有十刹海老僧，尝见二鬼相遇，其一曰汝何来。曰我转轮期未至，偶此闲游。汝何来。其一曰我缢魂之求代者也。问居此几年，曰十余年矣。又问何以不得代。曰人见我皆惊走，无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藏某机，匕首将出袖，而神色怡然，乃有济也。汝以怪状惊之，彼奚为不走耶。汝盍脂香粉气以媚之，抱衾荐枕以悦之？必得当矣。老僧素严正，厉声叱之。欻然入地。数夕后，寺果有缢者。此鬼可谓阴险矣。然寺中所封闭，似其鬼尚多，不止此一二也。

73. 汪阁学晓园，言有一老僧过屠市，泫然流涕。或诘之，曰：其说长矣。吾能记两世事。吾初世为屠人，年三十余死，魂为数人执缚去。冥官责以杀业至重，押赴转轮受恶报。觉恍惚迷离，如醉如梦，惟恼热不可忍。忽似清凉，则已在豕栏矣。断乳后，见食不洁，心知其秽，然饥火燔烧，五脏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后渐通猪语，时与同类相问讯，能记前身者颇多。特不能与人言耳。大抵皆自知当屠割，其时作呻吟声者，愁也。目睫往往有湿痕者，自悲也。躯干痴重，夏极苦热，惟汨没泥水中少可，然不常得。毛悚而劲，冬极苦寒，视犬羊软毳厚，有如仙兽。遇捕执时，自知不免，姑跳踉奔避，冀缓须臾。追得后，蹴踏头项，

拗捩蹄肘，绳勒四足，深至骨痛苦刀齧。或载以舟车，则重叠相压，肋如欲折，百脉涌塞，腹如欲裂。或贯以竿而扛之，更痛甚三木^①矣。至屠市提掷于地，心脾皆震动欲碎。或即日死，或缚至数日，弥难忍受。时见刀俎在左，汤镬在右，不知著我身时，作何痛楚，辄簌簌战栗不止。又时自顾己身，念将来不知磔裂公散，作谁家杯中羹，凄惨欲绝。比受戮时，屠人一牵拽，即惶怖昏瞽，四体皆软，觉心如左右震荡，魂如自顶飞出，又复落下。见刀光晃耀，不敢正视，惟瞑目以待割剔。屠人先割刃于喉，摇撼摆拨。泻血盆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惟有长号，血尽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声。渐恍惚迷离，如醉如梦，如初转生时。良久稍醒，自视已为人形矣。冥官以夙生尚有善业，仍许为人，是为今身。顷见此猪，哀其荼毒，因念昔受此荼毒时，又惜此持刀人，将来亦必受此荼毒。三念交萦，故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屠人闻之，遽掷刀于地，竟改业为卖菜佣。

〔注〕 ①三木：刑具。

74. 晓园说此事时，李汇川亦举二事曰：有屠人死，其邻村人家生一猪。距屠人家四五里，此猪恒至屠人家中卧，驱逐不去。其主人捉去仍自来，繫以锁，乃已。疑为屠人后身也。又一屠人死，越一载余，其妻将嫁，方彩服登舟，忽一猪突至，怒目眈眈，径裂妇裙，啮其胫。众急救护，共挤猪落水，始得鼓棹行。猪自水跃出，仍沿岸急追。适风利扬帆去，猪乃懊丧自归。亦疑屠人后身，怒其妻之琵琶别抱也^①。此可为屠人作猪之旁证。又言有屠人杀猪甫死，适其妻有孕，即生一女。落蓐即作猪号声，号三四日死。此亦可证猪还为人。余谓此即朱子所谓生气未尽，与生气偶然凑合者。别自一理，又不以轮回论也。

〔注〕 ①典出白居易《琵琶行》诗。

75. 汪编修守和，为诸生时，梦其外祖史主事珥，携一人同至其家，指示之曰：此我同年^①纪晓岚，将来汝师也。因窃记其衣冠形貌。后以己酉拔贡^②应廷试^③值余阅卷，擢高等授官。来谒时具述其事，且云衣冠形貌，与今毫发不差，以为应梦。迨嘉庆丙辰会试，余为总裁，其卷适送余先阅，（凡房官荐卷，皆由监试御史先送一主考阅定，而复转轮公阅。）复得中式，殿试以第二人及第，乃知梦为是作也。按人之有梦，其故难明。世说载卫玠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又云是因，而未深明其所以然。戊午夏，扈从滦阳，与伊子墨卿，以理推求。有念所专注，凝神生象，是为意识所造之梦。孔子梦周公是也。有祸福将至，朕兆先萌，与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相同，是为气机所感之梦。孔子梦奠两楹^④是也。其或心绪瞽乱，精神恍惚，心无定主，遂现种种幻形。如病者之见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歧出者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显示，以言微寓，此气机之旁召者也。虽变化杳冥，千态万状，其大端似不外此。至占梦之说，见于周礼，事近祈禳，礼参巫覡。颇为攻周礼者所疑。然其文亦见于小雅：大人^⑤占之。固凿然古经载籍所传。虽不免多所附会，要亦实有此术也。惟是男女之爱，骨肉之情，有凝思结念，终不一梦者，则意识有时不能造，仓卒之患，意外之福，有忽至而不知者，则气机有时不必感。且天下下之人，如恒河沙数。鬼神何独示梦于此人？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何独示梦于此事？且事不可泄，何必示之？既示之矣，而又隐以不可知之象，疑以不可解之语，（如酉阳杂俎载梦得枣者，谓枣字似两来字。重来者，呼魄之象。其人果死。朝野僉载，崔湜梦座下听讲而照镜，谓座下听讲，法从上来。镜字，金旁竟也。小说所说梦事如此迂曲者不一。）是鬼神曰

日造谜语，不已劳乎？事关重大，示以梦可也，而猥琐小事，亦相告语，（如敦煌实录载宋补梦人坐桶中，以两杖极打之。占桶中人为肉食，两杖象两箸。果得饱肉食之类。）不亦褻乎？大抵通其所可通，其不可通者，置而不论可矣。至于谢小娥传^⑥，其父夫之魂，既告以为人刳杀矣，自应告以申春申兰。乃以田中走、一日夫隐申春，以车中猴、东门草隐申兰，使寻索数年而后解，不又僨乎？此类由于记录者欲神其说，不必实有是事。凡诸家所占梦事，皆可以是观之，其法非太人之旧也。

〔注〕 ①同年：科举制度中指同科考中的人。

②拔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朝考合格，可授官。

③廷试：科举制度中由皇帝亲发策问、在殿廷上举行的考试。

④《礼·檀弓》载，孔子梦见奠于两柱之间，怀疑将死，果然七天后病逝。

⑤大人：占梦之官。

⑥《谢小娥传》：唐传奇，李公佐撰，讲报杀父之仇的故事。

76. 何纯斋舍人，何恭惠公之孙也。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同知时，尝于肩輿中，见有道士跪献一物。似梦非梦，涣然而醒。道士不知所在，物则宛然在手中。乃一墨晶印章也。辨验其文，镌^①青宫太保四字。殊不解其故。后官河南总督，卒于任，（官制：有河东总督，无河南总督。时公以河南巡抚加总督衔，故当日有是称。）特赠太子太保。始悟印章为神预告也。案仕路升沈，改移不一，惟身后饰终之典，乃为一身之结局。定命录载李迥秀自知当为侍中，而终于兵部尚书。身后乃赠侍中。又载张守珪自知当为凉州都督，而终于括州刺史。身后乃赠凉州都督。知神注禄籍，追赠与实授等

也。恭惠公官至总督，而神以赠官告，其亦此意矣。

〔注〕 ①青宫：太子宫。

77. 高冠瀛言有人宅后空屋住一狐，不见其形，而能对面与人语。其家小康，或以为狐所助也。有信其说者，因此人以求交于狐。狐亦与款洽。一日，欲设筵餮狐。狐言老而饕餮，乃多设酒肴以待。比至日暮，有数狐醉倒现形，始知其呼朋引类来也。如是数四，疲于供给，衣物典质一空。乃微露求助意。狐大笑曰：吾惟无钱供酒食，故数就君也，使我多财，我当自醉自饱，何所取而与君友乎。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

滦阳续录四

78. 刘香畹言，有老儒宿于亲串家，俄主人之婿至。无赖子也。彼此气味不相入，皆不愿同住一屋，乃移老儒于别室。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室亦雅洁，笔砚书籍皆具。老儒于灯下写书寄家，忽一女子立灯下，色不甚丽，而风致颇娴雅。老儒知其为鬼，然殊不畏，举手指灯曰：既来此，不可闲立，可剪烛。女子遽灭其灯，逼而对立。老儒怒，急以手摩砚上墨沈，搨其面而涂之，曰：以此为识，明日寻汝尸，鏹而焚之！鬼呀然一声去。次日，以告主人。主人曰：原有婢死于此室，夜每出扰人，故惟白昼与客坐，夜无人宿。昨无地安置君，揣君耆德硕学，鬼必不出。不虞其仍现形也。乃悟其婿窃笑之故。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后家人或有偶遇者，即掩面急走。他日留心伺之，面上仍墨污狼藉。鬼有形无质，不知何以能受色？当仍是有质之物，久成精魅，借婢幻形耳。《酉阳杂俎》^①曰：郭元振^②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瞋目出于灯下。元振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其物遂灭。后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数斗，所题句在焉。是亦一证也。

〔注〕

①《酉阳杂俎》：唐代段成式撰，读书或录秘藏，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山川异物，无不涉及。

②郭元振：名震，唐代魏州贵乡（今属河北大名县）人，曾封代国公。

79. 乌鲁木齐农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闾而居。往往有自筑数椽。四无邻舍。如杜工部诗^①所谓一家村者。且人无徭役，地无丈量，纳三十亩之税，即可坐耕数百亩之产。故深岩穷谷，此类尤多。有吉木萨军士，入山行猎，望见一家，门户坚闭，而院中似有十余马，鞍辔悉具。度必玛哈沁^②所据，噪而围之。玛哈沁见势众，弃锅帐，突围去。众惮其死斗，亦遂不追。入门，见骸骨狼籍，寂无一人。惟隐隐有泣声，寻视，见幼童约十三四，裸体悬窗棂上。解缚问之，曰：玛哈沁四日前来，父兄与斗不胜，即一家并被缚。率一日牵二人至山溪洗濯，曳归，共离割炙食，男妇七八人并尽矣。今日临行，洗濯我毕，将就食。中一人摇手止之。虽不解额鲁特语，观其指画，似欲支解为数段，各携于马上为粮。幸兵至，弃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闵其孤苦，引归营中，姑使执杂役。童子因言其家尚有物埋窖中。营弁使导往发掘，则银币衣物甚多。细询童子，乃知其父兄并劫盗。其行劫必于驿路近山处。瞭见一二车孤行，前后十里无援者，突起杀其人。即以车载尸入深山，至车不能通，则合手以巨斧碎之。与尸及幞被并投于绝涧。惟以马驮货去。再至马不能通，则又投羈继于绝涧，纵马任其所往，共负之由鸟道归。计去行劫处数百里矣。归而窖藏一两年，乃使人伪为商贩，绕道至辟展诸处卖于市，故多年无觉者。而不虞玛哈沁之灭其门也。童子以幼免连坐，后亦牧马坠崖死。遂无遗种。此事余在军幕所经理。以盗已死，遂置无论。由今思之，此盗踪迹诡秘，猝不易缉，乃有玛哈沁来，以报其惨杀之罪。玛哈沁食人无餍，乃留一童子，以明其召祸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盗姓名久忘，惟童子坠崖时，所司牒报，记名秋儿云。

〔注〕 ①杜甫《得弟消息》诗：“寄食一家村”。

②玛哈沁：额鲁特语，劫盗。

80. 佃户刘破车妇云，尝一日早起乘凉，扫院，见屋后草棚中，有二人裸卧。惊呼其夫来，则邻人之女与其月作人也。并僵卧，似已死。俄邻人亦至，心知其故，而不知何以至此。以姜汤灌醒，不能自讳。云久相约，而逼仄无隙地。乘雨后墙缺，天又阴晦，知破车草棚无人，遂藉草私会。倦而憩，尚相恋未起，忽云破月来，皎然如昼。回顾棚中，坐有七八鬼，指点揶揄。遂惊怖失魂，至今始醒。众以为奇。破车妇云，我家故无鬼，欲观戏剧，随之而来。先从兄懋园曰：何处无鬼？何处无鬼观戏剧？但人有见有不见耳。此事不奇也。因忆福建关公馆，（俗谓之水口。）大学士杨公督闽浙时所重建。值余出巡，语余曰：公至水口公馆，夜有所见，慎勿怖，不为害也。余尝宿是地。已下键睡，因天暑，移床近窗。隔纱幌视天晴阴。时虽月黑，而檐挂六灯尚未灭。见院中黑影略似人形，在阶前，或坐或卧，或行或立，而寂然无一声。夜半再视之，仍在，至鸡鸣乃渐渐缩入地。试问驿吏，均不知也。余曰：公为使相，当有鬼神为阴从。余焉有是。公曰：不然。仙霞关内，此地为水陆要冲，用兵者所必争。明季唐王^①、国初郑氏^②、耿氏^③、战斗杀伤，不知其几。此其沈沦之魄，乘室宇空虚而窃据，有大官来则避而出耳。此亦足证无处无鬼之说。

〔注〕 ①唐王：名聿键，明太祖十世孙。明亡，称帝于福州。

②郑氏：指郑成功。

③耿氏：耿精忠，袭封为靖南王，镇福州。

81. 老仆施祥，尝曰天下惟鬼最痴。鬼据之室，人多不往，偶然有客来宿，不过暂居耳。暂让之何害，而必出扰之？遇禄命重、血气方刚者，多自败。甚或符篆劾治，更蹈不测。即不然，

而人既不居，屋必不葺。久而自圯，汝又何归耶？老仆刘文斗曰：此语诚有理，然谁能传与鬼知？汝母乃更痴于鬼？姚安公闻之，曰：刘文斗正患不痴耳。祥小字举儿，与姚安公同庚。八岁，即为公伴读。数年，始能暗诵千字文，开卷乃不识一字。然天性忠直，视主人之事如己事，虽嫌怨不避。尔时家中外倚祥，内倚廖媪，故百事皆井井。雍正甲寅，余年十一。元夜，偶买玩物，祥后张太夫人曰：四官今日游灯市，买杂物若干，钱固不足惜，先生明日即开馆，不知顾戏弄耶？顾读书耶？太夫人首肯曰：汝言是。即收而键诸篋。此虽细事，实言人所难言也。今眼中遂无此人，徘徊四顾，远想慨然。

82.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来，幼韶秀，余最爱之。亦颇知读书。娶妇生子后，忽患颠狂。如无人料理，即发不理，面不盥，夏或衣絮，冬或衣葛，不自知也。然亦无疾病，似寒暑不侵者。呼之食即食，不呼之食亦不索。或自取市中饼饵，呼儿童共食，不问其价，所残剩亦不顾惜。或一两日觅之不得，忽自归，一日，遍索无迹，或云村外柳林内，似仿佛有人。趋视，已端坐僵矣。其为迷惑而死，未可知也。其或自有所得，托以混迹，缘尽而化去，亦未可知也。忆余从福建归里时，见余犹跪拜如礼。拜讫，卒然曰：叔大辛苦。余曰：是无奈何。又卒然曰：叔不觉辛苦耶？默默退去。后思其言，似若有意。故至今终莫能测之。

83. 姚安公言，庐江孙起山先生谒选^①时，贫无资斧，沿途雇驴而行，北方所谓短盘^②也。一日，至河间南门外，雇驴未得。大雨骤来，避民家屋檐下。主人见之，怒曰：造屋时汝未出钱，筑地时汝未出力，何无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时河间犹未改题缺^③，起山入都，不数月竟掣得是县。赴任时，此人识之，惶愧

自悔，谋卖屋移家。起山闻之，召来笑而语之曰：吾何至与汝辈较。今既经此，后无复然，亦忠厚养福之道也。因举一事曰：吾乡有爱蒔花者，一夜偶起，见数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识。知为狐魅，遽掷以块，曰：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答曰：君自昼赏，我自夜游，于君何碍？夜夜来此，花不损一茎一叶，于花又何碍？遽见声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揉碎君花，恐人谓我辈所见，亦与君等，故不为耳。飘然共去。后亦无他。狐尚不与此辈较，我乃不及狐耶？后此人终不自安，移家莫知所往。起山叹曰：小人之心，竟谓天下皆小人。

〔注〕 ①谒选：官吏至部中应选叫谒选。

②短盘：缺少路费。

③题缺：据《清会典》：厅、州、县之缺，有拣、有题、有调、有留，余则选。

84. 太原申铁蟾。好以香奁艳体^①，寓不遇之感。尝谒某公未见，戏为无题诗曰：垆粉围墙罨画楼^②，隔窗闻拨细箜篌。分无信使通青鸟，枉遣游人驻紫骝。月姊定应随顾兔，星娥可止待牵牛。垂杨疏处雕栊近，只恨珠帘不上钩。殊有玉溪生^③风致。王近光曰：似不应疑及织女，诬蔑仙灵。余曰：已矣哉。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一相见，彼此隔河何事无。元微之诗也^④。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憚牵牛妒，故把支机石赠君。李义山诗也。微之之意，在于双文^⑤。义山之意，在于令狐^⑥。文士掉弄笔墨，借为比喻，初与织女无涉。铁蟾此语，亦犹元李之志云尔，未为诬蔑仙灵也。至于纯构虚词，宛如实事。指其时地，撰以姓名，灵怪集所载郭翰遇织女事，（灵怪集今佚，此条见太平广六十八。）则悖妄之甚矣。夫词人引用，渔猎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实。

然过于诬罔，亦不可不知。盖自庄列寓言，借以抒意，战国诸子，杂说弥多。讖纬^⑦稗官，递相祖述。遂有肆无忌惮之时。如李冗独异志^⑧，诬伏羲兄妹为夫妇。已属丧心。张华博物志^⑨，更诬及尼山。尤为狂吠。（案张华不应悖妄至此，殆后人依托。）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尚流传，可为痛恨又有依傍史文，穿凿锻炼。如汉书贾谊传，有太守吴公爱幸之之语。骈语雕龙。（此书明人所撰，陈枚刻之。不著作者姓名。）遂列长沙于变童类中。注曰大儒为龙阳^l。史记高帝本纪称母媼在大泽中，太公往视，见有蛟龙其上。晁以道诗。遂有杀翁分我一杯羹^⑪，龙种由来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龙交所生，非太公子。左传有成风^⑫私事季友。敬嬴^⑬私事襄仲之文。私事云者，密相交结，以谋立其子而已。后儒拘泥私字，虽朱子亦有郤是大恶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学者当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遽执为谈柄也。

〔注〕

① 香奁体：专咏闺阁中事的诗。

② 罨杂画：彩色画。

③ 玉谿生：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

④ 微之：唐诗人元稹的字。

⑤ 双文：指莺莺，即《西厢记》中人物。

⑥ 令狐：指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綯。李商隐因得罪其父，因而也为他所排挤。

⑦ 讖纬：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

⑧ 《独异志》，笔记，唐人李冗撰。

⑨ 《博物志》：晋代张华撰。

l 龙阳：指战国魏王宠爱的男色龙阳君。后来用以称男色。

⑪ 《史记》载，项羽与刘邦相峙数月，项羽把刘邦的父亲绑出来说，你不退去，就煮了你父亲。刘邦说：你我相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一定要煮，也给我一杯汤喝。

⑫成风：鲁庄公的妾，鲁僖公的母亲。

⑬敬嬴：鲁文公的妃。

85. 从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此余小时闻公所说，忘其字号。大概是伯叔行也。）闻某墓中有狐迹，夜携铙往，共伏草中伺之。以背相倚而睡，醒则两人之发，交结为一，贯穿缭绕，猝不可解。互相牵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转动，即彼此呼痛。胶扰彻晓，望见行路者，始呼至，断以佩刀，狼狈而返。愤欲往报。父老曰：彼无形声，非力所胜。且无故而侵彼，理亦不直。悔实自召，又何仇焉，仇必败滋甚。二人乃止。此孤小虐之使警，不深创之以激其必报，亦可谓善自全矣。然小虐亦足以激怒，不如敛戢勿动，使伺之无迹弥善也。

86. 太和门丹墀下有石匱，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贮何物。德脊斋前辈（脊斋名德保，与定圃前辈同名。乾隆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故当时以大德保小德保别之云）。云：图裕斋之先德，昔督理殿工时，曾开视之。以问裕斋，曰：信然。其中皆黄色细屑，仅半匱不能满，凝结如土坯。谛审似是米谷岁久所化也。余谓丹墀左之右阙^①，既贮嘉种，则此为五谷，于理较近。且大驾卤簿^②中，象背宝瓶^③，亦贮五谷。盖稼穡维宝，古训相传；八政首食^④，见于《洪范》。定制之意，诚渊乎远矣。

〔注〕 ①石阙：阙，古代宫殿、或祠庙前的高建筑物。这里指太和门外的石廡。

②大驾：皇帝的车驾。卤簿：古代帝王外出时在其前后的仪仗队。

③象背宝瓶：即大驾卤簿的仪式之一，用宝象，络首钩膺，背载宝瓶，饰以杂宝。

④见《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八政中以“食”为首。

87. 宣武门子城内，如培者五，砌之以砖。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时，用火仁火义火礼火智火信，制飞炮，破元兵于乱柴沟。后以其术太精，恐或为变，杀而葬于是。立五竿于丽谯侧，岁时祭之，使鬼有所归，不为厉焉。后成祖转生为庄烈帝，五人转生李自成张献忠诸贼，乃复仇也。此齐东之语，非惟正史无此文，即明一代稗官小说，充栋汗牛，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见汉军步校董某，言闻之京营旧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势，惟宣武门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汇于子城，每夜雨太骤，守卒即起，视此培塿。水将及顶，则呼开门以泄之。没顶则门扉为水所壅，不能启矣。今日久渐忘，故或有时阻碍也。其城上五竿，则与白塔信炮相表里，设闻信炮，则昼悬旗，夜悬灯耳。与五火神何与哉。此言似乎近理，当有所受之。

88. 科场拨卷，受拨者意多不惬。此亦人情，然亦视其卷何如耳。壬午，顺天乡试，余充同考官，（时阅卷尚不回避本省。）得一合字卷。文甚工而诗不佳。因甫改试诗之制，可以恕论。遂呈荐主考梁文庄公。已取中矣。监填草榜，梁公病其何不改乎此度句，侵下文改字，（题为始吾于人也四句。）驳落。别拨一合字备卷，与余先视。其诗第六联曰：素娥寒对影，顾兔夜眠香。（题为月中桂。）己喜其秀逸。及观其第七联曰：倚树思吴质，吟诗忆许棠。遂跃然曰：吴刚字质，故李贺李凭箜篌引曰：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此诗选本皆不录，非曾见昌谷集者不知也。华州试月中桂诗，举许棠为第一人。棠诗今不传，非曾见王定保摭言、计敏夫唐诗纪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开花临上界，持斧有仙郎。何如中此诗乎。微公拨入，亦自愿易之。即朱子颖也。放榜后，时已九月，贫无絮衣。蒋心余素与唱和，借衣与之，乃来见。以所

作诗为贄。余丙子扈从古北口时，车马拥塞，就旅舍小憩。见壁上一诗，剥残过半，惟三四句可辨。最爱其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二语。以为云中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不是过也。惜不得姓名。及展其卷，此诗在焉。乃知鍼芥^①契合。已在六七年前。相与叹息者久之。子颖待余最尽礼，歿后，其二子承父之志，见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因缘，良非偶尔，何尝以拨房为亲疏哉。（余严江舟中诗曰：山色空濛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坐，处处随人欲上船。实从万山句夺胎。尝以语子颖曰：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于青，子颖虽逊谢，意似默可。此亦诗坛之佳话。并附录于此。）

〔注〕 ①磁铁吸针，琥珀吸芥。此句指彼此投合。

89. 先师介野园先生，官礼部侍郎，扈从南巡，卒于路。卒前一夕，有星陨于舟前。卒后，京师尚未知，施夫人梦公乘马至门前，骑从甚都。然伫立不肯入。但遣人传语曰：家中好自料理。吾去矣。匆匆竟过。梦中以为时方扈从，疑或有急差遣，故不暇入。觉后，乃惊怛。比凶问至，即公卒之夜也。公屡掌文柄，凡四主会试，四主乡试。其他杂试，殆不可缕数。尝有恩荣宴诗曰：鹦鹉新班宴御园，（案鹦鹉新班。不知出典。当时拟问公，竟因循忘之。）摧颓老鹤也乘轩。^①龙津桥上黄金榜，四见门生作状元。丁丑年作也。于文襄公亦赠以联曰：天下文章同轨辙，门墙桃李半公卿。可谓儒者之至荣。然日者推公之命，云终于一品武阶，他日或以将军出镇耶？公笑曰：信如君言，则将军不好武矣。及公卒，圣心悼惜，特赠都统。盖公虽官礼曹，而兼摄副都统。其扈从也，以副都统班行。故即武秩进一阶。日者之术，亦可云有验矣。

〔注〕 ①《左传》载，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轩，大夫车。

90. 乩仙多伪托古人，然亦时有小验。温铁山前辈，（名温敏。

乙丑进士。官至盛京侍郎。)尝遇扶乩者,问寿几何。乩判曰:甲子年华有二秋。以为当六十二。后二年卒,乃知二秋为二年。盖灵鬼时亦能前知也。又闻山东巡抚国公,扶乩问寿。乩判曰:不知。问仙人岂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则不可知。修短有数,常人尽其所禀而已。若封疆重镇,操生杀予夺之权。一政善,则千百万人受其福,寿可以增。一政不善,则千百万人受其祸,寿亦可以减。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预为注定。何况于吾?岂不闻苏邈^①误杀二人,减二年寿。娄师德^②亦误杀二人,减十年寿耶?然则年命之事,公当自问,不必问吾也。此言乃凿然中理,恐所遇竟真仙矣。

〔注〕 ①苏邈:唐代人,开元年间曾任宰相。

②娄师德:唐代人,字宗仁,长寿二年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执掌朝政。

91. 族叔育万,言张歌桥之北,有人见黑狐醉卧场屋中。

(场中守视谷麦小屋。俗谓之场屋。)初欲擒捕,即而念狐能致财,乃覆以衣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缩数四,即成人形。甚感其护视,遂相与为友。狐亦时有所馈赠。一日,问狐曰:设有人匿君家,君能隐蔽弗露乎?曰:能。又问君能凭附人身狂走乎?曰:亦能。此人即恳乞曰:“吾家酷贫,君所惠不足以贍,而又愧于数渎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讼。顷闻觅一妇司庖,吾欲使妇往应。居数日,伺隙逃出藏君家,而吾以失妇阳欲讼。妇尚粗有姿首,可诬以蜚语,胁多金。得金之后,公凭附使奔至某甲别墅中。然后使人觅得,则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觅妇返后,某甲以在其别墅,亦不敢复问。然此妇狂疾竟不愈,恒自粧饰,夜似与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问狐。狐言无是理。试往侦

之，俄归而顿足曰：败矣。是某甲家楼上狐，悦君妇之色，乘吾出而彼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敌，无如何矣。此人固愚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某，暴横如虎，使彼强据人妇，君能代争乎？后其妇颠痛日甚，且具发其夫之阴谋，鍼灸劾治皆无效，卒以療死。里人皆曰，此人狡黠如鬼，而又济以狐之幻，宜无患矣。不虞以狐召狐，如螳螂黄雀之相伺也。古诗曰利旁有倚刀，贪人还自贼。信矣。

92. 门人王廷绍，言忻州有以贫鬻妇者。夫几二载，忽自归。云初彼买时，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携之入山。意甚疑惧，然业已卖与，无如何。道士令闭目，即闻两耳风飕飕。俄令开目，已在一高峰上。室庐华洁，有妇女二十余人，共来问讯。云此是仙府，无苦也。因问到此何事，曰：更番侍祖师寝耳。此间金银如山积，珠翠锦绣，嘉肴珍果，皆役使鬼神，随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拟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处仓库，此处庖厨，此我辈居处，此祖师居处。指最高处两室曰：此祖师拜月拜差斗处，此祖师炼银处。亦有给使之人。然无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昼则呼入荐枕席，至夜则祖师升坛礼拜，始各归寝。惟月信落红后，则净褌内外衣，以红绒为巨细，缚大木上。手足不能丝毫动，并以绵丸塞口，暗不能声。祖师持金管如箸，寻视脉穴，刺入两臂两股肉内，吮吸其血，颇为酷毒。吮吸后，以药末糝创孔，即不觉痛，顷刻结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极高，俯视云雨皆在下。忽一日狂飈陡起，黑云如墨，压山顶。雷电激射，势极可怖。祖师惶遽，呼二十余女，并裸露环抱其身，如肉屏风。火光入室者数次，皆一掣即返。俄一龙爪大如箕，于人群中攫祖师去。霹雳一声，山谷震动，天地晦冥，觉昏瞽如睡。

梦。稍醒则已卧道旁。询问居人，知去家仅数百里，乃以臂钏易敝衣遮体，乞食得归也。忻州人尚有及见此妇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盖精血为道士采尽矣。据其所言，盖即烧金御女之士。其术灵幻如是，尚不免于天诛，况不得其传，徒受妄人之蛊惑，而冀得神仙，不亦慎哉。

93. 江南吴孝廉，朱石君之门生也。美才天逝，其妇誓以身殉，而屡缢不能死。忽灯下孝廉形见，曰：易彩服则死矣。从其言，果绝。孝廉乡人，录其事徵诗，作者甚众。余亦为题二律。而石君为作墓志，于孝廉之坎坷，烈妇之慷慨，皆深致悼惜，而此事一字不及。或疑其乡人之粉饰。余曰：非也。文章流别，各有体裁。郭璞^①注山海经、穆天子传，于西王母事，铺叙綦祥。其注尔雅释地，于西至西王母句，不过曰西方昏荒之国而已。不更益一语也。盖注经之体裁，当如是耳。金石之文，与史传相表里，不可与稗官杂记比。亦不可与词赋比。石君博极群书，深知著作之流别。其不著此事于墓志，古文法也。岂以其伪而削之哉。余老多遗忘，记孝廉名承绂，烈妇之姓氏，竟不能忆。姑存其略于此，俟扈跸回銮，当更求其事状，详著之焉。

〔注〕 ①郭璞：晋代文学家、训诂学家。

②《穆天子传》：六卷，周周穆王西行之事。

94. 老仆施祥，尝乘马夜行至张白。四野空旷，黑暗中有数人掷沙泥，马惊嘶不进。祥如是鬼，叱之曰：我不至尔墟墓间，何为犯我？群鬼揶揄曰：自作剧耳，谁与尔论理。祥怒曰：既不论理，是寻斗也。即下马、以鞭横击之。喧哄良久，力且不敌，马又跳踉掣其肘。意方窘急，忽遥见一鬼狂奔来，厉声呼曰：此吾好友，尔等毋造次。群鬼遂散。祥上马驰归，亦不及问其为谁。

次日，携酒于昨处奠之，祈示灵响，寂然不应矣。祥之所友，不过厮养屠沽耳。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乃如是。

95. 门人吴钟侨，尝作《如愿小传》，寓言滑稽，以文为戏也。后作蜀中一令，值金川之役^①。以监运火药殁于路。诗文皆散佚，惟此篇偶得于故纸中，附录于此。其词曰：如愿者，水府之女神，昔彭泽清洪君以赠庐陵欧明者^②是也。以事事能给人之求，故有是名。水府在在皆有之，其遇与不遇，则系人之禄命耳。有四人同访道，涉历江海，遇龙神召之，曰：鉴汝等精进，今各赐如愿一。即有四女子随行。其一人求无不获，意极适。不数月病且死，女子曰：今世之所享，皆前生之所积；君夙生所积，今数月销尽矣。请归报命。是人果不起。又一人求无不获，意犹未尽。至冬月，求鲜荔巨如瓜者。女子曰：溪壑可盈，是不可饜，非神道所能给。亦辞去。又一人所求有获有不获，以咎女子。女子曰：神道之力，亦有差等，吾有能致不能致也。然日中必昃，月盈必亏。有所不足，正君之福。不见彼先逝者乎？是人惕然，女子遂随之不去。又一人虽得如愿，未尝有求。如愿时为自致之，亦蹙然不自安。女子曰：君道高矣，君福厚矣，天地鉴之，鬼神佑之。无求之获，十倍有求，可无待乎我，我惟阴左右之而已矣。他日相遇，各道其事，或喜或怅。曰：惜哉！逝者之不闻也。此钟侨弄笔狡狴之文，偶一为之，以资惩劝，亦无所不可；如累牍连篇，动成卷帙，则非著书之体矣。

〔注〕 ①金川之役：金川原水名，四川大渡河之上游。清康熙间，土司莎罗奔授金川按抚司。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叛，傅恒、岳钟琪平之，莎罗奔降。

②事见干宝撰《搜神记》卷四：庐陵欧明路过彭泽湖，有数吏来说是清洪君邀请他。吏说清洪君一定会重重赏你，你都不要，只要如愿一

人，于是欧明见了清洪君只求如愿，清洪君同意了。后来欧明将回家时，他所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几年大富。

96.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归里，年六十余矣，强健如少壮。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岁，则治奁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阴颂其德，人亦多乐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时，枕衾狎昵，与常人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饵，或以为徒悦耳目，实老不能男，莫知其审也。后其家婢媼私泄之，实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虚实，殊不自讳，曰：吾血气尚盛，不能绝嗜欲。御女犹可以生子，实惧为身后累。欲渔男色，又惧艾豨^①之事，为子孙羞。是以出此间道也。此事奇创，古所未闻。夫闺房之内，何所不有，床第事可勿深论。惟岁岁转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于人有损。而不稽其婚期，不损其贞体，又似于人有恩。此种公案，竟无以断其是非。戈芥舟前辈曰：是不难断，直恃其多财，法外纵淫耳。昔窦二东之行劫，必留其御寒之衣衾，还乡之资斧，自以为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注〕 ①艾豨老公猪。典出《左转》，卫灵公为夫人南子召来宋朝；宋朝旧与南子私通。宋人称宋朝为艾豨。卫灵公的儿子听了之后，很感羞耻。

97. 里有一士者，矫捷多力，兼习技击、超距之术。两三丈之高，可翩然上；两三丈之阔，可翩然越也。余幼时犹及见之，尝求睹其技。使余立一过厅中，余面向前门，则立前门外面相对；余转面后门，则立后门外面相对。如是者七八度，盖一跃即飞过屋脊耳。后过杜林镇，遇一友，邀饮桥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应声耸身过。友招使还，应声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将圯，近水陡立处开裂有纹。一士未见，误踏其上，岸崩二尺许。遂随之坠河，顺流而去。素不习水，但从波心踊起数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坠水中。如是数四，力

尽，竟溺焉。盖天下之患，莫大于有所恃。恃财者终以财败，恃势者终以势败，恃智者终以智败，恃力者终以力败。有所恃，则敢于蹈险故也。田侯松岩于滦阳买一劳山杖，自题诗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当坦处亦防倾。敢因恃尔心无虑，便向崎岖步不平！斯真阅历之言，可贵而佩者矣。

98. 沧洲憩水井有老尼，曰慧师父。不知其为号，亦不知是此慧字否，但相招呼之云尔。余幼时，尝见其出入外祖张公家，戒律谨严，并糖不食。曰糖亦猪脂所点成也。不衣裘，曰寝皮与食肉同也。不衣绸绢，曰一尺之帛，千蚕之命也。供佛面筋必自制，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香必敲石取火，曰灶火不洁也。清斋一食，取足自给，不营营募化。外祖家一仆妇，以一布为施，尼熟视识之，曰：布施须用己财，方为功德。宅中为失此布，笞小婢数人，佛岂受如此物耶？妇以情告，曰初谓布有数十疋，未必一一细检，故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箠楚，日相诅咒，心实不安，故布施求忏罪耳。尼掷还之，曰然则何不密送原处？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后妇死数年，其弟子乃泄其事，故人得知之。乾隆甲戌乙亥间，年已七八十矣。忽过余家，云将诣潭柘寺礼佛，为小尼受戒。余偶话前事，摇着曰：实无此事，小妖尼饶舌耳。相与叹其忠厚。临行，索余题佛殿一额。余属赵春涧代书。合掌曰谁书，即乞题谁名。佛前勿作诳语。为易赵名，乃持去。后不再来。近问沧洲人无识之者矣。又景城天齐庙一僧，住持果成之第三弟子，士人敬之，无不称曰三师父，遂佚其名。果成弟子颇不肖，多散而托钵四方。惟此僧不坠宗风，无大刹知客市井气，亦无法座禅师骄贵气。戒律精苦，虽千里亦打包徒步，从不乘车马。先兄晴湖，尝遇之中途，苦邀同车，终不肯也。官吏至庙，待之

礼无加。田夫野老至庙，待之礼不减。多布施、少布施、无布施。待之礼如一。禅诵之余，惟端坐一室，入其庙，如无人者。其行事如是焉而已。然里之男妇，无不曰三师父道行清高。及问其道行安在、清高安在，则茫然不能应。其所以感动人心，正不知何故矣。尝以问姚安公。公曰：据尔所见，有不清不高处耶？无不清不高，即清高矣。尔必欲锡飞^①、杯渡^②为善知识耶？此一尼一僧，亦彼法中之独行者矣。（三师父涅槃不久，其名当有人知。俟见乡试诸孙辈，使归而询之庙中。）

〔注〕 ①飞锡：锡为锡杖，僧侣，随身物。相传唐元和中高僧隐峰游五台山，掷锡杖飞空而去。

②怀渡：晋高僧名，常乘木杯渡河。

99. 九州之大，奸盗事无地无之，亦无日无之，均不为异也。至盗而稍别于盗，究不能不谓之盗；奸而稍别于奸，究不能不谓之奸，斯为异矣。盗而人许遂其盗，奸而人许遂其奸，斯更异矣。乃又相触立发，相牵立息。发如鼎沸，息如电掣，不尤异之异乎？舅氏安公五章。言有中年失偶者，已有子矣，复买一有夫之妇。幸控制有术，犹可相安。既而是人死。平日私蓄，悉在此归手。其子微闻而索之，事无佐证，妇弗承也。后侦知其藏贮处，乃夜中穴壁入室。方开篋携出，妇觉，大号有贼，家众惊起。各持械入。其子仓皇从穴出，迎击之，立踣。即从穴入搜余盗。闻床下喘息有声，群呼尚有一贼。共曳出繫缚。比灯至，审视，则被额昏仆者其子，床下乃其故夫也。其子醒后，与妇各执一词。子云子取父财不为盗，妇云妻归前夫不为奸。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会，妇云父财可索取而不可穿窬。互相诟谇，势不相下。次日，族党密议，谓涉讼两败，徒玷门风。乃阴为调停，使尽留金与其子，而听妇自归故夫，其难乃平。然已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矣。

先叔仪南公曰：此事巧于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则人也。不纳此有夫之妇，子何由而盗？妇何由而奸哉？彼所恃者，力能驾驭耳。不知能驾驭于生前，不能驾驭于身后也。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

滦阳续录五

100. 戴东原言，某族祖某，尝僦僻巷一空宅。久无人居，或言有鬼。某厉声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灯下见形，阴惨之气，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应曰：然。遂作种种恶状，良久，又问曰：仍不畏耶？又应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驱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某怒曰：实不畏汝，安可诈言畏？任汝所为可矣！鬼言之再四，某终不答。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余年，从未见强项似汝者。如此蠢物，岂可与同居！奄然灭矣。或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谬答以畏，可息事宁人。彼此相激，伊于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静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气凌之，则气盛而鬼不逼；稍有牵就，则气馁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饵吾，幸未中其机械也。论者以其说为然。

101. 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儿騃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闻某公在郎署^①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未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也。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

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②，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趑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疐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后某公歿时，口喃喃似与人语，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于礼不可二语，言之十余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见矣。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礼也。某公于孩稚之时，即先定婚姻，使明知为他日之夫妇。朝夕聚处，而欲其无情，必不能也。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古礼也。某公僮婢无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时时亲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语，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礼，实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处之过当，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为厉，犹以于礼不可为词，其斯以为讲学家乎？

〔注〕 ①郎署：官署名，即郎中和郎中员外郎办公的机关。

②柳氏：指唐代的柳公绰。

102.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候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冬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有李甲者，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踪迹，遂传为死。俄其父母并逝，妇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邻县，又挈家逐什一，商舶南北，岁无定居。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死。靳乙谋为甲娶妇。会妇舅旅卒，家属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他时尚可归乡里。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众人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

敢问。宵分私语，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实据而遽嫁，且诟且殴。阖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有妇亡之实据乎？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古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妇再嫁而未失节，载籍以来，未之闻也。姨丈卫公可亭，曾亲见之。

103. 沧州酒，阮亭^①先生谓之麻姑酒。然土人实无此称。著名已久，而论者颇有异同。盖舟行来往，皆沽于岸上。肆中村酿薄醪，殊不足辱杯罍。又土人防徵求无厌，相戒不以真酒应官。虽笞捶不肯出，十倍其价，亦不肯出。保阳制府，尚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酿，必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水虽取于卫河，而黄流不可以为酒。必于南川楼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锡罍沉至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始有冲虚之致。其收贮畏寒畏暑、畏湿畏蒸，犯之则味败。其新者不甚佳，必度阁至十年以外，乃为上品。一罍可值四五金。然互相馈赠者多，耻于贩鬻。又大姓若戴吕刘王、若张卫，率多零替，酿者亦稀，故尤难得。或运于他处，无论肩运车运舟运，一摇动即味变。运到之后，必安静处澄半月，其味乃复。取饮注壶时，当以杓平挹。数摆拨则味亦变，再澄数日乃复。姚安公尝言：饮沧酒禁忌百端，劳苦万状，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实功不补患。不如遣小竖随意行沽，反陶然自适。盖以此也。其验真伪法，南川楼水所酿者，虽极醉，膈不作恶。次日醉，亦不病酒。不过四肢畅适，恬然高卧而已。其但以卫河水酿者则否。验新陈法，凡度阁二年者，可再温一次。十年者温十次如故，十一次则味变矣。一年者再温变，二年者三温即变，毫厘不能假借。莫知其所以然也。董曲江前辈之叔名思任，最嗜饮。牧沧州时，知佳酒不应官，

百计劝谕，人终不肯破禁约。罢官后，再至沧州，寓李进士锐巖家，乃尽倾其家酿。语锐巖曰：吾深悔不早罢官。此虽一时之戏谑，亦足见沧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注〕 ①阮亭：清王士禛的号。

104. 先师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有赵氏者，（先生曾举其字，今不能记。似尚是先生之尊行。）尝过清风店，招一小妓侑酒。偶语及某年宿此，曾招一丽人留连两夕，计其年今未滿四十，因举其小名。妓骇曰：是我姑也。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宛然旧识。方握于寒温，其祖姑闻客出现，又大骇曰：是东光赵君耶？三十余年不相见，今鬓虽欲白：形状声音，尚可略辨。君号非某耶？问之，亦少年过此所狎也。三世一堂，都无避忌，传杯话旧，惘惘然如在梦中。又住其家两夕而别。别时言祖藉本东光，自其翁始迁此，今四世矣，不知祖墓犹存否。因举其翁之名，乞为访问。赵至家后，偶以问乡之耆旧。一人愕然良久，曰：吾今乃始信天道。是翁即君家门客。君之曾祖与人讼，此翁受怨家金，阴为反间，讼因不得直。日久事露，愧而挈家逃，以为在海角天涯矣。不意竟与君遇，使以三世之妇，偿其业债也。吁，可畏哉。

105. 又聃先生又言，有安生者颇聪颖，忽为众狐女摄入承尘上。吹竹调丝，行肴劝酒，极媒狎冶荡之致。隔纸听之，甚了了。而承尘初无微隙，不知何以入也。燕乐既终，则自空掷下。头面皆伤损，或至破骨流血。调治稍愈，又摄去如初。毁其承尘，则摄置屋顶，其掷下亦如初。然生殊不自言苦也。生父购得一符悬壁上，生见之，即战栗伏地，魅亦随绝。问生符上何所见。云初不见符，但见兵将狰狞，戈甲晃耀而已。此狐以为仇耶？不应有燕昵之欢；以为媚耶？不应有扑掷之酷。忽喜忽怒，均莫测其

何心。或曰是仇也，媚之乃死而不悟。然媚即足以致其死，又何必多此一掷耶。

106. 李汇川言，有严先生，忘其名与字。值乡试斯近，学子散后，自灯下夜读。一馆童送茶入，急失声仆地，碗碎琤然。严惊起视，则一鬼披发瞪目立灯前。严笑曰：世安有鬼，尔必黠盗饰此状，欲我走避耳。我无长物，惟一枕一席。尔可别往。鬼仍不动。严怒曰：尚欲给人耶？举界尺击之，瞥然而灭。严周视无迹，沈吟曰：竟有鬼耶？既而曰：魂升于天，魄降于地，此理甚明。世安有鬼，殆狐魅耳。仍挑灯琅琅诵不辍。此生崛强，可谓至极，然鬼亦竟避之。盖执拗之气，百折不回，亦足以胜之也。又闻一儒生，夜步廊下。忽见一鬼，呼而语之曰：尔亦曾为人，何一作鬼，便无人理？岂有深更昏黑，不分内外，竟入庭院者哉？鬼遂不见。此则心不惊怖，故神不瞽乱，鬼亦不得而侵之。又故城沈丈农功，（讳鼎勋，姚安公之同年。）尝夜归遇雨，泥潦纵横，与一奴扶掖而行，不能辨路。经一废寺，旧云多鬼，沈丈曰：无人可问，且寺中觅鬼问之。径入，绕殿廊呼曰：鬼兄鬼兄。借问前途水深浅？寂然无声。沈丈笑曰：想鬼俱睡，吾亦且小憩。遂偕奴倚柱睡至晓。此则襟怀洒落，故作游戏耳。

107. 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时，于空山捕得一玛哈沁，诘其何以得活。曰：打牲为粮耳。问潜伏已久，安得如许火药？曰：蜚螳曝乾为末，以鹿血调之，曝乾，亦可以代火药。但比硝磺力稍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鸟銃贮火药铅丸后，再取一乾蜚螳，以细杖送入，则比寻常可远出一二十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然试之均验。又疡医殷赞庵云，水银能蚀五金。金遇之则白。铅遇之则化。凡战阵铅丸，隐入骨月者，割取至为楚毒。但以水银自创

口灌满，其铅自化为水，随水银而出。此不知验否。然于理可信。

108. 田白岩言，有士人僦居僧舍，壁悬美人一轴，眉目如生，衣褶飘扬如动。士人曰：上人不畏扰禅心耶？僧曰：此天女散花图，堵芬木画也。在寺百余年矣，亦未暇细观。一夕，灯下注目，见画中似人凸起一二寸。士人曰：此西洋界画，故视之若低昂，何堵芬木也。画中忽有声曰：此妾欲下，君勿讶也。士人素刚直，厉声叱曰：何物妖鬼敢媚我！遽掣其轴，欲就灯烧之。轴中絮泣曰：我炼形将成，一付祝融，则形消神散，前功付流水矣。乞赐哀悯，感且不朽。僧闻俶扰；亟来视。士人告以故。僧憬然曰：我弟子居此室，患瘵而死，非汝之故耶？画不应，既而曰：佛门广大，何所不容。和尚慈悲，宜见救度。士怒曰：汝杀一人矣，今再纵汝，不知当更杀几人。是惜一妖之命，而戕无算人命也。小慈是大慈之贼，上人勿吝。遂投之炉中。烟焰一织，血腥之气满室，疑所杀不止一僧矣。后入夜，或嚶嚶有泣声。士人曰：妖之余气未尽，恐久且复聚成形。破阴邪者惟阳刚。乃市爆竹之成串者十余。（京师谓之火鞭。）总结其信线为一，闻声时骤然焚之，如雷霆砰磕，窗扉皆震，自是遂寂。除恶务尽，此士人有焉。

109. 有与狐为友者，天狐^①也，有大神术，能摄此人于千万里外。凡名山胜境，恣其游眺，弹指而去，弹指而还，如一室也。尝云，惟贤圣所居不敢至，真灵所驻不敢至，余则披图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析狐曰：君能携我于九州之外，能置我于人闺阁中乎？狐问何意。曰：吾尝出入某友家，预后庭丝竹之宴。其爱妾与吾目成，虽一语未通，而两心互照。但门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怅望耳。君能于夜深人静，摄我至其绣闼，吾事必

济。狐沈思良久，曰：是无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侦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后果侦得实，析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携之飞行。至一处，曰：是矣。瞥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闻人声，惟觉触手皆卷轴，乃主人之书楼也。知为狐所弄，仓皇失措，误触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声砰然。守者呼：有盗！僮仆至，启锁明烛，执械入。见有人瑟缩屏风后，共前击仆，以绳急缚。就灯下视之，识为此人，均大骇愕，此人故狡黠，诡言偶与狐友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恶作剧，欲我痛扶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归。他日，与所亲密言之，且誓曰：狐果非人，与我相交十余年，乃卖我至此。所亲怒曰：君与某交，已不止十余年，乃借狐之力，欲乱其闺阃，此谁非人耶？狐虽愤君无义，以游戏傲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华服盛饰，潜挈置主人卧塌下，君将何词以自文？由此观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亲亦遂与绝。郭彤纶与所亲有瓜葛，故得其详。

〔注〕 ①天狐：据《元中记》，狐十岁即与天通，谓之天狐。

110. 老儒刘泰宇名定光，以舌耕为活。有浙江医者某，携一幼子流寓。二人甚相得，因卜邻。子亦韶秀，礼泰宇为师。医者别无亲属，濒死托孤于泰宇。泰宇视之如子，适寒冬夜与共被。有杨甲为泰宇所不礼，因造谤曰：泰宇以故人之子为变童。泰宇愤恚，问此子知尚有一叔，为粮艘旗丁掌书算。因携至沧州河干，借小屋以居。见浙江粮艘一一遥呼，问有某先生否。数日，竟得之。乃付以侄。其叔泣曰：夜梦兄云，侄当归。故日日独坐舵楼望。兄又云：杨某之事，吾得直于神矣。则不知所云也。泰宇亦不明言，悒悒自归。迂儒拘谨，恒念此事无以自明，因郁结发病

死。灯前月下，杨恒见其怒目视。杨故犷悍，不以为意，数载亦死。妻别嫁，遗一子，亦韶秀。有宦室轻薄子，诱为变童，招摇过市。见者皆太息。泰宇，或云肃宁人，或云任邱人，或云高阳人，不知其审。大抵住河间之西也。迹其平生，所谓歿而可祀于社者欤。此事在康熙中年。三从伯灿宸公，喜谈因果，尝举以为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二日，住密云行帐。夜半睡醒，忽然忆及。悲其名氏翳如，至溱阳后，为录大略如右。

111. 常寺福镇番人康熙初随众剽掠，捕得当斩。曾伯祖光吉公，时官镇番守备，奇其状貌，请于副将韩公免之，且补以名粮，收为亲随。光吉公罢官归，送公至家，因留不返。从伯祖钟秀公尝曰：常寺福矫捷绝伦，少时尝见其以两足挂明楼雉堞上倒悬，而扫砖线之雪。四围皆净，（剧盗多能以足向上，手向下，倒抱楼角而登。近雉堞处，以砖凸出三寸，四围镶之，则不能登，以足不能悬空也。俗谓之砖线。）持帚翩然而下，如飞鸟落地。真健儿也。后光吉公为娶妻生子。闻今尚有后人，为四房佃种云。

112. 门联唐末已有之，蜀辛寅逊为孟昶^①题桃符^②，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二语是也。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余乡张明经晴风，除夕前自题门联曰：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适有锻炼者求彭信甫书门联，信甫戏书此二句与之。两家望衡对宇，见者无不失笑。二人本辛酉拔贡同年，颇契厚，坐此竟成嫌隙。凡戏无益，此亦一端。又董曲江前辈喜谐谑，其乡有演剧送葬者，乞曲江于台上题一额。曲江为书吊者大悦四字，一邑传为口实，致此人终身切齿，儿为其所构陷。后曲江自悔，尝举以戒友朋云。

〔注〕 ①孟昶：字仁贤，后蜀王。

②桃符：古时习俗，元旦用桃木板写神荼、郁垒二神名，悬挂门旁，以为能压邪。

113. 董秋原言，有张某者，少游州县幕，中年度足自贍，即闲居以蒔花种竹自娱。偶外出数日，其妇暴卒，不及临诀，心恒怅怅如有失。一夕灯下形见，悲喜相持。妇曰：自被摄后，有小罪过，待发遣，遂羁縻至今。今幸勘结，得入轮回。以距期尚数载，感君忆念，祈于冥官，来视君。亦夙缘之未尽也。遂相缱绻如平生。自此人定恒来，鸡鸣辄去，燕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语及家事，亦不甚问儿女。曰：人世嚣杂，泉下人得离苦海，不欲闻之矣。一夕，先数刻至，与语不甚答。曰：少迟，君自悟耳。俄又一妇褰帘入，形容无二，惟衣饰差别。见前妇惊郤。前妇叱曰：淫鬼假形媚人，神明不汝容也。后妇狼狈出门去。此妇乃握张泣，张恹恹莫知所为。妇曰：凡饿鬼多托名以求食，淫鬼多假形以行媚。世间灵语，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娼女，乘君思忆，投隙而来，以盗君之阳气。适有他鬼告我，故投诉社公，来为君祛除。彼此时谅已受答矣。问今在何所。曰：与君本有再世缘，因奉事翁姑，外执礼而心怨望。遇有疾病。虽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为神道所录，降为君妾。又因怀挟私愤，以语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降为媵婢。须后公二十余年生。今尚浮游墟墓间也。张牵引入帟。曰：幽明路隔，恐于阴谴。来生会了此愿耳。呜咽数声而减。时张父母已故，惟兄别居。乃诣兄具述其事，友爱如初焉。

114. 有嫠妇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岁。家徒四壁，又鲜族属，乃议嫁。妇色颇艳。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姬说之曰：我于礼天娶汝理，然思汝至废眠食。汝能托言守志，而私昵于我，

每月给贐若干，足以贍母子。两家虽各巷，后屋则仅隔一墙。梯而来往，人莫能窥也。妇惑其言，遂出入如外妇。人疑妇何以自活，然无迹可见。姑以为尚有蓄积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泄其事。其子幼，即遣就外塾宿。至十七八，亦稍闻繁言。每泣谏，妇不从，狎昵杂坐，反故使见闻，冀杜其口。子恚甚，遂白昼入某甲家，剗刃于心，出于背。而以借贷不遂，遭其轻薄，怒激致杀，首于官。官廉得其情，百计开导，卒不吐实，意以故杀论抵。乡邻哀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于朱梅厓前辈。梅厓先一夕梦是子，容色惨沮，对而拱立。至是憬然曰：是可母作也，不书其实则一凶徒耳，乌乎表。书其实，则彰孝子之名，适以伤孝子之心，非所以妥其灵也。遂力阻罢其事。是夕又梦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殒其身以报父仇，复不彰母过以为父辱。可谓善处人伦之变矣。或曰斩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为之乎。是则讲学之家，责人无已。非余之所敢闻也。

115. 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实信。李云举言其兄宪威官广东时，闻一游士性迂僻。过岭干谒亲旧，颇有所获。归装袱被衣履之外，独有二臣篋，其重四人及能舁，不知其何所携也。一日，至一换舟处，两舷相接，束以巨绳。扛而过，忽四绳皆断如刃截，訇然堕板上，两篋皆破裂。顿足悼惜，急开检视，则一贮新端硯，一贮英德石^①也。石篋中白金一封，约六七十两，纸裹亦绽。方拈起审视，失手落水中。倩渔户没水求之，仅得小半。方懊丧间，同来舟子遽贺曰：盗为此二篋，相随已数日，以岸上有人家不敢发。吾惴惴不敢言。今见非财物，已唾而散矣。君真福人哉。抑阴功得神佐也。同舟一客私语曰：渠有何阴功，但新有一痴事耳。渠在粤日，尝以百二十金，托逆旅主人

买一妾。云是一年余新妇，贫不举火，故鬻以自活。到门之日，其翁姑及壻俱来送，皆羸病如乞丐。临入房，至相抱持痛哭。诀别已分手，犹追数步，更絮语。媒姬强曳妇入。其翁抱数月小儿，向渠叩首，曰：此儿失乳，生死未可知，乞容其母暂一乳，且延今日，明日再作计。渠忽跃然起，曰：吾谓妇见出耳，今见情状，凄动心脾。即引汝妇去，金亦不必偿也。古今人相去不远。冯京之父^②吾岂不能为哉。意对众焚其券。不知乃主人窥其忠厚，伪饰己女以给之。悦其意纳，又别有狡谋也。同寓皆知，渠至今未悟。岂鬼神即录为阴功耶？又一客曰：是阴功也。其事虽痴，其心则实出于惻隐。鬼神鉴察，亦鉴察其心而已矣。今日免祸，即谓缘此事可也。彼逆旅主人，尚不知究意如何耳。先师又聃先生，云举兄也。谓云举曰：吾以此客之论为然。余又忆姚安公言，田丈耕野西征时，遣平鲁路守备李虎，偕二千总将三百兵出游徼。猝遇额鲁特自间道来。二千总后虎曰：贼马健，退走必为所及。请公率前队扼山口，我二人率后队助之。贼不知我多寡，犹可以守。虎以为然，率众力斗。二千总已先遁。盖给虎与战，以稽时刻。虎败，则去已远也。虎遂战歿。后荫其子先捷如父官。此虽受给而败，然受给适以成其忠。故曰：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实确。

〔注〕 ①英德：广东县名，所产石有黑白文，可作玩品。

②冯京之父买妾得知妾被迫卖身，便叫她回家，也不要原付的钱。此故事载于宋罗大经撰《鹤林玉露》。

116. 云举又言，有人富甲一乡，积粟千余石。遇岁歉，闭不肯粜。忽一日，征集仆隶，陈设概量，手书一红笺，榜于门曰：岁歉人饥，何心独饱？今拟以历年积粟，尽贷乡邻，每人以一石

为律。即日各具囊篋赴领，迟则粟尽矣。附近居民，闻声云合，不一日而粟尽。有请见主人申谢者，则主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于久鏹敝屋中，酣眠方熟，人至始欠伸。从惊愕掖起，于身畔得一纸曰：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千家饥而一家饱，剽劫为势所必至，不名实两亡乎？感君旧恩，为君市德。希恕专擅，是所深祷。不省所言者何事。询知始末，太息而已。然是时人情汹汹，实有焚掠之谋。得是博施，乃转祸为福。此幻形之妖，可谓爱人以德矣。所云旧恩，则不知其故。或曰：其家园中有老屋，狐居之数十年，屋圯乃移去。意即其事欤？

117. 小时闻乳母李氏言，一人家与佛寺邻。偶寺廊跃下一小狐，儿童捕得，絜缚鞭箠，皆慑伏不动。放之则来往于院中，绝不他往。与之食则食，不与亦不敢盗，饥则向人摇尾而已。呼之似解人语，指挥之亦似解人意。举家怜之，恒禁儿童勿凌虐。一日，忽作人语，曰：我名小香，是钟楼上狐家婢。偶嬉戏误事，因汝家儿童顽劣，罚受其蹂躏一月。今限满当归，故此告别。问何故不逃避。曰：主人养育多年，岂有逃避之理。语讫，作叩额状，翩然越墙而去。时余家一小奴，窃物远颺。乳母因说此事，喟然曰：此奴乃不及此狐。

118. 陈云亭舍人言，其乡深山中有废兰若，云鬼物据之，莫能修复。一僧道行清高，径往卓锡。初一两夕，似有物窥伺。僧不闻不见，亦遂无形声。三五日，夜夜有夜叉排闥入，狰狞跳掷，吐火嘘烟。僧禅定自若。扑及蒲团者数四，然终不近身。比晓，长啸去。次夕，一好女至，合计作礼，请问法要。僧不答。又对僧琅琅诵金刚经。每一分讫，辄问此何解。僧又不答。女子忽旋

舞，良久，振其双袖，有物簌簌落满地。曰：此比散花何如？且舞且退，瞥退无迹。满地皆寸许小儿，蠕蠕几千百。争缘肩登顶，穿襟入袖，或齧啮，或搔爬，如蚊虻蛆虱之攒啮。或抉剔耳目，擘裂口鼻，如蛇蝎之毒螫。撮之投地，爆然有声，一辄分形为数十，弥添弥众。左支右诎，困不可忍，遂委顿于禅榻下。久之苏息，寂无一物矣。僧慨然曰：此魔也，非迷也。惟佛力足以伏魔。非吾所及。浮屠不三宿桑下^①，何必恋恋此土乎？天明，意打包返。余曰：此公自作寓言。譬正人之愠于群小耳。然亦足为轻尝者戒。云亭曰：仆百无一长，惟平生不能作妄语。此僧归路过仆家。面上血痕，细如乱发。实曾目睹之。

〔注〕 ①浮屠：指佛教徒，这句意思是佛教徒不在一处住很长时间，以免生出感情。

119. 老仆刘廷宣言，雍正初，佃户张璜于褚寺东架团焦（俗谓之团瓢，焦字音转也。二字出北齐书本纪。）守瓜。夜恒见一人行步迟重，徐徐向西北去。一夕，偶窃随之，视所往，见至一丛冢处。有十余女鬼出迓，即共狎笑嫖戏，知为妖物，然似是蠢蠢无所能。乃藏火铤于团焦。夜夜伺之。一夜，又见其过，发铤猝击，訇然仆地。秉火趋视，乃一翁仲也。次日，积柴燔为灰。亦无他异。至夜梦十余妇女罗拜。曰：此怪不知自何来，力猛如熊虎。凡新葬女鬼，无老少皆遭胁污。有枝拒者，登其坟顶，踊跃数四，即土陷棺裂，无可栖身。故不敢不从。然饮恨则久矣。今蒙驱除，故来谢也。后有从高川来者云，石人洼冯道墓前，（冯道，景城人，所居今犹名相国庄，距景城二三里。墓则在今石人洼，余幼时见残缺石兽石翁仲，尚有存者。县志云，不知道墓所在。盖承旧志之误也。）忽失一石人。乃知即是物也。是物自五代至今，始炼成形。岁月不为不久。乃甫能幻化，

即纵凶淫，卒自取焚如之祸。与邵二云所言木偶。其事略同^①。均为器小易盈者鉴也。

〔注〕 ①见第二十卷 26 则。

120. 外叔祖张公蝶庄家，有书室，颇轩敞。周以回廊，中植芍药三四十本。花时，香过邻墙。门客閔姓者，携一仆，下榻其中。一夕，就枕后，忽外有女子声。曰：姑娘致意先生，今日花开，又值好月，邀三五女伴，借一赏玩。不致有祸于先生，幸勿开门唐突。足见雅量矣。閔噤不敢答。亦不复再言。俄微闻衣裳绰绰声。穴窗纸视之，无一人影。侧耳谛听时，偶喁喁私语，若有若无，都不辨一字。踟躇枕席，睡不交睫。三鼓以后似又闻步履声。俄而隔院犬吠，俄而邻家犬亦吠，俄而巷中犬相接而吠。近处吠止，远处又吠。其声迢递向东北，疑其去矣。恐忤之招祟，不敢启户。天晓出视，了无痕迹。惟西廊尘土，似略有弓弯印，亦不分明。盖狐女也。外祖雪峰公曰：如此看花，何必更问主人？殆閔公莽莽有伧气。恐其偶然冲出，致败人意耳。

121. 沧州有董华者，读书不成，流落为市肆司书算。复不能善事其长，为所排挤。出以卖药卜卦自给，遂贫无立锥。一母一妻，以缝维瀚濯佐之，犹日不举火。会岁饥，枵腹杜门，势且俱毙。闻邻村富翁方买妾，乃谋于母，将鬻妇以求活。妇初不从。华告以失节事大，致母饿死事尤大，乃涕泗曲从，惟约以倘得生还，乞仍为夫妇。华亦诺之。妇故有姿，富翁颇宠眷，然枕席时有泪痕。富翁固问，毅然对曰：身已属君，事事可听君所为。至感忆旧恩，则虽刀锯在前，亦不能断此念也。适岁再饥，华与母并为饿殍。富翁虑有变，匿不使知。有一邻姬偶泄之，妇殊不哭，痴坐良久，告其婢媼曰：吾所以隐忍受玷者，一以活姑与夫之命。

一以主人年已七十余，度不数年，即当就木；吾年尚少，计其子必不留我，我犹冀缺月再圆也。今则已矣！突起开楼窗，踊身倒坠而死。此与前录所载福建学使妾相类。然彼以儿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无恨。此则以养姑养夫之故，万不得已而失身，乃卒无救于姑与夫，事与愿违，徒遭玷污，痛而一决，其赍恨尤可悲矣。

122. 余十岁时，闻槐镇一僧，（槐镇即金史之槐家镇。今作淮镇，误也。）农家子也，好饮酒食肉。庙有田数十亩，自种自食。牧牛耕田外，百无所知。非惟经卷法器，皆所不蓄，毗卢袈裟，皆所不具，即佛龕得火，亦在若有若无间也。特首无发，室无妻子，与常人小异耳。一日，忽呼集邻里。而自端坐破几上，合掌语曰：同居三十余年，今长别矣，以遗蜕奉托可乎。溘然而逝。合掌端坐仍如故，鼻垂两玉筋，长尺余。众大惊异，共为募木造龕。舅氏安公实斋，居丁家庄，与相近。知其平日无道行，闻之不信，自往视之。以造龕未竟，二日尚未敛，面色如生，抚之肌肤如铁石。时方六月，蝇蚋不集，亦了无尸气。竟莫测其何理也。

123. 喀喇沁公丹公（号益亨，名丹巴多尔济，姓乌梁汗氏，蒙古王孙也。）言，内廷都领侍萧得禄，幼尝给事其邸第。偶见一黑物如猫，卧树下，戏击以弹丸。其物甫一转身，即如巨犬。再击，又一转身，遂巨如驴。惧不敢复击。物亦自去。俄而飞瓦掷砖，变怪陡作。知为狐魅，惴惴不自安。或教以绘象事之，其祟乃止。后忽于几上得钱数十，知为狐所酬，始试收之，秘不肯语。次日，增至百文。自是日有所增，渐至盈千。旋又改为银一，重约一两。亦日有所增，渐至一铤五十两。巨金不能密藏，遂为管领者所觉。疑盗诸官库，撈掠讯问，几不能自白。然后知为狐所陷也。夫飞土

逐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戴陈音所诵古歌，即弹弓之始也。）儿戏之常。主人知之，亦未必遽加深责；狐不能畅其志也。饵之以利，使盈其贪壑，触彼祸罗，狐乃得适所愿矣。此其设阱伏机，原为易见；徒以利之所在，遂令智昏。反以为我礼即虔，彼心故悦。委曲自解，致不觉堕其彀中。昔夫差贪勾践之服事^①，卒败于越；楚怀贪商于之六百^②，卒败于秦；北宋贪灭辽之割地^③，卒则于金；南宋贪伐金之助兵^④，卒败于元。军国大计，将相同谋，尚不免于受饵。况区区童稚，乌能出老魅之阴谋哉，其败宜矣。又举一近事曰：有刑曹某官之仆夫，睡中觉得舌添其面。举石击之，踣而毙，烛视，乃一黑狐。剥之，腹中有一小人首，眉目宛然，盖所炼婴儿未成也。翌日，为主人御车归。狐凭附其身，举凳击主人，且厉声陈其枉死状。盖欲报之而不能，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泄其愤耳。此二狐同一复仇，余谓此狐之悍而直，胜彼狐之阴而险也。

〔注〕

① 勾践之服事：即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所败，勾践退据会稽求和，自己和大夫范蠡入吴，卑事吴王。后来越国力量壮大了，终于灭了吴国。

② 见《史记·屈原传》：秦派张仪至楚离间楚齐联盟，张仪说楚怀王，如楚与齐绝交，秦国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给楚。楚怀王贪地，便与齐断交。并派人去秦国受地，张仪却抵赖说，他与怀王约六里。怀王大怒，发兵攻秦，结果为秦大败于丹淅。

③ 宋徽宗时派赵良嗣往金商定，金职中京，宁取燕京，事成，以蓟景十七州与宋，而以赠辽之岁弊赠金。既而宋屡败、金人背约，并兴兵分道南侵，以致徽、钦二帝被俘，宋政权南迁。

④ 南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蒙古遣使王檝来京湖议夹攻金，俟成功，以河南地归宋。宋理宗同意会师攻金。及金亡，宋将赵范、赵葵，欲乘势收复中原，蒙古闻之，引兵南下，宋军逃归。

124. 丹公又言，科尔沁达尔汗王一仆，尝行路拾得二毡囊。

其一满贮人牙，其一满贮人指爪。心颇诧异，因掷之水中。旋一老姬仓皇至，左顾右盼，似有所觅。问仆曾见二囊否。仆答以未见。姬知为所毁弃，遽大愤怒，折一木枝奋击仆。仆徒手与搏，觉其衣裳柔脆，如通草之心。肌肉虚松，似莲房之穰。指所扼处，辄破裂。然放手即长，合如故。又如抽刀之断水。互斗良久。姬不能胜，乃舍去。临去顾仆誓曰：少则三月，多则三年，必褫汝魄。然至今已逾三年，不能为祟。知特大言相恐而已。此当是炼形之鬼，取精未足，不能凝结成实，故仍聚气而为形。其蓄人牙爪者，牙者骨之余，爪者筋之余。殆欲合炼服饵，以坚固其质耳。

125. 田侯松岩言，今岁六月，有扈从侍卫和升，卒于滦阳。马兰镇总兵爱公星阿，与和亲旧，为经理棺衾，送其骨归葬。一夕如厕，缺月微月，见一人如立烟雾中。问之不言，叱之不动。爱公故能视鬼，凝神谛审，乃和之魂也。因拱而祝曰：昔斂君时，物多不备。我力絀薄，君所深知。今形见岂有所责耶，不言不动如故。又祝曰：闻殁于塞外者，不焚路引，其鬼不得入关。曩偶忘此，君母乃为此来耶？魂即稽首至地，倏然而隐。爱公为具牒于城隍，后不复见。文扈从南巡时，与爱公同寓江宁承恩寺。规模宏壮，楼阁袤延，所住亦颇轩敞。一日方共坐，忽楼窗六扇，天风自开，俄又自阖。爱公视之，曰：有一僧坐北牖上，其面横阔，须髯鬣如久未剃，目瞪视而项微倮。盖缢鬼也。以问寺僧。僧不能讳，惟怪何以识其貌。疑有人泄之。不知爱公之自能视也。又偶在船头，戏拈篙刺水。忽掷篙却避，面有惊色。怪诘其故。曰：有溺鬼缘篙欲上也。戊午八月，宴蒙古外藩于清音阁。爱公与余连席。余以松岩所语叩之。云皆不妄。然则随处有鬼，亦复如人。此求归之鬼，有系恋心。开窗之鬼，有争据心。缘篙之鬼，

有竞斗心。其得失胜负、喜怒哀乐，更当一一如人。是胶胶扰扰，地下尚无了期。释氏讲忏悔解脱，圣人之法，亦使有所归而不为厉。其深知鬼神之情状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庄周曰：嗟来桑扈乎，而已反其真。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

滦阳续录六

126. 狐能诗者，见于传记颇多。狐善画则不概见。海阳李文砚亭言，顺治康熙间，周处士珥，薄游楚豫。周以画松名，有士人倩画书室一壁。松根起于西壁之隅，盘孳夭矫，横迤北壁，而纤末犹扫及东壁一二尺。觉浓阴入座，长风欲来。置酒邀社友共赏。方攒立壁下，指点赞叹，忽一友拊掌绝倒。众友俄亦哄堂。盖松下画一秘戏图。有大木榻布长簟，一男一妇，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态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挥扇驱蝇，一以两手承妇枕，防蹂躏坠地。乃士人及妇与媵婢小像也。哗然趋视，眉目逼真，虽僮仆亦辨识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恚甚，望空指画，詈妖狐。忽檐际大笑。曰：君太伤雅。曩闻周处士画松，未尝目睹。昨夕得观妙迹，坐卧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尝抛砖掷瓦相忤也。君遽毒詈，心实不平。是以与君小作剧。君尚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绘此像于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图之。盖士人先一夕设供客具，与奴子秉烛至书室。突一黑物冲门去。士人知为狐魅，曾诟历也。众为慰解，请入座设一虚席于上。不见其形，而语音琅然。行酒至前辄尽，惟不食肴饌。曰：不茹荤四百余年矣。濒散，语士人曰：君太聪明，故往往以气凌物。此非养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悦遇负气如君者。则难从此作矣。惟学问变化气质，愿留意焉丁宁郑重而

别。回视所画，净如洗矣。次日，书室东壁，忽见设色桃花数枝，衬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开者，有半开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随风飞舞者八九片，反侧横斜，势如飘动。尤非笔墨所能到。上题二句，曰：芳草无行径，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初唐杨师道之诗。）不署姓名，如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后周处士见之，叹曰：都无笔墨之痕，觉吾画犹努力出棱，有心作态。

127. 景城北冈有元帝庙，明末所建也。岁久壁上微迹，隐隐成峰峦起伏之形，望似远山笼雾。余幼时尚及见之。庙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画工以墨勾勒，遂似削圆方竹^①。今庙已圯尽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戏，故得此名。或以为此姓误也。棋至劣而至好胜，终曰丁丁然不休。对局者或倦求去，至长跪留之。尝有人指对局者一著，衔之次骨。遂拜绿章^②，诅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误一著，道士幸胜。少年欲改著，喧争不许。少年粗暴，起欲相殴。惟笑而却避，曰：任君击折我肱，终不能谓我今日不胜也。亦可云痴物矣。

〔注〕 ①《珊瑚钩诗话》载，唐李德裕把极珍爱的方竹杖赠给甘露寺和尚，后来李问和尚方竹杖怎样了？和尚说已削圆上了漆。李极为惋惜。

②绿章：道家向天帝奏事用青藤纸，名叫青词，也叫绿章。

128. 酒有别肠，信然。八九十年来，余所闻者，顾侠君前辈称第一，缪文子前辈次之。余所见者，先师孙端人先生亦入当时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间，犹可著十余人。次则陈句山前辈与相敌，然不以酒名。近时路晋清前辈称第一，吴云岩前辈，亦駸駸争胜。晋清曰：云岩酒后弥温克，是即不胜酒力作意矜持也。验之不谬。同年朱竹君学士、周稚圭观察，皆以酒自雄。云岩曰：二公徒豪举耳，拇阵喧呶，泼酒几半。使坐而静酌则败矣。

念之亦不谬。后辈则以葛临溪为第一。不与之酒，从不自呼一杯。与之酒，虽盆盎无难色。长鲸一吸，涓滴不遣。尝饮余家，與诸桐屿吴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将阑。众皆酩酊。或失足颠仆。临溪一一指挥僮仆扶掖登榻，然后从容登輿去。神志湛然如未饮者。其仆曰：吾相随七八年，从未见其独酌，亦未见其偶醉也。惟饮不择酒，使尝酒亦不甚知美恶。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戏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见顾繆二前辈，一决胜负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饮，曰：东坡长处，学之可也，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及余典试得临溪以书报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传有些君，闻之起舞。但终恨君是蜂腰耳。前辈风流，可云佳话。今老矣，久不预少年文酒之会。后来居上，又不知为谁。

〔注〕 ①宋王《登徒子好色赋》中写了一个登徒子，妻子没个人样，他却爱她，并生了五个孩子。认为他好色到不择人的地步。

129. 高官农家畜一牛，其子幼时，日与牛嬉戏，攀角捋尾皆不动。牛或嗅儿顶，舐儿掌，儿亦不惧。稍长使之牧。儿出即出，儿归即归，儿行即行，儿止即止，儿睡则卧于侧，有年矣。一日往牧。牛忽狂奔至家。头颈皆浴血，哮吼，以角触门。儿父出视，即掉头回旧路。知必有变，尽力追之。至野外，则儿已破颅死。又一人横卧道左，腹裂肠出。一枣棍弃于地。审视，乃三果庄盗牛者。（三果庄，回民所聚。沧州盗藪也。）始知儿为盗杀，牛又触盗死也。是牛也，有人心焉。又西商李盛庭，买一马极驯良，惟路逢白马，必立而注视，鞭策不肯前。或望见白马，必驰而追及，衔勒不能止。后与原主谈及。原主曰：是本白马所生，时时觅其母也。是马也，亦有人心焉。

130. 余八岁时，闻保母丁媪言，某家有犝牛，跛不任耕，乃

鬻诸比邻屠肆。其犊甫离乳，视宰割其母，牟牟鸣数日。后见屠者即奔避，奔避不及，则伏地战栗，若乞命状。屠者或故逐之，以资笑噓，不以为意也。犊渐长，甚壮健，畏屠者如初。及角既坚利，乃伺屠者侧卧登上，一触而贯其心，遂弛去。屠者妇大号捕牛。众悯其为母复仇，故缓追，逸之，竟莫知所往。时丁媪之亲串杀人，遇赦获免，仍与其子同里閤。丁媪故窃举是事为之忧危，明仇不可狎也。余则取犊有复仇之心，知力弗胜，故匿其锋，隐忍以求一当。非徒孝也，抑亦智焉。黄帝《巾机铭》曰：（机是本字，校者或以为破体俗书，改为机字，反误。）日中必慧，（案《汉书·贾宜传》引此句，作慧。《六韬》引此句作慧，意义并同。）操刀必割。言机之不可失也。《越绝书》^①子贡谓越王曰：夫有谋人之心，使人知之者，危也。言机之不可泄也。《孙子》^②曰：善用兵者，闭门如处女，出门如脱兔。斯言当矣。

〔注〕 ①《越绝书》：东汉袁康撰，记吴越二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活动，多采用传闻异说。

②《孙子》：孙武所撰《孙子兵法》。

131. 汝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举子以京师逆旅多湫隘，乃税西直门外一大家坟院读书。偶晚凉树下散步，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颇白皙。挑与语，不嗔不答，转墙角自去。夜半睡醒，似门上了鸟。微有声。疑为盗，呼僮不应。自起隔门罅窥之。乃日间所见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启户，拥以入。女子自言为守坟人女，家酷贫。父母并拙钝，恒恐嫁为农家妇。顷蒙顾盼，意不自持，故从墙缺至君处。君富贵人，自必有妇。傥能措百金与父母，则为妾媵无悔。父母嗜利，亦必从也。举子诺之。遂相缱绻，至鸡鸣乃去。自是夜半恒至，妖媚冶荡，百态横生。举子以为巫

山^①洛水^②不是过也。一夜来稍迟，举子自步月候之。乃忽从树杪飞下。举子顿悟，曰：汝母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讳，笑而应曰：初恐君骇怖，故托虚词。今情意已深，不妨明告。将来宦游四方，有一隐形随侍之妾，不烦车马，不择居停，不需衣食，昼可携于怀袖，夜即出而荐枕席。不愈于千金买笑耶？举子思之，计良得。自是潜住书室，不待夜度矣。然每至秉烛，则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髻乱钗横状。举子疑之而未决，既而与其变童乱，旋为二仆所窥，亦并与乱。庖人知之，亦续狎焉。一日，昼与变童寝，举子潜扼杀之，遂现狐形。因埋于墙外。关月后，有老翁诣举子曰：吾女托身为君妾，何忽见杀。举子愤然曰：汝知汝女为吾妾，则易言矣。夫两雄共雌，争而相戕，是为妒奸。于律当议抵。汝女既为我妾，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则夫妇之名分定矣。而既淫于他人，又淫于我仆。我为本夫，例得捕奸。杀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则何不杀君仆？举子曰：汝女死则形见，此则皆人也。手刃四人，而执一死狐为罪案，使汝为刑官，能据以定讞乎？翁俛首良久，以手拊膝曰：汝自取也夫。吾诚不料汝至此。振衣自去。举子旋移居淮提庵，与慎思邻房。其变童与狐尤昵，衔主人之太忍，具泄其事于慎思。故得其详。

〔注〕 ①巫山：传说赤帝之妇瑶姬死后葬在巫山。楚怀王与她梦中相会。

②洛水：指洛水女神宓妃，曹植《洛神赋》中写了与宓妃相会事。

132. 吉木萨（乌鲁木齐所属也。）屯兵张鸣凤调守卡伦。（军营瞭望之名。）与一菜园近。灌园叟年六十余，每遇风雨，辄借宿于卡伦。一夕，鸣凤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于营弁。验所创尚未平。申上官，除鸣凤粮。时鸣凤年甫二十，众以为必无此理。或疑叟或曾窃污鸣凤，故此相报。然覆鞫两造，皆不承，咸支怪

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为怪也。曩牧马南山，为谢雉者惊，马逸。惧遭责罚，入深山追觅。仓皇失道，愈转愈迷，经一昼夜不得出。遥见林内屋角，急往投之。又虑是盗巢。或见戕害，且伏草间觐情状。良久，有二老翁携手笑语出，坐盘石上，拥抱偃倚，意殊褻狎。俄左一翁牵右一翁伏石畔，恣为淫媾。我方以窥见阴私，惧杀我灭口，惴惴蜷缩，不敢动。乃彼望见我，了无愧怍。共呼使出，询问何来。取二饼与食，指归路曰：从某处见某树转至某处，见深涧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峰，曰：此是正南，迷即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无草，汝马已饥而自归。此间熊与狼至多，勿再来也。比归家，马果先返。今张鸣凤爱六十之叟，非此老翁类乎？据其所言，天下真有理外事矣。惟二翁不知何许人。遁迹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为乃如此。因树屋书影^①，记仙人马绣头事，称其比及顽童，云中有真阴可采。是容成术^②，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采及老翁。有何裨益。即修炼果有此法，亦邪师外道而已。上真^③定无此也。

〔注〕 ①《因树屋书影》：清代周良工撰。

②容成术：容成，古仙人，讲采阴补阳之道。

③《八素真经》：“太上之道有三：上真之道有七；中直之道有六；下真之道有八。”

133. 张助教潜亭言，昔与一友同北上，夜宿逆旅，闻辘辘有声，或在窗外，或在室之外间。初以为虫鼠不甚讶，后微闻叹息，乃始悚然。侦之无睹也。至红花埠，偶忘收笔砚。夜分闻有阁笔声。次早，几上有字迹，阴黯惨淡，似有似无。谛审乃一诗。其词曰：上已好莺花，寒食多风雨。十年汝忆吾。千里吾随汝。相见不得亲，悄立自凄楚。野水青茫茫，此别终万古。似香魂怨

抑之语。然潜亭自忆无此人。友自忆亦无此人。不知其何以来也。程鱼门曰：君肯诵是诗，定无是事。恐贵友讳言之耳。众以为然。

134.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疏阔，绝不解家人生产事。古所谓不知马几足者，殆有似之。奴辈玩弄如婴孩。尝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钱辛楣饭。肉三盘、蔬三盘、酒数行耳。闻所费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谈及，相对太息。竹君愤尤甚，乃尽发其奸，迫逐之。然结习已深，密相授受，不数月，仍故辙。其党类布在士大夫家，为竹君腾谤，反得喜事名。于是人皆坐视，惟以小人有党，君子无党，姑自解嘲云尔。后牧亭终以贫困郁郁死。死后一日，有旧仆来哭尽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会馆。月俸本足以温饱，徒以我辈剥削，致薪米不给。彼时以京师长随，连衡成局，有忠于主人者，共排挤之，使无食宿地，故不敢立异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尽献所积助棺敛，冀少赎地狱罪也。祝讫自去。满堂宾客之仆，皆相顾失色。陈裕斋因举一事，曰：有轻薄子见少妇独哭新坟下，走往挑之。少妇正色，曰：实不相欺，我狐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殒命，已自誓于神，此生决不再偶。尔无妄念，徒取祸也。此仆其类此狐欤。然余谓终贤于掉头竟去者。

135. 田侯松岩言，幼时居易州之神石庄，（土人云，本名神子庄，以尝出一神童故也。后有三巨石陨于庄北，如春秋宋国之事，故改今名。在易州西南二十馀里。）偶与僮辈嬉戏马厰中。见煮豆之锅，凸起铁泡十数，并形狭而长。僮辈以石破其一，中有虫长半寸余，形如柳蠹，色微红。惟四短足，与其首皆作黑色，而油然有光。取出犹蠕蠕能动。

因一一破视，一泡一虫，状皆如一。又言头等待卫常君青，（此又别一常君，与常大宗伯同名。）乾隆癸酉戍守西域卓帐南山之下。《塞外山脉，自西南趋东北。西域三十六国，夹之以居。在山南者呼曰北山。在山北者呼曰南山。其实一山也。）山半有飞瀑二丈余，其泉甚甘。会冬月冰结，取水于河。其水湍悍而性冷，食之病。人不得已，仍凿瀑泉之冰水。窃甫通，即有无数冰丸随而涌出，形皆如橄榄。破之中有白虫如蚕，其口与足则深红。殆所谓冰蚕者欤。与铁中之虫，煅而不死，均可谓异闻矣。然天地之气，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极阳之内必伏阴，极阴之内必伏阳。八卦之对待，坎以二阴包一阳，离以二阳包一阴。六十四卦之流行，阳极于乾，即一阴生，下而为垢。阴极于坤，即一阳生，下而为复。其静也伏斯敛，敛斯郁焉。其动也郁斯蒸，蒸斯化焉。至于化则生，生不已矣。特冲和之气，其生有常。偏胜之气，其生不测。冲和之气，无地不生。偏胜之气，或生或不生耳。故沸鼎炎燄、寒泉涸结，其中皆可以生虫也。崔豹古今注，载火鼠生炎洲火中。绩其毛为布，入火不燃。今洋舶多有之。先兄晴湖蓄数尺，余尝试之。又神异经，载冰鼠生北海冰中，穴冰而居，啮水而食。岁久大如象，冰破即死。欧罗巴人曾见之。谢梅庄前辈，戍乌里雅苏台时，亦曾见之。是兽且生于火与冰矣。其事似异，实则常理也。

136. 数皆前定。故鬼神可以前知。然有其事尚未发萌，其人尚未举念，又非吉凶祸福之所关，因果报应之所系，游戏琐屑，至不足道，断非冥籍所能预注者，而亦往往能前知。乾隆庚寅，有翰林偶遇乩仙，因问宦途。乩判一诗，曰：春风一笑手扶筇，桃李花开泼眼浓。好是寻香双蛱蝶，粉墙才过巧相逢。茫不省为

何语。俄御试翰林，以编修改知县。众谓次句，隐用河阳一县花^①事，可云有验。然其余究不能明。比同年往慰，司閤者扶杖蹇蹇出。盖朝官仆隶，视外吏如天上人。司閤者得主人外转信，方立堦上，喜而跃，曰：吾今日登仙矣。不虞失足，遂损其胫，故杖而行也。数日后，微闻一日遣二仆，而罪状不明。旋有泄其事者，曰：二仆皆谋为司閤，而无如先已有跛者。乃各因饰其妇，俟主人燕息，诱而蛊之。至夕，一妇私具饼饵，一妇私煎茶，皆暗中摸索至书斋廊下。猝然相触，所赍俱倾，愧不自容，转怒而相诟。主人不欲深究，故善遣去。于是诗首句三四句并验。此岂可谓灵鬼矣。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终无理可推也。（马夫人雇一针线人，曾是在家，云二仆谋夺司閤则有之。初无自献其归意。乃私谋于一黠仆。黠仆为画此策。均与约，是日有暇，可乘隙以进，而不使相知，故致两败。二仆逐后，黠仆又党附于跛者，邀游妓馆，跛者知其有伏机，阳使先往待，而阴告主人往捕。故黠仆亦败。嗟乎，一州县官司閤耳，而此四人者，互相倾轧，至辗转多方而不已。黄雀螳螂之喻，兹其明验矣。附记之以著世情之险。）

〔注〕 ①晋代潘岳任河阳令，种植桃李，号称“河阳一花”。

137. 余官兵部尚书时，往良乡送征湖北兵，小憩长新店旅舍，见壁上有归雁诗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风雁字斜，深秋又送汝还家。可怜飞到无多日，二月仍来看杏花。其二曰：水阔云深伴侣稀，萧条只与燕同归。惟嫌来岁乌衣巷^①，却向雕梁各自飞。末题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语意笔迹，皆不似先兄。当别一人。或曰有郑君名鸿撰，亦字晴湖。

〔注〕 ①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138. 偶见田侯松岩，持画扇。笔墨秀润，大似衡山^①。云其亲串德君芝麓所作也。上有一诗，曰：野水平沙落日遥，半山

红树影萧条。酒楼人倚孤樽坐，看我骑驴过板桥。风味悠然，有尘外之致。复有德君题语，云是卓悟庵作。画即画此诗意，故并录此诗。殆亦爱其语也。田侯云，悟庵名卓礼图。然不能详其始末。大抵沈于下僚者。遥情高韵，而名氏翳如。录而存之，亦郭恕先^②之远山数角耳。

〔注〕 ①衡山：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号。

②郭恕先：宋代人，善画重楼复阁，间见叠出天外数峰，妙在笔墨之间。

139. 古人祠宇，俎豆一方，使后人挹想风规，生其效法，是即维风励俗之教也。其间精灵常在，舂蚕如闻者，所在多有；依托假借，凭以猎取血食者，间亦有之。相传有士人宿陈留一村中，因溽暑散步野外。黄昏后，冥色苍茫，忽遇一人相揖。俱坐老树之下，叩其乡里名姓。其人云：君勿相惊，仆即蔡中郎^①也。祠墓虽存，享祀多缺；又生叨士流歿不欲求食于俗辈。以君气类，故敢布下忱。明日赐一野祭可乎？士人故雅量，亦不恐怖，因询以汉末事。依违酬答，多罗贯中《三国演义》中语，已窃疑之；及询其生平始末，则所述事迹与高则诚《琵琶记》^②纤悉曲折，一一皆同。因笑语之曰：资斧匱乏，实无以享君，君宜别求有力者。惟一语嘱君：自今以往，似宜求《后汉书》、《三国志》、中郎文集稍稍一观，于求食之道更近耳。其人面赭彻耳，跃起现鬼形去。是影射敛财之术，鬼亦能之矣。

〔注〕 ①蔡中郎：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曾任官左中郎将。

②《琵琶记》：元末高则诚所作南戏剧本，写蔡邕的故事。

140. 梁谿堂言，有客游粤东者，妇死，寄柩于山寺。夜梦妇，曰：寺有厉鬼，伽蓝神^①弗能制也。凡寄柩僧寮者，男率为

所役，女率为所污。吾力拒，弗能免也。君盍讼于神。醒而忆之了了。乃炷香祝曰：我梦如是。其春睡迷离耶？意想所造耶？抑汝真有灵耶？果有灵，当三夕来告我。已而再夕梦皆然。乃牒诉于城隍。数日无舛蚩。一夕，梦妇来，曰：讼若得直，则伽蓝为失纠举，山神社公为失约束，于阴律皆获谴。故城隍踌躇未能量。君盍再，具牒，称将诣江西诉于正乙真人。则城隍必有处置矣。如所言，具牒投之。数日，又梦妇来，曰：昨城隍召我。谕曰：此鬼原居此室中，是汝侵彼，非彼摄汝也。男女共居一室，其仆隶往来，形迹嫌疑，或所不免。汝诉亦不为无因。今为汝重笞其仆隶，已足谢汝。何必坚执奸污，自博不贞之名乎？从来有事不如化无事，大事不如化小事。汝速令汝夫移柩去，则此案结矣。再四思之，凡事可已则已，何必定与神道争，反激意外之患。君即移我去可也。问城隍既不肯理。何欲诉天师，即作是调停。曰：天师虽不治幽冥，然遇有控诉，可以奏章于上帝。诸神弗能阻也。城隍亦恐激意外患，故委曲消弭。使两造均可以已耳。语讫，郑重而去。其夫移柩于他所，遂不复梦。此鬼苟能自救，即无多求，亦可云解事矣。然城隍既为明神，所司何事？母乃聪明而不正直乎？且养痍不治，终有酿为大狱时。并所谓聪明者，母乃亦通蔽各半乎。

〔注〕 ①伽蓝神：佛教的护法神。

141. 田白岩言，济南朱子青，与一狐友，但闻声而不见形。亦时预文酒之会，词辩纵横，莫能屈也。一日，有请见其形者。狐曰：欲见吾真形耶？真形安可使君见。欲见吾幻形耶，是形既幻，与不见同。又何必见。众固请之。狐曰：君等意中，觉吾形何似。一人曰：当庞眉皓首。应声即现一老人形。又一人曰：当

仙风道骨。应声即现一道士形。又一人曰：当星冠羽衣。应声即现一仙官形。又一人曰：当貌如童颜。应声即现一婴儿形。又一人戏曰：庄子言姑射神人，绰约若处子。君亦当如是。即应声现一美人形。又一人曰：应声而变，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之大，孰肯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独示真形乎？大笑而去。子青曰：此狐自称七百岁，盖阅历深矣。

142. 舅氏实斋安公，曰：讲学家例言无鬼。鬼吾未见，鬼语则吾亲闻之。雍正壬子乡试，返宿白沟河。屋三楹，余住西间，先一南士住东间。交相问讯，因沽酒夜谈。南士称与一友为总角^①交。其家酷贫，亦时周以钱粟。后北上公车^②。适余在某巨公家，司笔墨。悯其飘泊，邀与同居。遂渐为主人所赏识。乃摭余家事，潜造蜚语，挤余出而据余馆。今将托钵山东。天下岂有此无良人耶？方相与太息，忽窗外呜呜有泣声。良久，语曰：尔尚责人无良耶？尔家本有妇，见我在门前买花粉，诡言未娶，诳我父母，赘尔于家。尔无良否耶？我父母患疫，先后歿。别无亲属，尔据其宅，收其资，而棺衾祭葬，俱草草，与死一奴婢同。尔无良否耶？尔妇附粮艘寻至，入门，与尔相诟厉，即欲逐我。既而知原是我家，尔衣食于我，乃暂容留。尔巧说百端，降我为妾，我苟求宁静，忍泪曲从。尔无良否耶？既据我宅，索我供给，又虐使我，呼我小名，动使伏地受杖。尔反代彼揪我项背，按我手足，叱我勿转侧。尔无良否耶？越年余，我财产衣饰，剥削并尽，乃鬻我于西商。来相我时，我不肯出，又痛捶我，致我途穷自尽。尔无良否耶？我歿后不与一柳棺，不与一纸钱，复褫我敝衣，仅存一裤。裹以芦席，葬丛冢。尔无良否耶？吾诉于神明，今来取尔，尔尚责人无良耶？其声哀厉，僮仆并闻。南士惊怖，瑟缩莫

措一词，遽噉然仆地。余虑或牵涉，未晓即行。不知其后如何。谅无生理矣。因果分明，了然有据。但不知讲学家见之，又作何遁词耳。

〔注〕 ①总角：古代儿童发髻向上分开的样子。后来指儿童时代。

②公车：旧时指举人入京参加会试。

143. 张浮槎秋坪新语，载余家二事。其一记朱兄晴湖家东楼鬼。此楼在兄宅之西，以先世未析产时，楼在宅之东，故沿其旧名。其事不虚，但委曲未详耳。此楼建于明万历乙卯，距今百八十四年矣。楼上楼下，凡缢死七人，故无敢居者。是夕不得已开之，遂有是变。殆形家所谓凶方欤。然其侧一小楼，居者子孙蕃衍，究莫明其故也。其一记余子汝侏临歿事，亦不得六七。惟作西商语索逋事，则野鬼假托以求食。后穷诘其姓名居址年月，与见闻此事之人，乃词穷而去。汝侏与债家涉讼时，刑部曾细核其积逋数目，具有案牒，亦无此条。盖张氏纪氏为世姻，妇女递相述说，不能无纤毫增减也。嗟乎，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史且然，况稗官小说。他人记吾家之事，其异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刘后村^①诗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得管，满村听唱蔡中郎。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矣。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如碧云騞^②，不怀挟恩怨如周秦行记^③，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④，不绘画横陈如秘辛^⑤，冀不见槟于君子云尔。

〔注〕 ①刘后村：宋代词人刘克庄，号后村居士。这首诗收在《陆放翁集》中，应为陆游所作。

②《碧云騞》：宋魏泰撰，托名梅尧臣。此书对宋代公卿多有诋毁。

③《周秦行记》：唐牛僧孺撰。

④ 《会真记》：唐元稹撰，讲张生、崔莺莺事。

⑤ 《秘章》：即《汉杂事秘章》，明杨慎伪撰。

附：

亡儿汝侏，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①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訖于亡故。其遗诗遗文，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②，余未一为编次也。惟所作杂记，尚未成书，其间琐事，时或可采。因为简择数条，附此录之末，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

〔注〕 ①公安：明后期的文学流派，以公安（在今湖北）人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为首，主张文学抒写性灵。竟陵：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之春为首，文学主张与公安派基本相同。

②乃父手泽：《礼记》：“父没而不能读文之书，手泽存焉尔。”手泽，原指手汗所沾润，后借指先人的某些遗物。

1. 花隐老人居平陵城之东、鹊华桥之西，不知何许人，亦不自道真姓字。所居有亭台水石，而蒔花尤多。居常不与人交接，然有看花人来，则无弗纳曳杖，伛偻前导，手无停指，口无停语，惟恐人之不及知，不及见也。园无隙地，殊香异色，纷纷拂拂，一往无际。而兰与菊与竹，尤擅天下之奇。兰有红有素，菊有墨有绝。又有丹竹纯赤，玉竹纯白。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节，虽非目所习见，尚为耳所习闻也。异哉物之聚于所好。固如是哉。

2. 士人某寓岱庙之环咏亭。时已深冬，北风甚劲。拥炉夜坐，冷不可支，乃息烛就寝。即觉，见承尘纸破处有光。异之，

披衣潜起，就破处审视。见一美妇，长不满二尺，紫衣青衿，著红履，纤瘦如指，髻作时世妆，方蒸火炊饭。灶旁一短足几，几上锡槃荧然。因念此必狐也。正凝视间，忽然一噫。妇惊，触几灯覆，遂无所见。晓起，破承尘视之，黄泥小灶，光洁异常。铁釜大如碗，饭犹未熟也。小锡槃倒置几下，油痕狼籍。惟蒸火处纸不燃，殊可怪耳。

3. 徂徕山有巨蟒二，形不类蟒，顶有角如牛。赤黑色。望之有光。其身长约三四丈，蜿蜒深涧中。涧广可一亩，长可半里。两山夹之中，一隙仅三尺许。游人登其巅，对隙俯窥，则蟒可见。相传数百年前，颇为人害。有异僧禁制，遂不得出。夫深山大泽，实生龙蛇，似此亦无足怪。独怪其蛰伏数百年；而能不饥渴也。

4. 泰安韩生，名鸣歧，旧家子，业医。尝夤夜骑马赴人家，忽见数武之外有，有巨人长十余丈。生胆素豪，摇鞚径过。相去咫尺，即挥鞭击之。顿缩至三四尺，短发蓬髻，状极丑怪。唇吻翕辟，格格有声。生下马执鞭逐之，其行缓止，蹒跚地上，意颇窘。发既而身缩至一尺，而首大如瓮，似不胜载，殆欲颠仆。生且行且逐，至病者家，乃不见。不知何怪也。汶阳范灼亭说。

5.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吴林塘年五旬，时居太平馆中，余往为寿。座客有能为烟戏者，年约六十余，口操南音，谈吐风雅。不知其何以戏也。俄有仆携巨烟筒来，中可受烟四两。燃火吸之，且吸且咽，食顷方尽。索巨碗沦苦茗，饮讫，谓主人曰：“为君添鹤算可乎？即张吻吐鹤二只，飞向屋角。徐吐一圈，大如盘。双鹤穿之而过，往来飞舞，如掷梭然。既而嘎喉有声。吐烟如一线，亭亭直上，散作水波云状。谛视皆寸许小鹤，翩翩左右。移时方灭。众皆以为目所未睹也。俄其弟子继至，奉一觞与主人，

曰：吾技不如师，为君小作剧可乎？呼吸间，有朵云缥缈筵前。徐结成小楼阁，雕栏绮窗，历历如画。曰：此海屋添筹^①也。诸客复大惊。以为指上毫光，现玲珑塔^②，亦无以喻是矣。以余所见诸说部，如掷杯化鹤^③顷刻开花之类^④，不可殚述。母亦实有其事，后之人少所见，多所怪乎？如此事非余目睹，亦终不信也。

〔注〕 ①海屋添筹：祝人长寿之词。典出《东坡志林》卷二三人言寿之事。

②王嘉撰《拾遗记》载：“申毒国有道术人，名尸罗，于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

③掷杯化鹤：见《神仙传》中左慈戏曹操事。

④宋代刘斧《青琐事议》中说，韩愈的侄韩湘能使刚种下的种子开花。

6. 豫南李某，酷好马。尝于遵化牛市中，见一马。通体如墨，映日有光，而腹毛则白于霜雪。所谓乌云托月者也。高六尺余，骏尾髯然。足生爪，长寸许。双目莹澈如水精。其气昂昂如鸡群之鹤。李以百金得之。爱其神骏，喂秣必身亲。然性至犷劣，每覆障泥。须施绊锁，有力者数人，左右把持，然后可乘。按辔徐行，不觉其驶，而瞬息已百里。有一处去家五日程，日午就道，比至，则日未衔山也。以此愈爱之。而畏其难控，亦不敢数乘。一日，有伟丈夫碧眼虬髯，歛门求见，自云能教此马。引就柵下，马一见即长鸣。此人以掌击左右肋，始弭耳不动。乃牵就空屋中，阖户与马盘旋。李自隙窥之，见其手提马耳，喃喃似有所云。马似首肯。徐又提耳喃喃如前，马亦似首肯。李大惊异，以为真能通马语也。少间，启户，引缰授李。马已汗如濡矣。临行谓李曰：此马能择主，亦甚可喜。然其性未定，恐或伤人。今则可以无虑矣。马自是驯良。经二十余载，骨干如初。后李至九十余而终，马忽逸去，莫知所往。